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五九)

卷四四一
卷四四六至
卷四五

(清) 李 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六目錄

卓行四

謝名驚

劉明時
李孔儒

施于德

袁繼梓

甘應俊

李廕稽

吳挺

汪光翰

段定輿

萬夫雄

劉必顯

徐長猷

胡義勤

徐駿聲

范璐 弟瑒

鄭先慶

查容

孫丕垣

廖惟志

王芳

林湛

李世昇

曾洋和尙

程召南

索家奴

胡穆孟 林捷使

劉渭龍

汪如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四

謝名驚

劉明時

李孔儒

謝名驚字震百湖南耒陽人邑諸生博極羣書每言科名猶可誘之時命至不畱心子史直如瞽者不分晝夜耳康熙八年巡撫盧震亨按臨勸荒憩武侯征蠻碑側因問武侯征孟獲曾經此乎時從官不能荅名驚從容對曰所征之蠻今不可考若云征孟獲過此則非也先主章武元年出師伐吳次年八月爲陸遜所挫此地已屬湘東矣至斬雍闓擒孟獲乃後主建興三年七月事也武侯

何由經此地誌所載乃稗史相傳之譌耳震亨歎曰非究心史學者不能也因厚資之時值征西兵肆散東鄉最著苦名驚歎曰欲求保家散財爲是時穀價騰貴或五斗或一石罄以與人秋皆加息來償名驚卻弗受時有劉明時慈利人十二十三兩都地爲茅岡土司覃應昌所占已十餘年都民吳田楊三姓上控十餘年負嵎莫撓明時慨然鬻產入都控諸兵部康熙八年部下湖北巡撫檄應昌對簿應昌首服乃以兩都地來歸知縣沈頤旌其義又李孔儒字若勝本閩姓華容人早失怙事母至孝母病割股調藥歿廬墓有江右客寄百金客舟行遭溺數年後訪其子歸之封識宛然置婢知爲良家子治妝擇人嫁之調藥救疫推食濟饑邑令重

其行舉康熙二十六年鄉飲大賓子光裕恩貢生孫同閔辛卯舉
人次宣閔年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以優行貢太學考授州同雍正
初華容湖水暴漲隄盡潰宣閔佐署縣趙令修築經營指畫功倍
而民不擾弟士元早卒撫孤侄知己子後選富陽丞以老不赴年
八十卒

右傳李元度撰

廣東通志卷之八

八

施于德

施子玉符以其考孟達府君狀來請銘據狀言施氏之先自浙之秀州遷於蘇又自蘇遷崇明洲之西沙代有顯者是皆在宋元以前其自崇明遷嚶之大場則君之高祖諱秩又自大場遷今所居之羅店則君之曾祖諱鈇鈇生勳勳生三子其長諱宿則故進士兵部主事諱鳳儀字孟翔之祖勅封文林郎諱三益之父其季諱宰則君之父也君諱于德生而孝友與弟天長儒學訓導于政俱業儒自以爲穎悟弗及弟乃喟然曰弟橫經兄服賈不亦可乎豈必兄弟皆貴邪遂操奇贏權于母家以是益富厚然非僅知有富者親沒與其弟哀慟過禮凡喪葬之事爭先措置而財產則互讓

視世之死其親而惟利是爭者膏壤也佃戶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甯忍負己不忍直於有司嘗出手書一冊焚之皆田產積逋也計九千有奇越數年又出一冊焚之倍於前其存心寬厚不忍以財物傷人如此崇禎辛巳歲旱道殣相望慨然太息曰人我一也彼僵而仆而我獨飽食可乎盡出其積儲散之倉廩一空順治甲午歲復禋率先煮糜療飢力勸鄉里有力者其相濟賴以活者甚眾嗚呼世之富人積粟藏金絲毫不肯假於人視其親戚鄉里若秦越之不相關少有負於己則跳躍叫號以爲萬不可已其視施君度量相越爲何如也然君以度量容人人亦感其意不忍負之家事亦卒不終落當鼎革之際邑有奴變羣僕

隸結黨橫行以索券爲名焚掠無虛日君從容呼其眾僕檢契還之僕皆流涕不肖去亦其生平寬厚有以感人也君其他善行甚多如奉邑令委躅勘沿海坍塌荒分別全坍塌殘臨坍塌并有條旣竣不受旌獎皆人所難余獨喜其寬厚能容人有古人風宜其積厚流光子孫蕃且昌也故因玉符之請而爲之誌銘君生萬曆癸巳沒於康熙庚戌其配朱孺人沈孺人皆賢克成君之志俱先君卒子三人長麟祚次麟定皆庠生季麟瑞卽玉符恩貢生孫男九人宗闡宗箕宗岐麟祚出宗嶠宗岫麟定出宗嶧宗嶸宗嶽麟瑞出女七人孫女九人麟祚等以壬子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於隱和府君宰之昭穴銘曰

世滔滔兮成錐刀之是爭君獨擴然有容兮若汪汪之千頃君既
享有遐齡而子孫繩繩家其日胤積善餘慶兮豈不信而有徵

右墓誌銘陸隴其撰

袁繼梓

歲庚申夏五余備官史局袁州進士袁勝之之子一焯來告曰先君未仕而歿葬不備禮以嘗辱遊於夫子之門也卽不能納石隧中願有銘以聞於世蓋距其卒九年矣余嘗參守湖西勝之舉進士來從余遊者數年今去湖西而歸又十年所勝之久不相聞不知其下世月日於焯之來蓋重悲吾勝之也昔者講學吉州會於青原白鷺之間耆俊環集者不可勝數吉水龍臚先安福王枚臣兩進士實倡多士於時勝之自袁州熊漁濱自南省王九山自黃州次第至皆釋褐而未官者相與講誦累朝夕不倦觀聽者千餘人勝之歸告其太守重葺昌黎書院請修講會從事尤謹十數年

來余既去官兵亂游擾王子仕旋已龍子困踣以官卒士大夫皆
避兵窮山而疇昔衣冠俎豆講習之所蕩爲煙燼求寸椽片瓦不
可得回計舊遊諸子零歇頓盡勝之爲名進士家食六七年遂以
謁選人客死京邸嗚呼尤可哀也人患不嚮學既稍有志行卒不
得尺寸見諸施行道之所以不行人才之所爲殄瘁也君之考諱
業泗前明萬厯戊戌進士累官鴻臚寺卿當巡撫中丞某公疏減
袁州浮糧時部議考故額亡徵鴻臚公出所藏舊府志力正之由
是知浮額若干得據以覈減袁人至今頌其功不衰勝之嘗乞余
爲傳又克承其先志修建秀江石梁重葺義倉凡利賴於其鄉者
心竭口瘖區算無遺策而不以私干有司其立身也慎以廉其與

人也溫以厚嘗與言服官之道勝之瞿然對曰使服官得罪百姓
如今日侍臯比何觀其志蓋將以經術飭吏治有學道愛人之風
而吞志客死命也君諱繼梓勝之其字生明萬麻庚申五月十一
日登 本朝順治壬辰進士年五十二以康熙辛亥十月二十日
卒先後兩娶皆彭氏生二子一煊貢監生循謹而稱其家學一焜
邑諸生早夭今葬君於挺秀鄉之新安里嗚呼位不彰其德則必
有辭以耀諸幽於是乎銘銘曰

袁之山瘠以巉袁子有之頎然而骨寒袁之水清以駛袁子有之
湛乎其不滓豈惟袁產允國之楨一發斯踣胡然而生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皇朝詩林卷之二

--	--	--	--	--	--	--	--	--	--

甘應俊

君子之爲善非以求福也君子之稱人之善亦不必侈陳其福也然非獲福則無以爲勸非稱其福亦無以爲教願善有大小卽報有遲速世之人見善大者之報遲遂以爲善有不必報者旣以自怠又因以怠天下爲善者之心也亦已謬矣若奉新甘公與其夫人之善可以勸且教焉公諱應俊上一字 今上御名也故易以應其字曰士雅生明崇禎八年乙亥性穎敏日誦萬言年二十三歲補縣學生爲文法明成弘先輩試不售不屑也日鈔錄儒先書反覆玩味體之於身施之於家整齊嚴肅非忠孝節義之言未嘗出諸口見重於府推官李公發魁李公起家名進士峻厲少許可

獨時時咨公政事利弊公事父母孝逮事祖母單孺人康熙三年
單孺人年躋八十李公適行縣親登堂爲壽鄉人榮之兄應英早
卒撫其孤如己子待庶母弟篤愛嚴師傅以訓子弟榜所居書室
曰百丈山房百丈山者公遠祖學正公葬所也公尊祖敬宗邱墓
歲必親埽祀惟百丈山遠故以名書室歆子孫毋忘云生平待朋
舊有恩勇於爲義嘗受學於族父棠棠以知縣謁選卒於京邸家
有逆賊悉代輸之知縣事黃公虞再何公嘉祐先後至並重公縣
漕紅船民歲出引牽錢比奉功令裁省而錢已輸官民無所薄想
公慨然言於縣卽以錢委公還民公悉心散給無毫髮虧十年辛
亥歲卒年三十有七戚黨咸太息謂斯人而止於斯善其可爲也

邪夫人熊氏有賢行時年甫三十將以身殉姑慰止之曰吾老汝子幼誰肩此夫人素孝謹翁疾革時嘗祝天謂新婦宜得賢子孫至是聞姑命遂不敢死紉麻績苧自給事姑課諸孤悉如公存十三年甲寅歲吳耿之亂山賊竊發夫人挈家人載公木主避於仕源明年冬十月某夕忽夢公連呼賊至驚起遣人偵之果然因扶攜奔避少頃賊大至有僞副將某者同縣人也排闥入寓室見公木主睇眎卽下拜執里人詢公木主何以在此里人具以告副將欷歔誠其眾曰此端人正士之節孝婦奉其老姑弱子避難所居也擾之不祥卽率眾他徙仕源故夫人父母家於是里人之室廬貨物悉賴以全旣亂定歸里家日窘夫人操作彌厲比姑沒尤盡

哀禮有先世遺篋併公凡五喪並舉之旁觀以爲難里姬有勸以作佛事請天師錄者則婉謝曰吾知盡人事耳冥福非所知也歲丁亥有司以夫人節孝上聞詔旌其門立石坊事載江西通志六十年辛丑卒年八十有一耐葬公壙左地曰居深公子三長象賢候選府經歷次顯祖甲子副榜任餘干教諭升贛州府教授憂歸起補廣信以子任知府封中憲大夫丙午與次子及長孫三世同舉於鄉次承烈縣學生孫男四汝蘇國學生汝來癸巳科進士直隸涇水知縣歷升廣西太平知府蒙特恩封其親又歷升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尋內召授左副都御史汝逢卽丙午舉人汝顯未仕孫女三曾孫男六長禾與其大父與叔

父同鄉舉者次秀乘祿穀租尙幼曾孫女七始公之豐於德而不
承於年也咸疑爽厥報今里黨中數科名爵位之盛者必推公子
孫然則善其果有不報者邪爲善者其果可忘也邪甘氏之先本
漢豫章太守卓居新吳平坡卽今江西南昌府奉新縣也自晉迄
唐族日大遂易平坡名甘坊宋紹興五年延登進士元末徙法城
鄉水口明初璠徙縣市璠生傑傑生霖官湖廣澧州學正葬百丈
山者也霖生文翰嘉靖壬午舉人任湖廣嘉魚知縣有惠政崇祀
名宦又祀於鄉則公之高祖也文翰生球球生懋謙懋謙生廷仕
實公考有隱德蘊良崇休以及於公益其家之所積遠矣公以厚
積焉今所報猶未足相準也公曾孫女字余長孫故公之子若孫

來請表公墓輒序公與夫人之德如右又系之以詩曰

善無不報遲有時聞歐陽公言若斯芸生莽莽參然疑奸富巧貴
壯於煩憮孫器子爭誼虺謂良無益頑不虧忽然煙滅風飛漸榮
不滿肯譽崇邱倚與甘公人倫師天宜厥配松柏姿服教畏神寇
避之始微終振貽厥謀垂裕後昆雲仍來印何若若綬纍纍厥德
不回福自來疇狂不信視茲辭

右墓表李紱撰

李廕稽

余亡友李君汝寅與其弟汝霖汝懋以文章有名兩河間人謂之
中原三李汝寅歿十年汝霖汝懋葬其祖請予爲誌汝霖之言曰
吾先世山西翼城人始祖貴徙家永城六世祖良知贈湖廣道監
察御史季子松石公諱禎吾高大父也曾大父九嶽公諱支凝是
生吾大父大父諱廕稽字天日以老於諸生無他名迹可見獨文
與行較然不欺其志少力學與同社魏公景琦江公禹緒成公明
瑞郭公孟立下帷講誦窮年不輟苦心精思雖先儒疏義亦不苟
爲同必求自信而後已爲經義喜摹江右章羅之作擺棄凡近窮
幽極遠或一揮數篇或竟日沈吟筆不下一藝成四人者其相欣

賞抵几大呼謂巍科可唾手得而童試輒不利至年三十二而始
爲諸生爲諸生一歲而廩於學官屢試屢先其曹偶論者以爲君
之文久屈而驟伸自此其皆亨途矣未幾魏公江公先後舉進士
有聲而吾大父與成郭二公並落拓如故至鼎革後吾大父復以
他人事橫被革黜則成公以補吾大父之缺官楚之沅江令以終
吾大父獨窮益甚時江公方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聞其事具言吾
大父文行之本末援於河南御史臺甚力御史臺乃檄復之然終
不爲有司之所知久之卒生平篤仁義尚氣節是非所激死亡不
避崇禎末總兵官劉超謀據永城叛魏公罷廣東道御史里居超
忌之會吾大父生朝之前日魏公將來祝騎從已羅列門外超率

賊眾數百人突入魏公第執魏公於中堂魏公罵不絕口超殺之
並殺其祖父子男女數十人幼子方數歲乳母抱擲垣外踰出
潛送之吾家吾大父哀魏公老友且吾父師闔門被害幸存絲髮
命吾父匿之既數日有告超魏氏幼子未死者超閉城大索吾大
父度不免卽自詣超營責之曰君爲國總戎而擅殺天子之御史
及其四世公之憤已洩而威已立矣幸一數歲兒尙存而必欲盡
殺以絕人後丈夫固如是乎吾與魏君同學友兒子復受經義不
忍坐視孤兒死孤兒藏匿吾家三日前已陰送之出城今遠矣公
欲殺卽殺吾父子以快私怨死且不憾若欲求魏氏孤兒勢不可
復得超雖叛然故知書聞吾大父言義之立起謂吾大父曰仁者

不絕人之後君言是也吾已手殺魏御史及其四世數十人於吾之意不啻足君冒死以救朋友之孤自君之義吾服之不復問孤兒卽長大復父讐計吾墓木當已拱亦不得傳刃劉孟班之腹中矣孟班超字也吾大父旣不死而退明日乃命吾祖母乘肩輿納孤兒其中置村落轉匿之他所先是孤兒實尙在吾家未出也孤兒由是竟得脫當是時吾大父舍生存孤之義幾傾動天下吾父上能承父志以報其師下推先人之訓以穀其子孫吾兄弟之所以麤識學問行義不敢爲名教之玷者由吾大父之貽謀者遠也祖母太孺人龔氏賢而有禮法侍吾大父坐於室一繩牀終身不異其處遇吾父及伯叔父吾母及伯叔母甚嚴年旣長有子矣不

命之坐則侍立終日實與吾大父之德相配云吾大父生萬厯辛丑卒康熙辛亥享年七十有一孺人生萬厯戊戌卒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三男三孫四曾孫八元孫一余既備聞汝霖語乃序而銘之銘曰

有明以來最重巍科中原麟鳳羅者幾何惟公古學豫章之派淮陰功成廣武軍敗自古而然何足愠喜不於其身於其孫子矧公大節表著鄉國明目張膽直犯逆賊賊猶服義而況友生方諸古昔魏澤王成有文有行賢者之祖以祀其鄉以篤其祜

右墓誌銘全軌撰

RECEIVED

11

185-028

吳挺

吳茂才名挺字題仙吳江人幼孤出繼從父之無子者事所後母以孝聞慷慨有大志慕古游俠風尚氣節重然諾好援引人遇不當意事卽拂衣起雖資育不能奪惟華侈好飾冠劍衣服麗都無書生寒儉氣發爲文章亦清綺如露濯芙蓉先客卜觀察所廷尉之門雀可羅矣茂才獨不去旣又受知於高撫軍竇嬰失職復爲灌夫嘗自感歎以爲丈夫不得志於時惟此一付肝腸可對知己苟隨陽之鳥向火之兒乞人不屑也於是依高於涿者數年竟以怪病卒年五十五子女各一人

晚人曰茂才與予交二十年極相契見則各非刺其所短長別去

則又念念不能刻忘然茂才性通于性介于不能引茂才於介茂
才亦不强于以通也嗟乎茂才而今死矣夫使茂才而能自上雲
霄致身通顯或遇有力者引而登於廊廟則所謂磊落軒天地者
當不在文章筆墨之間不幸處困客死略無所表見於時于尋之
松乃與弱草同腐不亦悲哉

右傳倪蛻撰

汪光翰

婺源汪光翰字文卿明崇禎末客川南道景陵胡恆幕恆駐邛州張獻忠陷成都分兵徇邛恆命光翰出調兵未至城已陷恆與子士驊戰死閩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挈其幼子峨生匿民間得脫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勢面毀容以免光翰聞關夷徠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歲大饑斗米十金光翰多方保護或以經教授爲童子師或操竒贏坐市肆中得錢以供朱氏母子餽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氏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楚蜀之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而益誦光翰之義不衰云

四庫全書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四

段定輿

晉甯段豹子名定輿字正方生而剛勇力敵數人性嗜酒飲無常量不醉不止其語言舉動多駭俗以善殺豹故人呼段豹子云鄉人有以豹告者定輿揮拳鼓掌喜動顏色若欲須臾擒之下噉者家蓄犬十餘各命以名夜則持巨觥豪飲畢戴笠披蓑持木叉攜其女及女男外孫並十數犬俱入山中命一犬覓豹處得之則分人犬環以俟下令曰各守一方務戒嚴我入而猝之合力進必成擒矣乃潛窺熟視猝起以木叉叉豹項領呼人及犬箠噬并下豹無不立斃者一日入山擒豹豹避荆棘中木叉誤中荆棘豹突出截其面右睛迸出絲縷縷挂顛上血涌如泉身盡赤見者酸鼻定

與方肩豹徧示城中徐徐歸斂睛納之眶中烹豹痛飲歡笑如常
閱數日日無恙人怪問之笑應曰吾睛傷於豹凡三出矣是何足
怪唐亦雄矣哉又善噉大蛇四壁繫懸乾肉非豹卽蛇時或出以
饗客終席乃內呼曰將寶物來則皆豹蛇皮骨之類四座大驚每
出入雖往來城市必握一長梃自隨犬爭吠之則左驅右逐絕不
憚煩曰吾以清理街市耳道遇鄉里爭鬪者倚梃旁觀脫有不平
分人直入痛毆而散雖親故不避焉其剛方勇決多類此先是流
寇入滇州民紛紛逃匿定輿時方少往據梁王山峒預爲親故入
埽除適一豹在中張口徑取定輿定輿急掣腰間短刀插豹喉不
移時豹死或曰此定輿初試殺豹手也年旣老蓄犬如故每耕耘

暇調習諸犬令各依名次聽用左右進退惟所使則喜不自勝嘗
語人曰豹惡物也吾誓盡除之勢不能計某生平甫殺二十有九
必再殺一豹以足三十之數未幾鄉人有苦豹見告者定輿撫掌
大笑曰數足矣吾志遂矣呼酒劇飲率人與犬果殺其豹負之而
走鄉人驚且賀送歸將偃大河河橋僅架一木鄉人曰翁老且勞
矣請扶而過之定輿怒曰若以吾老爲無用耶尙能懸一足雀行
而趨過未中橋失足溺水鄉人救之至岸則豹猶在肩髭鬚倒豎
不可偏視而定輿已死時年蓋七十餘矣定輿長九尺餘狼目鷹
視猿臂蛇身無子一女至今呼其女之子猶曰段豹子外孫云
論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所不與吾何取於段豹子哉然

跡其生平語言舉動皆有深意非徒區區使氣者比吾特喜其終身一轍不矯拂其天性不詭隨於流俗奇形怪狀有可傳者故述其梗槩如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若段豹子者其近之與

右傳李治民撰

萬夫雄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狎猶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及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卻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聞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

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
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蠶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
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
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
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
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
貌殊磊砢不凡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
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
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樸而
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託身
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
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之友哉

右傳張惣撰

劉必顯

予少而好讀唐人傳奇諸書於劍俠及諸義烈人恨不旦暮遇之
偶仲美過我酒間談顯之事輒不禁擊節浮白婆娑起舞也劉必
顯字顯之邑庠生文筆矯異不寄人籬下慷慨好義慕古人韓生
白先生延之爲其子仲美師久之先生爲許州佐壬午城陷死之
仲美纒經往迎廣柳時蛾賊充斥豫州路鮮行人親友惴惴無從
者顯之適來視仲美知將南行因問曰千里畏途道第不可行也
仗劍從子者幾何人仲美曰未敢以煩親知也顯之毅然請從不
返舍卽襪被行矣次東明晤舊邑令辛君以別墅止之顯之不可
次長垣潰兵滿野城中戒嚴閉城中者十日出而次開州曲折至

滑縣越衛輝至新鄉仲美病不能前計無復之顯之將隻身渡河
而南仲美難之顯之決不容已已也會有鄆陵人單騎北來者顯
之跨一馬傍之南下仲美作河南故知及當路書數函令往商進
正約七日爲期後二十餘日音問杳然仲美憂甚扶病日號河干
忽見鶉衣憔悴徒步來者依稀似顯之仲美疾趨泣問曰先生人
耶鬼耶顯之曰幸甚無恙汝父匱在後舊僕王代興扶之旦夕至
矣仲美乃拜伏地哭執手問狀顯之曰別汝後卽至新鄭賊騎蔽
野見于兩騎各驚愕鳴鉦發礮子夜宿林薄間日日叩邨人語之
故隔垣度食得以無甚餒越滎陽長葛久之達許州城破後居民
四散屢問無知者遇一人自言名田忠先生舊役也道汝父殉難

事甚詳竝指藏衣冠地且曰一二殘民感公遺惠已伐北壇柏爲
棊焉乃導予至舊僕惟王代興在侍香火受邑人弔唁邑人致牢
麥給朝夕困累累矣因泊裝將還時府委官挽留且將申文上臺
請贖有舊例子卻之卽售馬得百五十金僦二輿夫倍之爲行計
而王代興有前討賊時伴婦爲室不欲北予與田忠曲喻之以大
義且曰北歸便乃各就道夜宿黃河突有南陳叛兵至盡劫行裝
殺輿夫二人予裸身越牆伏河畔僅免體無寸縷邨媪投一帕蔽
下體乃號於市曰我山東庠生來迎許州死難同知韓公靈匿者
也特以親知義故冒險前來今被劫不能前矣其子某俟於河干
汝輩有能扶櫬過河者當不惜重酬汝時河南被兵久里人各分

若自衛有張王兩人皆若主也感予言而前曰公好義天下豈無
義士乎乃遣夫四名擁護而前三曰北渡河矣予急返公匱前函
竝未投也仲美搶地哭不能起少旋靈果至乃由衛河歸焉夫劉
君之於韓氏賓師函丈誼耳然非有金石深交而公子亦未嘗長
跽以請也或曰劉君文奇崛人不識也而生白先生獨賢之有知
己之言在嘻知己二字出文人口中亦習氣耳未必片言生羽毛
也而每墮阿己者雲霧中如龍襄吟詠卽官牛酒爲千古笑柄實
多然至於三別而獲剖璞一言而識然明此事故足千古難矣難
矣而欲以是責人之報則實應且憎者有之彼鄉會兩闡師此終
身榮貴之階也其爲知己何但一言乎而當其埽瞿公之門掉臂

而不顧者地比是也若夫沾沾一言不惜九死踐羊腸履虎尾而卒使丹旄土纛首邱無恨此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向有人與于談交遊恩怨事予曰恩怨不足深論視其爲端人與否耳彼誠端人也卽有怨亦以直報止耳當不至刺骨不可解若有涓埃之德必倍蓰償之矣儻其人多機智而不可測也突梯嫫媠能未言而得人意他日一有小忤不止前歡頓失其乘機下石惟恐後者必此人也嗟乎緩急人所時有也苟能手執司命之籍富貴亨通若操左券則日交滑澤諂佞之人以爲金石可也不然變出不意可以託緩急者幾人哉劉君蓋加於人數等矣劉君今年入表餘神尙王而固窮邨落中人少知之者予將攜樽往訪之相與飲酒縱談

竝叩其未盡之奇焉視古人所傳義俠何若也

右傳高珩撰

徐長猷

玉槎先生者姓徐名長猷字曰彥合廣濟縣人也大父鼇嘉靖己酉鄉試第五官翰林院孔目縣志所稱豹山先生者也父萬厯閒貢生諱來聘字覺吾仕臨洮推官嘗監將軍劉綎軍征火落赤有功升廣西永甯州知州會猺獠相仇殺單騎往諭解之永甯人祀之學宮玉槎生而慧髫齡受書一日輒成誦十歲侍父之官臨洮舟行墮水久之髻露忽踣而出比就外傅爲文不起草十七補學官弟子員試輒有聲然竟不第一日唱名於增廣生中當受卷昂頭大言生老矣督學使者顧問若爲諸生幾何年曰五十又二年矣迺微哂頷之歸而棄科舉文字不復爲益肆力古學又十七

年而卒蓋年八十有六云少時遊黃州與何炯卿甄景石諸名士
友善抵掌論天下事欲以功名自見於世雅好覽觀山川阨塞及
古人戰守舊蹟嘗仰天長歎曰嗟乎男子生而老死鉛槧閒卽安
用此七尺爲哉越十數年寢衰酒後輒諷杜詩日短衣匹馬隨李
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其爲人之嶽崎歷落如此又久之客遊返棹
時有江西估客附舟病且死舟子利其貨夜取尸沈諸水僮僕聞
之以告召舟子詰怒之舟子色恐玉槎因好言以厚直者與汝汝
出其尸餘悉籍記以待其子言已呼鄰舟買棺殮之舟抵估客鄉
縣其子拜受籍而迎其殯以歸里居時有祖塋青岡嶺樵兒據樹
顛斫伐玉槎適見之恐其驚而墜也若爲非徐氏者漫語曰此徐

家山林也其人徐下執斧斤去明日乃知爲玉槎悟曰公慮我驚而墜公德厚矣敢不拜比鄰盧姓人急而鬻其田於玉槎事已悔玉槎知之卽焚其券其直置不問蓋晚節行事君子以爲尤人所難也

論曰自隋時初設廣濟縣治而孝穆之孫斐爲令遂家焉唐宋代有聞人歷元明迄今而里門家廟如舊余十二三歲一見玉槎於稠人中衰衣博帶異之當是時學子遇先生長者於塗鞠躬屏息唯謹卽委巷細民無識不識望見輒起立固由章服有別抑可以見前數十年風俗之厚也

右傳金德嘉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三三三

胡義勤

老僕胡義勤小名盡兒先兄方朔乳媪之子也父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人稱之胡媪胡媪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歲偕先兄往視之尊中怪其深目而高額其色黧然試以手摩弄先兄亟護之推去余手曰毋驚我乳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旣長猶然人以其操音如小兒兼舉動促率不類成人咸呼之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跪受母撻宛轉地下呼暑作兒嗟見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樸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魯笨不識字獨嘗竊聽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輒堅守不知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取婦

日天殄我矣一身尙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閒國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奴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入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斫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常切齒其至於此一奴既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共守飢寒而已此奴亦頗慚其言自是不復來詈主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歿義勤逾年而後知知則大慟卽日惶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擲號吼嘔血數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於先

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病少間曹氏稍役使之義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姓僕猶臣也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二姓矣吾奈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也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於是復來金陵依余則老病可憐耳聲益甚余既素義其爲人且重念先兄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十一月隨余至松江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於余寓松江西門外之福庵得年五十五蓋生於萬厯之戊午也哀哉余既爲市棺衾以斂而其俗尙火葬友人張友鴻周宿來來視皆謂此僕既無妻子火葬爲宜如其言而瘞其骨於庵後數十武之隙地予銘之曰

朔二姓之說失晉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癡

右墓誌銘杜潛撰

徐駿聲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庵爲其子築屋讀書閒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甫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閒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庵宋尙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厯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旣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鑠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

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旋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
司寇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履畝自萬厯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
閒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
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
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
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
藻給口耳之求願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憤
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
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采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
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

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甯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
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
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
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
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
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
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
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珏皆諸生早卒轅縉諸生轅紳壻李
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
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以利刃松耶
柏耶尚以利其後胤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范璐 弟瑠

范璐富順人康熙壬子舉人璐與其弟瑠均爲王漁洋先生典試所得士吳逆之亂璐兄弟不從逆漁洋作詩美之其父鑛明萬厯進士漁洋序其詩謂其家學淵源洵有自也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TABLE NO. 10

10

--	--	--	--	--	--	--	--	--	--	--

鄭先慶

黃岡鄭冑崖先生諱先慶字亦懷晚節自稱曰臨皋漁人子昱以唐縣知縣逢 覃恩敕授文林郎先生封如子官初昱仕閩之建陽丁母憂歸服闋補唐縣地瘠而衝雖迎養衙齋辛苦儉素乃踰家食會課最超遷行且有日先生南旋里居居亡何寢疾卒昱敷歷諫垣久之出爲江西藩參書來以墓表屬草先生詳具誌銘願表其大略先生於明季受知督學無錫高公補武昌府學生會流寇躡楚辟地白下讀書雞鳴山寺已逢世變則棄諸生家言肆力於史往來河南北豫章三吳七閩間交遊多賢者耳目濡染學與歲月俱深清端于公之總制江南江西也先生客幕府大綱小紀

裨益民生風俗而口不言勞清端卒官侍側無子弟親戚先生經理其後事歸其喪游轍所至友教士大夫往往至通顯如秦淮趙天馥雲間張昺三山林溥田國求同里劉同向龔之鼎鄭文甫瓚官五郊經所指投蔚爲聞人以是拮据鉛槧不遑內顧家事豈作吏諄諄誠以清白又遭逢蹇澀俸入不能具滫瀡當康熙壬寅癸卯大旱大被罄所有以濟人乃至家無僮石之儲泊如也天性孝友幼居父喪戚如成人束髮喪母瀕於毀痛伯兄卒於亂世且無後爲改葬而續其嗣女兄貧而老善病也歲時問遺駱驛於路從子嗣文佑文教育如己子按鄭故姬姓明初由江西徙居黃岡之團風鎮者曰興五世曰宏族寢大會祖諱廷鳳祖諱文輔父諱復

禮皆庠生妣徐孺人生三男子伯之俊次卽先生弟之儒早卒先生元配袁黃岡百歲翁文衡女繼娶凌文學大則女賢而有才笄家政壹稟內則黃人以爲官崖生平得凌孺人之助爲多也男子三人長昱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累官江西布政使司參議

右墓表金德嘉撰

同治二年庚子年二月二十三日

三

查容

先生郡試拔第一試於學使者怒其搜檢拂衣徑出性好遊至滇
吳逆未叛時延爲上賓先生察其有異志佯醉而出卽行有將軍
有酒能投轄壯士聞雞已出關之句吳遣親軍邀於路先生素有
力從馬上提親軍擲地曰乃公終不爲老兵畱親軍訴吳恚甚遣
劍士將殺之微服聞道得免

右選佛詩傳張維屏錄

按查先生字韜荒號漸江
浙江海甯人有彈箏集

孫丕垣

休甯草市有孫草亭者嘗遊楚與漢陽九同江公友善江公成進士貴顯交遊且半天下矣而草亭過從驩好如初江公長子輔齋今光祿寺卿遇草亭諸孫甚厚芝瑞官黃岡訓導挈舟三百里過余里居酒半言曰瑞先王父草亭公有遺命幽宮一片石必藉手士君子之能言者瑞亡狀舍先生奚適焉余領之然未遑以爲也尋趣至再曰待先生脫屣而後解纜余嘗讀葉文忠公所爲典客孫君傳郭文毅公壽典客六十序及太函集中爲典客荆園記每歎典客行至高典客名承誨字汝知草亭大父也以唐金吾將軍萬登爲始祖以宋處士子厚爲隸籍草市祖草市戶日息貲甲鄉

里典客生光宅字安期是爲草亭父瑞言當王父客揚州時曾大
父以金吾官籍卒京邸凶問至麻衣苴經奔喪路逢故人傳言旅
櫬附運船已南則南奔比至浙嗥叫糧艘側舟子言櫬猶在張家
灣僧寺則北奔及寺門而櫬已南則又南奔當是時瀕於死者數
矣曾大母吳病卒家寢訃聞奔喪於家久之得旅櫬合葬而重趺
骨立奄奄氣息纔屬垂毀而仍終喪蓋有天幸云其爲人急人急
輒垂橐人無以償輒焚其券友汪姓者里誤繫左營獄王父營救
脫之左營卒亡賴有友人羅其害且死王父挺身排解事乃白曾
祖母兄老而貧生養死葬於王父所悉無憾孀從祖姑苦節敬而
養之終其身王母早世王父鰥居三十年不再室喪紀祭祀壹遵

古禮絕遠浮屠氏猶典客公濶訓也當明季長亂南顧廬鳳北望
幽薊杞憂且成疾歎曰士氣弱矣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何人哉
則屬家大人學司馬法史忠清公掌樞南都王父上策言事忠清
公動容采納欲官之固辭而歸知時之不可爲也及天下平而王
父已老對酒輒哦少陵將軍不好武穉子總能文之句瑞繞膝聆
之知王父意在孫雛也司訓之言如此嗚呼今之素封擁高廩肩
厚藏者多有然親戚故舊之潤無涓滴焉文人躑履到門鑿坯遁
耳祖若考一葢棺而鄉里莫能舉其氏名窺草亭之家乘參考其
行事與其交遊海內之賢士大夫若此其不可謂賢矣乎草亭名
丕垣字維茨元配黃氏生男子一人日璇順治丁酉武舉見任

松江府白糧司運女子子一人孫男二人俱占籍湖廣長芝璠武
昌府學歲貢次芝瑞潛江縣學歲貢見任黃岡縣訓導草亭生萬
厯庚戌九月十二日卒康熙甲寅十二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葬
某縣某山之原銘曰

此布衣處士封也而生平之行誼孔彰貞石鏡輝萬祺藏山靈扈
之鴻厥慶

右墓誌銘金德嘉撰

廖惟志

徵君姓廖氏名惟志一名安民字覺先先世自甯都黃陂之中壩村遷居興國衣錦鄉之三條遂世爲興國人其遠祖瑀號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自晉郭璞唐楊益而後惟甯都之曾文遄廖金精賴布衣最著三條廖氏世其業天下宗之其賢才者雖餼於庠序或貢禮部皆不樂仕進而以地理名其家有恩德於己者藉以爲報稱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君之曾祖竹坡祖菊泉俱以地理顯父岐山少遊閩與李公廷機爲布衣交預決其必登台輔迨李公入相薦授欽天監博士不就生三子徵君其次也徵君賦性剛直疾惡如仇負氣節重然諾聲若洪鐘狀貌魁梧奇偉遇輻輳而志

不少挫折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諸書莫不淹貫不屑屑制舉業
弱冠補弟子員試於鄉連不得志於有司應癸亥拔貢甲申乙酉
開大學士楊公廷麟兵部侍郎劉公同升聞徵君才名辟軍府顯
秩徵書頻下戚友咸相慶徵君愀然曰諸葛武侯之才文信國之
忠未能挽回天命老母在不敢以身許人也故力辭不就既而母
與兄相繼逝庶弟卒於粵兄子應運動王殉難捋荼集蓼皆徵君
是任兄弟之子若孫以一身兼父祖之責教誨婚娶無失時田產
爲之經紀大亂甫定山寇復作營將援餉者剽掠索餉慘酷尤甚
徵君乃密陳當事諸弁切齒九龍營擁眾數萬官兵力疲委官招
撫不從日聞三僚廖某信義士也願得一言爲重當事以屬徵君

徵君親詣賊營賊遂聽命歸農就伍而數十年之患頓息諸弁乃私計曰大功遂出儒生乎值雩都隘兵疫死乃以廖某劫殺官兵報鎮鎮果急提徵君及次子應組去時太守郎公永清守正不阿長子應綸奔府聲冤太守慨然詣鎮白之鎮不得已乃付諸司獄而監司某又受賄枉法嚴刑拷掠應組兩脛碎折詞不少屈會三子應綸上控督撫竟批贛守訊鞫諸弁失措浼鎮以美女名馬金帛爲請太守堅卻不受直判曰事經三年久矣殺人至三十八人多矣而三十八人之父母妻子不投一詞廖某何能而使怨家若是乎隨詳請得釋徵君既重德太守復雅慕其清介因請爲門下士太守曰以君才能何不出而仕乎徵君愀然曰前虔臺蘇公念

某招撫之勤屢欲題敘某辭至再者恐負楊相君之知也問及地理則對曰此世業也太守屬修府屏對曰從此則吉矣然卽有移置之事未幾太守以猶子巡撫江西果有汾州之調太守始心服焉是時諸弁方勦雩都之老虎山搗掠慘毒益甚聞徵君無恙歸相顧駭愕又欲中以他禍有莊姓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如釋怨而修好乃命其黨謂諸難民曰大軍撤宮爾曹必無隳類得三僚廖某來或得保全難民哀請徵君力辭而諸弁之餽問踵錯於道路難民乃從徵君至營諸弁歡迎呼酒就座酒酣楊將指而目之曰曩先生被禍某某罪也今爲之謝過合座大笑徵君遂力爲難民請命諸弁皆曰若等計口酬金少補先生遇難之費徵君嘆

曰諸公有解網之仁而某欲爲市人之行乎不可諸弁驚嘆出所
俘子女悉遣之所全活二百餘口於是出廖曾二姓餉帖折箭誓
不相負異日勦梅窖諸洞咫尺三僚寸草無犯其威德入於人者
有如此徵君兄作霖庶弟公近父析產時以五之一畀公近而以
其四與作霖及徵君關撥既定集親串面授徵君始知之與兄跪
而力請於父俾得均分與邑令沈某善族叔某辛卯拔貢產厚田
荒里胥疊報廖貢生欠糧令曰我素知廖貢生而欠糧如是遂通
詳之戚友咸謂宜自辨徵君不可惟將本戶完欠赴上分晰令乃
自知其誤更以包攬捏詳而通鄉之完欠井井徵君發其解糧幫
差諸弊政督撫特疏糾參虔撫林公親問將蠹書郭某等六名發

配邑之士民如出湯火而登衽席莫不智莊姓楊將而愚沈令者
明嘉靖開海公瑞令興國徵君祖菊泉與爲方外交海公別詩曰
此夜殷勤話知己明朝帆影帶雲流子孫至今寶之徵君與太守
其猶有乃祖之風乎時郎公家居遣人持書幣延徵君入都徵君
欣然就道曰吾有以報吾夫子矣諸子各有試事不能從從子應
國精堪輿術從徵君入都按金精布衣之記尋取山水得密雲一
穴徵君喜曰葬此初出三品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
衡者遂爲郎公葬其先人復命應國尋龍口外至紅羅山應國寫
其山圖返報徵君以再得吉兆頓首稱賀旣而應國又出藩王祖
墳圖徵君曰此冰山也十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徵君於是南

還郎公愧無贈徵君曰某年已六十風霜勞苦祇欲求報厚德豈爲利哉未幾而郎公河南方伯之命下徵君大喜曰吾果有以報吾夫子矣是時三藩構禍草賊竊發徵君集族人爲戰守之具令綸組二子居守攜絢純綵三子爲嵩少之遊至甯都而疾作於是謂諸子曰丈夫立身處世最要血性剛腸若依附取容遂男子而巾幗矣卒於甯郡之九卿第明年乙卯郎公復相招發書者惟徵君諸子而已

魏世倣論曰赤松子黃石公相傳俱精地理術圯上老人所授卽是書也特子房祕不以告人予疑其說誕謾不足信且夫黃石公之裁成子房爲帝者師其學甚正聞廖氏先世術多祕非其子孫

不傳然歷觀徵君行事其信然歟

右傳魏世倣撰

王芳

先生諱芳字汝馨封君顯吾公之次子篤行長者也憶丁卯歲先生就試北闈其時先君任東城余隨侍見先生姍姍和易樂與之親榜發不售得落卷知限於額吾鄉士大夫皆爲搯擊先生安之泊如也其後余返里歲時詣翔崖村先生必設食止余談笑往往至夜分甲寅冬以事往則先生捐舍久矣有子六人皆惇樸守家法遺風未墜對之益念先生其長子曰某司舟運挂闕未歸次子曰某出所述事略再拜祈爲家傳既又踵門以請自惟與先生兩世有好不敢以不文辭先生以太學生考授州同知需次旣久封君令謁選先生曰兄出仕兒一人侍眠食安忍遽離卽往者鄉試

去來三月意恍惚時時在父母側也語與淚俱悲咽不能止封君
爲悽然頷而諾之先生之事親也戀庭除牽衣倚膝狀若嬰兒終
父母之身非大事不輒出出必刻日以歸其兄昭勇將軍久宦江
西先生思念日深以封君命往視之太淑人問歸期先生以歲暮
對及自任所還舟渡黃河直上流冰坼澎湃衝撞三十里舟幾破
於時家僮舟子皆號泣無人色先生從客語曰死命也泣何爲者
須臾冰解得達岸人以爲孝誠所感至歲除太淑人晡日影西下
顧謂侍者曰臘已盡吾兒當至矣語未終而先生至封君患痰疾
醫不效臥歲餘矣先生皇皇無所措與將軍晨夕拜禱泣告天地
及宗祠祈以身代一夕封君夢其先人曰汝二子孝敬感格病卽

愈無憂也及覺整衣起步履如初將軍性醇厚善事親與先生並聞於時而將軍曰人子侍父母側無昏氣惰容被服寢處在視得其宜理滄澹不假童婢皆可勉爲之惟二人有所喜愠未形詞色而先意承迎不少忤於神明非余季不能也將軍深愛先生而先生於兄尤篤同居至白首杪忽無閒將軍一子先生愛護踰所生於其天亡哭之過慟居常黯默不自聊疾由是作日以甚越數歲卒得年五十有九先生旣以孝悌著於家而好行其德急人之困如傷在體故其卒也族姓及內外姻黨皆奔赴長號里人無老壯亦相與嗟傷隕涕曰王君善人胡不再假以年也而某某兩兄弟則呼天願代先生死某某者先生族弟也幼而孤露從其母寄居

厥舅氏先生授以田宅經紀其家者二十餘年族中嫠婦及衰老無歸者依先生以活其婚嫁喪葬之無資者皆予以財歲饑待以舉火者數十家族人有盜先生麥者邨中人共知之以告先生先生曰此余家奴某所盜也已懼而遁矣奈何誣某人盜麥者聞之大愧入夜潛還所盜麥跪實告先生憐之而予以半其人泣而去女兄一人失所天家赤貧拊四孤兒先生問遺雖勤而虞其不可繼於是葺屋北城陽使母子甯居凡百所需月給無缺舅氏四人以年饑求食四方先生跡其處而還之其鬻爲人奴者出貲以贖爲之婚又爲謀生計解氏甯海舊姓也至今猶聚族而居封君旣沒其從兄弟五人窮不自存先生一一振恤之如封君在時其先

後老死皆製衣具棺以葬而五人之子皆貧落北走京師先生念之輒流涕數寄書促歸鄉里爲娶妻購產令勿失所先生易簀時遺命猶惓惓及此余以先生諸善行其謀人也詳故書之亦不得而略然先生非矻矻爲是以邀長厚之稱特其性情使然而皆爲世俗之所難使凡鄉之士亦如先生所爲則利於人者溥矣王氏自著籍萊陽世居翔崖其先多隱德晦行至顯吾公始以子貴封昭勇將軍封君慷慨重然諾尙義樂施人咸謂先生克繼父志焉

鞠濂曰先生嗜書作潛齋藏古籍數千卷淹貫博通爲人道古今成敗得失纒纒不已晚節尤喜爲詩與同志徜徉山水其高寄如

此歲丙申先生與將軍邀先君至其家把臂話舊事甚適已又扶杖步門外坐舍西茂林中俯仰懽笑時予亦隨行隅坐見先生兄弟愉愉老而益篤知王氏家風於孝友最隆也於戲俗日頽薄而前輩邈然余傳先生蓋不勝老成凋謝之傷云

右家傳鞠濂撰

林湛

國初以嶺表險遠建三藩王以鎮之有識者方隱憂而貧士失職者附之則高可以釣祿位次亦不失溫飽耀重於鄉閭故爭湊之而三藩王以前明降將叛卒暴起乘非所據貴極富溢又思以好士樂施誑誘遠人而陰以自固耿精忠襲封靖南王大以金帛招致文學士時閩士相推號七才子者多爲所羅而尤欲得三山林湛以精忠母族周中書含梅與湛友故稱之尤亟也屢招不至一日忽造門精忠喜體貌而延問焉所對皆不省何語審問之再三自申列終不可通退而各相稱引者曰如斯人雖富文術將焉用之康熙甲寅吳三桂反粵閩相應和精忠閉嶺拒朝命閩中薦

卷之二
二
紳里居及知名士多污焉有不至者幽囚困辱終無所遁湛族子
鄉貢士煥迫僞命薰兩目僅而得免而湛脩然授徒山中以終知
精忠久不屑意也湛久困諸生亂既平行遊浙東西踰齊魯客燕
趙無所合而歸平生忼慷好施雖竟世窮居而親族孤貧喪葬婚
嫁多倚焉與弟成之友愛尤篤及成之爲靈臺令使人相迎則寢
疾數月矣口授次子書報曰吾平生爲弟分憂今弟當分我憂時
問病者繞牀謂將以家累屬成之也旣而曰治民事上雖竭精殫
慮猶懼不免今不事事而爲人所愚實遺垂死之兄憂其後成之
卒以此敗湛嘗爲水晶宮賦指斥五代時僞閩竊據事將以潛折
精忠逆萌故不惜往見及見則口吃語不可通而口素未嘗吃也

眾皆不識其何以然及事定乃知禍之避在不失言而歎其能決
幾於俄頃焉

右傳方苞撰

按林先生著有道山
堂文集夜舫樓詩集

四十二人及三十三人

三二

李世昇

耿精忠初反時多作偽署名府縣大猾張聲勢偽文武官滿街暴平民建甯縣民李世昇晨從少年斷爲暴者偽遊擊一人頭并殺二從者陳屍建甯市縣人至今稱之康熙初流盜起建甯例教習土人爲兵曰團練世昇爲之督事縣令周燦專禦盜縣都司囚燦轅門舉城應精忠世昇夜以團練兵劫燦載其家屬出都司不敢追南豐盜西入界號萬人掠渠邨圍巧洋氛甚惡團練兵謀曰圍且下宜以計破未至圍所一里百人持甯家幟先往蔽大林瞰圍甯家幟者僞總兵甯樓數寇江西盜畏之故假其幟盜建大蠡山上候騎在大蠡下臥瞰者前殺臥盜因仆大蠡易甯家幟團練兵

業已至圍所鳴鼓角盜圍駭顧見山上植幟大驚謂甯樓兵且至
遂潰圍中人夾擊盜大破日晡時巧洋圍解巧洋在縣北鄉置烽
汛北距渠邨十里南距縣治三十里卽世昇所居里也圍解後三
年 王師獲精忠福建平世昇弛團練竟閒廢死死日巧洋爲之
罷市世昇二子榮芳榮英皆舉於鄉孫俊字千人篤行工古歌詩
與余同里相親善

朱仕琇曰精忠之亂土豪不逞者俱起父老言建甯閩下邑僻遠
生民不知兵明季闖獻毒延天下建甯民自若迄精忠亂毒始劇
甚哉一人之爲禍烈也世昇每奮紆民其機權有足多者詩曰悠
悠我里亦孔之痲余不肖不念亂其能忘世昇乎此傳之所以作

也

右傳朱仕琇撰

國朝書林典故

卷四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PLATE

185-092

曾洋和尚

洋和尚南豐瑤埠村人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顛綠睛頂髮
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爲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塞上壯遂趨
勇雄其曹能馳騁馬挽強弓左右射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
身歸里聚子弟之壯捷者陰部勒之教步武擊刺尤有智能料時
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而金聲桓變
後建昌諸營兵力弱不可恃謀築砦保鄉民先挫賊銳得三百餘
人椎牛軍山神廟瀝酒歃血慷慨諭大義絲睛光閃閃眾感泣怒
憤願效死力仰見神面微醺眾喜曰神助我神助我軍山者南豐
邑之鎮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嶂奇石上有天生城槽可

岩其最險者曰虎頭岩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綫如穴纒
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若兩翼可出守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
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厲器械備井竈陂瀑泉流指畫戰守計
徙閭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第固守吾必盡剉之若下已而
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聞江閩閒賊計陷以官作鄉道及至
仰望岩形猶惡斗絕如虎牙下闕四壁皆欲攫人猿狖無敢踰旌
幟鉦鼓殊森嚴賊旣膽警雲梯呂公車不可試岩中飛石鏢弩如
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材薪其下思燔岩而石壁皆含
泉脈天生滋潤水恆淋淋漓滴火不能焚賊技窮請其渠曰岩險而
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

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
遂掘塹守之乘閒出他村焚掠洋和尚佯與眾曰歌飲俟賊少怠
率死士二百餘從他險縋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擊銅器助
鉦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嘯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爲自
踐蹋戮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刃令汝耿逆
戴其頭來旣歸砦謂其眾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
支月餘耳密遣健足齋血詞聞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僞帥李以
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渡左巖穴俟賊半渡鏢弩突發射殺
前隊數將賊駭多墜盱江死氣爲奪指砦切齒罵曰吾不血此砦
醢洋和尚肉餒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砦糧盡迺屠之洋

和尙每出奇計射賊相持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
援兵至僞帥迎戰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動洋和尙盡其眾下砦奮
刀夾斫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全帥召洋和尙至給牛酒慰
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諸朝予以官洋和尙叩
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卽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社厚予白金彩
緞洋和尙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草屨
漁釣射獵爲樂春秋佳日擊鮮提饗登舊砦狂呼酣飲每自詡曰
吾能用鄉人逍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像蓋而
鎧祀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昇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尙來洋和尙
來天果雨

張子曰余令南豐嘗以公事往來砦下周觀形勢問守禦處壯哉南豐民好義而勇有緩急可用洋和尚能以智謀教之三百人勝三千人可不謂名將材與保鄉而不尸其功又與程靈洗異矣曾氏處士名章緯者亦奇男子語余洋和尚終身無妻子老猶自製竹扇易錢沽酒醉作擘窠草書甚怪也

右傳張九鉞撰

TH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H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召南

程君召南江北滁和閒人游京師不一謁權貴所爲制藝詩辭絕
工一宦族聞其才賢羅致之命子弟受業焉京師固冠蓋雲集之
地凡名士館於斯者懷刺訪友倒屣接賓日不遑給時時索脩金
爲酬酢資或以飾冠服程君角巾短褐如山中野客然繡紉狐白
之綺麗書畫筆硯之精良藏於度笥閒一取被體曝架儼然貴游
非貧也自入館手一卷不出門戶亦絕無一士來謁者口不索俸
令節遺之輒曰吾無事需此而姑檢存迨仲冬辭去主人治酒饌
爲壽具脩脯百數十金旁及節贐可二百以中落無力竊竊懼其
轉而逢怒也程君笑謝不言明日主人往送旅舍距太平園咫尺

太平園者京師第一酒壚也邀主人入肆筵豪貴皆遜程君上座
饗人左右惟命嘉品畢具既撤不償直遽去邀主人再過舍從容
語曰今歲受若託於君子弟無尺寸裨益所贈脯脩節贖置若度
歸檢入吾不敢素餐也主人驚愕婉請者數猶疑其誑反視之封
識宛然再投堅不受三至行矣詢同舍客莫知所往張三湘門後
寓主人舍視壁間詩詞主人告湘門湘門豪其行舟過其鄉訪識
不得甲寅夏爲余言如此

贊曰館師硯爲田筆爲耒志將求食也程君自食其力而又必稱
其功親伐檀君子豈有異哉徒謂磊落豪舉似古俠客者流猶未
深知此君矣

右傳曹耀珩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

七

新刊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四

索家奴

索相當權時性貪黷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略三逆叛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冓要吳逆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領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賢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乃投公邸中執奴僕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客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公此事可比韓魏公然韓以忠貞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苞苴不

續通志卷之四十五

禁致干 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望矣

右錄宗室昭榘撰

三

胡穆孟 林捷使

胡穆孟者閩人其先以武功世襲衛指揮父上琛當唐藩亡國率家人朝服北向再拜仰藥自盡闔門殉難僅餘二子穆孟其長也穆孟少遭變故孤苦無依右衛守備王邦鎮有女素聰明知大義以穆孟忠臣之後因許字焉爲經紀其家穆孟將門子韜略騎射少成習貫值鼎革襲除無以自效勉強應武科捷鄉試而連江沈廷棟以同年友雅善穆孟嘗讀書山寺旁有荒寺至夜輒聞人語誼穆孟心異之潛往窺見燈燭煌煌數十人列坐左右分校簿籍若掾吏狀穆孟竊疑荒山中豈有長吏期會簿書如是其急耶微詢故有對者曰邇者劫運將興四方有亂民遭兵戈刑獄之厄不

可數計凡劫中人悉已定此其籍也穆孟試取一帙就視則己名在籍中蒼黃自失眾忽不見穆孟自是始戒心淡然無復功名之志矣甲寅靖南王反徵武甲武科以爲車騎驍騎諸常侍穆孟堅辭僞命逃之連江就廷棟家廷棟房師爲某縣知縣某以事至省廷棟具書幣修候已入緘未發也穆孟竊視其書中述靖藩舉動乖亂人心不屬難成大事駭曰此何等語豈可形之筆札閒耶往必獲咎因取書潤色之稍隱約其詞自爲更書入故緘而廷棟未之知也以付使人至城下爲門者所詰索得其書涉誹謗發書刑曹逮廷棟窮治伏辜論死穆孟聞之直奔還謀諸婦曰沈七罪固當然其母老妻艾熒熒未有後若赦之痛可念爲之柰何婦曰沈

母春秋高臨年見愛子受戮必無生理其妻寡無依亦必偕亡是沈君一人死而三人俱斃也君素善沈君安容坐視穆孟曰然今惟吾可出代沈君死但未知卿意何如耳婦曰殺身取義此烈士夫事也君爲奇男子妾甘守愚婦乎君忠臣之胄有呱呱在膝下天道不遠必不使胡氏無後孰與沈君有滅族之慘耶君勉之毋以妾爲念也顧策將安出穆孟因語之故卽赴刑曹具狀自伏刑曹疑之召廷棟與質廷棟實不知易書由爭死甚力穆孟曰書實吾所爲此易辨耳今第使兩人各具書書跡同者坐復何辭刑曹然之使書果穆孟筆乃釋廷棟而辟穆孟論決之日王氏設奠西市哭極哀取其首而縫之具衣服斂且市兩棺屬其子於廷棟與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忠義一 三十一
穆孟之弟令撫視之而自縊於尸側觀者數千人莫不感激泣下
傷穆孟之無辜而嘆王氏之烈以爲此真胡指揮佳兒佳婦也明
年 王師復閩 贈穆孟官蔭其子而沈廷棟亦以武科需次授
永定門千總云

論曰吾閩素稱忠義之邦靖藩變亂鄉先生爵祿有列於朝或感
龍虎千里奔投或僭擬蕭曹一心效力仗節死義者寥寥無聞焉
穆孟之死爲友非爲君也當其不染僞命庶幾乃父之志亦旣越
境可免矣卒以誹謗代人受戮豈劫數之難逃耶何禍之酷也王
氏以大義勉夫復殉其難可以愧當時之鬢眉而巾幗者然靖藩
叛逆淫刑以逞行道之人皆知其必敗同時又有林捷使者以私

議僞鑄立致之死 本朝旌爲義民嗚呼逆賊之所爲如此而尙
可覲然事之乎

右傳方邁撰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

五月

劉涓龍

閩人無山彭鵬慨然曰劉孝廉閩人生同里莆籍名涓龍字載公別號秋水少名秉禮字習周其父海甯參軍貞起公元熙多隱德配林太君賢副室以林生二子伯震龍宰江南繁昌首廉秋水仲也後伯氏二十歲而生時父弟元烈尉行唐卒於尉婦取螟爲己子宗老僉請仲嗣父謂能從宗老請則幸不爾骨肉訟起何忍也婦外戚要以賂棄螟立仲固謝無何螟殤嗣父弟者乃惟仲子仲爲人後且出自庶能事林太君以孝聞十歲卽魁梧師同懷兄謹奉教年十七郡守興安胡公允貢季試幕中名士何許人得仲卷拔第一晉謁郡守目爲奇男子歲試童子科復第一試五覆覆必

唱名入郡守目送至門至坐坐定然後他唱戊子年十八山寇環郡城城陷遁荒遇寇執局之幽室輸金賊壯其貌不加筆郡守陰使人至賊營謀言幽某室從某道人會寇山海自噬弱者拔營遁仲恐爲他寇所得破壁隨而遁郡守乘閒請從山寇擊弱者率數十騎擣賊營由某道入室虛無人敷麾下精騎窮追冀得脫所向殺戮百數十人追及海岸大呼秉禮秉禮賊前船去岸遠仲聞聲不敢正視郡守射殺近岸數十人悉應弦倒前船及島寇曰此少年者君子人也義滅其輪後放歸胡郡守爲泣言前事七月師至郡守被逮榕城緹騎欲搏送不越境北面長跪哭諸野胡郡守叱曰止止勉矣八月補邑弟子員偕伯兄入閩闕歸語乙卯鄭孝廉

震開曰涓龍所見牘多矣無如同懷兄必售榜發果售孝廉貽以
書曰吾婿天才敏妙以出匣之芙蓉不爽朗鑑善鑑人者必售心
喜負之年二十交日廣渾厚不甚峻後與朱雪厓游建士最友善
善觀摩溫陵黃褐公琮司教莆陽崇文行最器之御史臺監司以
文字知之者輒超等僅識其名謝學使者守令知一揖而已嘗與
同學論文先正心心正則言醇又以必讀奇書交奇人爲快又善
學易詞寡臨大義則又侃侃敢言無或屈丙午舉於鄉年三十六
丁未三十七始與同里無山子彭鵬定交是歲朱雪崖翰春成進
士仲下第邂逅偕無山宿無多語仲遽起曰吾今得若矣曩吾里
中人見若落落難合多口呿吾望見若且引避吾里中人何知若

吾友也吾年以長自是登堂拜父母各稱子云己酉游建士標領
閩薦庚戌年四十羣困於逆旅題復揀選操觚與試者七百四十
三人司勳山陰朱君禹錫擊節仲卷以示南宮開之宋公文運大
欣賞拔第五癸丑年四十二復下第永嘉王又典夫子以李官補
平陵令偕仲謁一見如舊五月七日仲誕永嘉載酒城上文昌閣
上壽因語鵬曰若眞而友也自丁未迄癸丑出必偕遇事必與無
山畫非所畫必阻阻而仲行必悔悔必自咎每爲無山言此生二
大恨生母喪時以嫡降禮涓龍幼不及知胡公臨刑不能白諸母
兄伏尸哭極哀言畢輒嗚咽欲絕甲寅春將之粵顧林太君老弗
忍行三月太君病旦夕侍湯藥不交睫太君殂號泣如孺子設之

專終身又一恨矣禮爲人後者本生則殺服以丁嫡母艱守制避
閩亂也四月朔僞檄徵諸孝廉仲伏苫裂裳作字示無山曰不孝
虛有其表恐不獲脫則爲衰經不祥可免矣如中我者以出嗣摘
發不孝禍無日矣人言草莽非食祿受恩比也何自苦然青巖唐
布衣耳王蠋處士耳七十二城一書生豈盡人臣乎我等貢於鄉
則稱臣授邑銜則稱臣名義至重有死而已大弟知我者瀝血書
此無山執書大笑曰是嘗與我濟河河水奔沸舟沒而躍者日至
三錯愕泣下予了無動容是怯者茲何壯旣而思曰仲嘗言吾十
九絃斷誓無續不忍以繼室生子有前母後妻名喪過小祥侍婢
黷服入吾數而責之汝媵也鄭汝主也汝易服負主管遺去夫遠

道首君臣又次夫婦深於情者果不苟於義微世亂吾幾失仲矣
七月僞檄至郡坐名召薦紳孝廉仲大震怖麻衣徒跣告郡邑吏
淚如雨吏感其哀詳曰丁內艱是月無山絕粒矣嗣而駁內艱者
窮出嗣與否凡數駁幾敗族人鄰人互爲庇仲旣得脫晨夕惟餓
夫與處粗服亂頭混雜市井閒游孝廉佯以瘋吏日趨進士朱雪
崖被趣亟焚右股毒藥攻潰肉腐殆見骨臥危樓厭形避影唯仲
至則潛啓南牕對坐默然無山餓且死魂游太虛每死累日夜乃
甦仲或哭或默竚立無倦容當是時郡邑吏持牒急聲殷雷仲引
而入示之曰鬻骸也又何求郡邑吏屢謂仲言信歲乙卯秋七月
僞樞密以僞令諭下僞曹院曰亟需才召而不前者令無赦院移

僞吏曹曰趣使前僞曹移僞司曰已行鎮興江右軍矣召而不前者無赦下至府府帖以軍令牌爲封刃弁與隸猙獰若噬然秋水乞前吏如詳吏曰乃公衰經彼非不知而坐名欲乃公之墨經也若如詳吾屬休矣乃公禍不測以告無山計安出無山曰迫矣今郡邑且不得專況吏乎試以狀顯藩司惟哀痛果批郡郡守善爲詳詳入乃免狀與詳鈐連僞司印行郡知照給之曰請歸以示趣者藏諸家十一月無山作乞食文題曰序過陽朔律係淒辰閩中乞者彭鵬伏枕疏疏示仲仲曰墻間東郭蚤起動塵嬉笑怒罵得毋甚但以乞乞得粟勸作酤取息易米哀動四鄰仲教之也久之林太君除服仲復震怖聞吾軍叩關大喜傳者妄言玉與石焚仲

遇月朔未曙必持瓣香上郡城隍先祝郡人家次祝無山家次家
丙辰十月海寇入郡蒼黃恐迫擬與同邑辛丑進士程碧洲甲化
孝廉游建士間道走福州顧無山偃臥椎肋節弗忍行無山謂仲
曰吾蠖蝨也破牀擁絮賊見且卻走仲狀貌非常人宜早去卽扶
挈無山老父一復幼子阿永偕逃然後辭去辭而復入者九乃走
洋谷露眠草食六七日潛歸曰如無山何去四五日又歸或三四
日歸晝伏夜行輒百里許十一月四日潛歸語無山吾去矣去五
日歸視汝及期歸歸則病發十九日劇無山夜令葉童子伺左右
聽何語終夕微睇童子無他囑平明童子涕泣霑襟以告晨卒於
家年僅四十六歲議者傷善不獲報疑胡郡守爲仲故多殺戮仲

是以不永年先十日無山晝寢見一騎在門仲辭騎去至是卒或
曰帝召之矣是長吉之虬也卒之日天地閉塞無山嗒焉自謂曰
仲乎仲乎死別亦大矣宜就哭念自甲寅夏五得仲書吾誓不下
牀屏絕人面今昇吾往則下牀矣人面吾何堪願吾於仲蓋棺弗
忍別也敕家人扶起破柴桑半板以被蒙首覓鄰媪昇去入室媪
委諸地臥半板哭不成聲仰視仲仲面猶生取舊時衣殮乃瞑既
三日成服無山爲仲服碁板扉又昇去無冠無履臥蓋齊衰衣哭
之輓云三年爲弟淚成冰餓骨未甦何意昇來還送汝十載事兄
腸比雪微軀後死不煩遺囑視猶兒客皆出涕問旌旌以閩丙午
孝廉秋水劉先生柩後有知者曰此三晉虞鄉馬公淑援以昭武

李官分校閩閩所薦閩士者也丁巳三月閩亂大定無山臥三年
倏起其友朱雪厓慟秋水甚乃輓秋水歌曰浮雲慘澹白日暮寂
寂空江無人渡鷓鴣嘯急斷斜陽荒草連天迷歸路何人得意騎
康莊獨我與君嘗窘步短髮相看祇自憐寸心不欲忘新故東鄰
少婦畫黛眉西鄰少婦鬪腰肢謂爾何爲獨蓬首不如冶容偏妒
醜君聞此言始驚愕過我柴門數日惡妾心何曾畏風波妾命雖
薄行不薄憶君咎向南山歸淋鈴墮幘泥滿衣雙趺已露麻鞵破
風雨踉蹌來款扉更憶嚴冬寒冰結敞廬曲巷隔深轍君來呵凍
坐梅花朔風驅雲滿天雪同志兄弟誰最豪無山絕粒臥蓬蒿有
時蝴蝶夢栩栩與君相對愛心切我咎剝膚斷肋節君至無言祇

嗚咽強隨緹騎弔無諸攜手河梁成永訣迨我放逐得生還感君
幽獨視君顏乍見相悲疑夢寐憂予未已憂無山東甌信至羣心
喜計日計程頻屈指君惑流言玉石焚杖策入山從此始君來惠
我賦同行我獨謂君何爲爾君歸臥病我在旁侍君十日竟不起
嗚呼人生生死亦何常達人等之豈異視吾與無山奚所恨恨君
死時天地否今日山川霽色開狐鼠潛蹤闢草萊知君不負生前
志莫將憂恨恫泉臺世上紛紛徒白首衰顏雖駐骨已朽殤非爲
天鏗非壽我曩聞之漆園叟嗟君平生忠孝姿君親大義確不移
報國文章埋荒冢千秋大業付令兒在天星辰猶未沒自照丹心
與白骨我作長歌哭秋水茫茫宇宙斯人死

右傳彭鵬撰

汪如江

公諱如江字觀瀾其先出歙州越國公數徙而家揚州曾祖克臣祖天澤世以軍功襲錦衣衛千戶父敬庵公獨向儒術生公晚而教督嚴甚公少力學脩行業以親老服勞奉養遂終布衣公爲人樂易好遊多智略能緩急人卒得人死力明啟禎閒南歷楚越北走燕趙游於名公卿貴人是時中原寇擾北軍無見糧公挾策說執政請持帑金數千就糴於楚苦盜警乃囊其金置酒船以往得糧數萬斛募沙船汎海達邊司餉大悅上其事將授官不果歸已而寇犯鳳陽宣言渡淮揚人練鄉勇保障推公掌約束而閭井無賴多藉兵以逞有河北少年裘馬弓矢隨數騎來眾執爲盜君力

白其良士果大學士范公景文子也巨估李氏者數人至自河南周藩府擁金巨萬豪侈不甚蓋藏游微利其貲將掩捕以大盜論公急誠之曰盜不可誣坐果藩客也若屬無種矣吏懼緩其獄尋得白估盛幣拜謝公不受數人者欲甘心諸游微公又善解之乃已劉莊場富民某訟繫於官出數百金屬援尋事解還其金某愕然公曰實無須多金也卒還之某感泣其後王師屠揚城某先掉小舟冒白刃徧索諸城中載公歸居其里時時供餽不絕公初不甚貧笥中多積券不校少子舉甲乙科南北往還又告貸於人及官內閣中書舍人以文章名四方干旄之使走贄幣於庭公悉籍親交所贈貸示之俾持金造謝如其數公乃權曰孺子差不負

人始揚州被兵時淑配李宜人自投井中得不死以出公薙髮匿僧廬兵至驅諸僞僧盡殺之而公獨亾恚聽其引去人僉謂汪長者之報其卒也以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正襟而逝得年九十
一公生於明萬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元配李宜人先公三歲卒內閣大學士益都馮公志其墓有四子振麟兆麟早卒次耀麟揚州府學生又次懋麟康熙丁未進士所謂內閣中書舍人者也
副室某氏生一子起麟女子二人孫男六人蘅荃蒞艾芋菓女孫九人曾孫一人公老年碩德自號覺非居士前郡守趙公具書幣造門請爲鄉飲大賓衣冠偉然有神仙之目嘗手飼一鶴見則迎舞銜衣及公病輒不食數日亦死舍人與余以詞學相友善故來

請銘銘曰

以俠游以儒顯匪貨雄善則腆鬱未仕昌厥嗣官所司在文字子
既名行益醇年大耋垂令閔更百季視斯文

右墓誌銘施閔章撰

覺非居士汪公諱如江字觀瀾歛人系出越國公而徙家於揚生
稟至性行修於門內壯歲負其才不惜身試當世之急既不獲展
退而爲善於鄉以令名壽考終蓋天之報之者不於其身於其子
也公上世有軍功累代襲錦衣衛千戶父敬庵公始期以儒術顯
督公於學甚嚴公念親老矣受命於有司圖得升斗祿得不得未
定也不若治吾生其所治生一本忠信善下不營田宅不持壽綜

覈隨入隨出數傾囊濟人緩急不責其償卒亦不至匱乏敬庵公與應太孺人安其養先後享上壽沒公居喪哀而盡禮里中稱其孝時明之季年河決荆隆口漕艘恆患失期公爲海運策甚具謁南京大司馬范公景文司馬奇之薦授薊州同知不赴去遊鳳陽巡撫史公可法幕史公曰是其欲用海紆漕運之窮者曷試諸界數千金就糴於楚公納金甕中若酒往返盜窟得粟數萬斛募沙船從海達天津司餉者上其事法當得官不顧歸會秦寇猖甚犯鳳陽江淮皆警揚人練鄉勇爲保障禦寇計請公爲約公首誠藉兵以肆暴牟利也果有豔晉商之挾重貲而指爲大盜者獄幾具公力解之得釋而商亦不敢致怨於捕吏河北少年盛衣飾乘馬

佩弓矢過揚羣疑爲盜將執之公心知非是邀至家具酒食慰問乃范公景文子其觸事解紛善脫人於難類如此願隱德有人所不及知者某巡按怒一弁授意邑令撫其事令謀諸公公曰陷人以媚要吏不可令乃更全弁劉莊場富民某以事繫獄出數百金屬公援公爲力營救免繫而還其金某大驚感泣乙酉大兵攻揚州公在圍城中城破見屠公遇刃不死薙髮匿僧廬諸僞僧盡被殺馱畱公時元配李安人投井中僅得不死忽有操輕舟冒鋒鏑入城訪公夫婦所在載歸其里居者劉莊場富民某也人始悉其事公自是多靜坐盛暑必衣冠無裸袒哦唐人諸體詩閒閱大藏終日無情容與里中耆舊族黨爲南極社繼爲真率會一爲鄉飲

正賓自購書課子外絕口不及世事嗚呼是所謂覺非者歟公有
五丈夫子侍公終身者三皆高才能文章其季懋麟登康熙丁未
進士方顯於朝官內閣中書舍人晉主事以博學鴻儒薦蓋敬庵
公之教公之志及是而大售公之生卒歲月暨先世子姓之詳見
按察司僉事施公閏章所爲墓誌中不備載載其大者

論曰揚南北之衝輓運所自出長江居其上遊天下有事則揚常
被兵兵久而荒不可不謹江海之利有國所必資也患至而圖之
晚矣元朱張遺蹟具在莫能行公生當其地持是說於四十餘年
之前雖不用以今眎之豈不卓卓稱早見哉

右傳曹溶撰

三ノ目 大英字典 文部省 11

三ノ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七目錄

卓行五

林可棟 許鼎

李鑑 孔立

張文嘉

施譽

席啟祥 席啟圖

曾師度

張杉

李苑芝

黃棧

鄭珩

華時亨

汪霖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七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五

林可棟 許鼎

林可棟字能任福州閩縣人宋文昭公裔年六十九寡母張氏在堂苦節五十年今已九十三矣翁長子入庠早世繼娶何氏甲午孝廉琛之姊生季子文燾聘癸卯孝廉徐允登女未娶先有妾姚氏生仲子文燾已娶鄭氏女翁少時棄舉子業學吏事歷練敏幹具活人心隆武時由太學生授以職辭不仕翁知天意有在避跡鼓山欲薙髮從浮屠遊提督楊公開闢閩疆熟悉翁賢寄以帷幄

軍興擾攘之頃翁不得已應之時山海交訌桑梓鼎沸翁居中多所保全總制李公初下車延翁座上諮以機宜翁在軍中至誠區畫瞭如指掌李公亦推心置腹信任不疑讀樹滋堂集其間如卻紅夷請居內地罷勦海無益師旅以及開海復界諸條議皆非經生所敢捉筆更難者保孤於遺疏之中翁真報知己於存亡矣翁與遼左侯公善侯公會宦於閩與翁從事戎行雅重其人每言於范公公信而禮聘焉許御史視鹽兩浙將備舟車迎之侯公謂翁曰范公爲救全閩瘡痍而來翁獨不念鄉黨赤子耶翁聞其言感激淚下堅畱不去余每見翁條析疾苦事反覆太息歎爲仁人君子之用心數爲公稱述公不以余言爲謬有忌之者造爲鬼蜮語

亦不敢入公耳也難作之後鞠者窮究章奏事將罪余余曰死何懼但願得一見范制府死亦瞑目時翁獨爲主者呼入殿中訊之知余不免慷慨相向曰余老矣死固其分豈忍使目中見殺才士哉願以身代嗟乎嗟乎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此時且有多方卸罪欲苟活其軀者翁獨奮不顧身如此彼人面狼心險惡排擠之徒甯不慚聳汗下乎翁於被難夜密謂余曰公死我輩誓無獨生理不如早相從於地下也陰以鐵鎖捩喉頸舌吐寸許而手輒不自支遂復甦余以手足拘攣偪摺緊密竟無死法邏者張燈火環而察之乃相對哽咽而已翁在難中遺囑其家不作一酸鼻語且以今日之死死於名義爲幸翁真達於生死之際者哉

右和淚譜嵇永仁撰

按林先生脫耿逆之
難在康熙十五年

臣子事君父賓客報知己義一也事濟否與身存亡則有天焉潘
陽范公被命督閩閩藩異志久公至未幾變起而公死錫山嵇
子畱山會稽王子幼譽華亭沈子天成與三山林遼庵爲范公識
千百人中禮遇於幕范公死嵇子王子沈子與俱死死以臣子以
賓客不同無愧於君父若知己一而已遼庵幾死以年老又閩人
不爲所忌且念九旬母在因詭言賂得免計公家與在幕五十餘
人無脫者獨脫一遼庵此則天也當公之被錮也守卒百人遼庵
諸子之被錮也守卒六十人各隔絕莫通乃卒中一人獨周旋公
側及往來諸子聞於是嵇子作百苦吟寫禁中狀及其憤鬱欲飛

之情而遂庵與王子沈子和藉卒以達公公亦和示四子共五百
篇孤誠壯志聲中烏烏儼爾血光對眼出肝膽規畫於一罔若交
慰勉待有爲然者既三載公與諸子死遂庵出是詩及公所著蒙
谷自序嵇子所著續離騷雙報應嘻笑怒罵諸劇一時傳誦至泣
下如親見公及嵇子音容者是公與諸子雖死不死也誰實爲之
歟且夫公之未濟是事也人異其議矣迺吾嘗觀公治浙愛民若
保抱應務若神明及莅閩兩月馭將治兵輯吏奠民紀要頓張歡
聲雷震設當在浙 命下時卽疾赴閩逆謀未集權勢可收掣兩
協練綠旗割其芻糧器械杜山寇之萌絕姦宄之路彼知無援計
莫可施卽不調回 京師亦懽心拱手俯伏而不敢動至往返

闕下數月到闕彼既集西逆盡燭民志驚搖一發遂裂嗟乎豈天
斬公以全閩之功抑閩當塗炭必故摧之而後定耶此則天之不
可解者也 大師入閩南方帖服 天子念公忠 特旨拾公蛻
莫知者越數旬月有自言知蛻所在問爲誰則曰我前守卒許鼎
是也嘗左右公問來何遲曰我從 大師南征方歸故遲耳因以
證遠庵熟視曰誠然百苦吟所由與公唱和者賴是也於是拾公
蛻某所報 命許鼎同赴京受千金賞以歸嗟乎假非許鼎則公
蛻何收非遠庵則百苦吟何得惟不然此公所以蒙難一時而償
千古不偶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吾願爲臣子者務殫力以報君
父利害生死則聽之已矣不盡人事徒委天自解免母乃誣與推

之客報知己亦奚弗然百苦唱和詩具在宜反覆而深繹之哉初
公來閩時介於蔡僉憲以書幣屬王君龍泉徵余余方讀書江右
雖赴命未及知己之感不忘也因與邃庵同寓禹航詳其事故臚
數言於諸公之後

右百苦吟書後辭鎔撰

四
行
三
月
庚
子
不
考
一
名
R
E
R
一

4

李鑑 孔立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談諧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訥訥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卽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於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轉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天兵

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
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
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眾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
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旦暮
卽至池魚林水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卽有伏戈反向冀邀功
於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卽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貳但
少一程嬰杵曰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
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敢食也公笑曰知君
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於殉
難無纖毫內顧於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入同時縶首

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殞歿死者
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
叵測旣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係無欲絕龍比
之後以快操葬之心者乎此同時僚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
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
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藐法者疾之
若讐乘此紀剛蔑絕之時係無遷怒於噍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
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眾射之的此卽當日記
嬰杵曰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曰匿假孤於山中嬰出謬舉取
假孤與杵曰而殺之真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

此時則徧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既三倍於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臼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於其閒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故也倫表往來其閒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於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篆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孰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

耿割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如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紀綱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計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況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畱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拷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立妻有殊色趙將內之歎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玷

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於倫表時耿鄭不睦鄭疆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於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困苦備嘗慘酷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於海倫表遣人逆諸孤爲扶櫬還鄉計詎料鄭兵伏於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閭乞聖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知己於地下觸頂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強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於此矣自是日漸尪麻時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

汝能免於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固宜但聞兩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幡然失色乃詣諸棺所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以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於道而死於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見易簣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於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土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上帝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

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斬伯道以嗣皆若前車之既覆者矣仁義道德之事孰可復為之哉

右傳李漁撰

按耿降在康熙十五年十月

張文嘉

歲戊午秋九月十九日吾友張君仲嘉卒於里第吾撫棺而慟之
曰君死其幾與爲善也踰月其子廷瑞遵遺命將卜葬於南山之
新塋匍匐謁余而請曰乞先生銘其藏吾與君及君弟開之爲兄
弟之好者三十年矣自吾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得與君朝夕然君
之好善若嗜欲然未見其止也甲寅春吾從清源歸君慰勞如平
生乙卯春武康韋子六象同君過我吾約明日朝餐而送六象登
舟至明日六象獨至曰仲嘉病矣已視之則風痺大作殆若不起
者相與嘻吁久之然察其神明未衰曰天將息吾子而有以佑賴
之其殆不死今年夏吾從長溪歸里則聞之死已七日吾察君顏

色大不類昔時私心以爲兄弟之喪固然不謂秋九月君遂棄故人而長逝也哀哉按狀君諱文嘉字仲嘉其先自宋南渡入明則葬於清泰門外太湖橋者可得而譜也四世曰仁生子清清生栢栢生大吉大吉生維藩則世稱長者號慎吾公君之父也君同產四人長文譽次則君次文啟卽開之次文宏文宏早卒君恐傷母沈孺人心所以勸解者百方在母側則洋洋如平生私則傷哀獨至撫其孤如己出慎吾公性嚴重喜古義君陳說先賢行事及經史大略慎吾公未嘗不喜動顏色世際滄桑君遂拂衣高蹈曰吾聞以志養不聞以祿養先是母孺人歿九年而人慎吾公歿君泣血居喪殯葬盡禮有古孝子風兄文譽死君生廷暹甫八齡君念

伯兄大宗不可以無後形家言不利於嗣勿顧也從姊錢病危君
給其棺衾合姊壻而葬諸祖墓之旁同產女弟二人君所以撫恤
者備至兄弟同居共爨垂數十年經歷變故至嚙出之後各自析
箸君取其荒廢者以自處君之門內之行如此君念學者驚勢利
矜名譽而不知所本於是輯白鹿洞規及胡敬齋學規高忠憲靜
坐說并朱子鄉約釋菜禮朋友師弟相見之禮彙爲一表名曰白
鹿彙編君念風俗衰壞禮教蕩然則採朱子家禮及呂氏陳氏等
書自冠昏喪祭賓客補所未備無有殘缺名曰齊家寶要君念水
旱凶荒饑饉薦臻則採自古救荒諸說輯成六十卷又博採義倉
常平諸義輯成十卷君念杭城官河幾爲塗萊民生災沴融風一

作害及萬家則有武林水利簿議君念民生困窮路有殍殮合諸
長者賞棺給米施予無告則立悲智之社君念民不聊生棄兒徧
野則建育嬰之堂君念錢塘水漲行旅阻溺與弟開之請於當事
則建靜浪之亭君念殺機未息一切含生苦不得所則於蓮居庵
鳩放生之會君念雲水漂流江干上下野無棲宿則於護國院建
省行之齋於乎君之立言制行又如此君生平以濟人爲事與朋
友交有終始急難救災寤寐不忘有僧問石者爲其師捐露處君
與語溪呂子用晦築墳於南屏之左裒然馬鬣封焉其他贖難民
子女於各城門建普同塔凡諸善事不能一一殫縷也願徵君寤
調年七十而有少子求姻於君君慨然妻之以女手其遺書而教

之於乎是皆可傳也孔子所謂善人舍君其奚歸焉君弟開之以
醫名世制行與君同先後棄世是皆可哀也君配路氏與君同德
君生萬厯辛亥閏三月歿今戊午九月有二子長廷暹娶柴氏爲
文譽後早卒次廷瑞娶沈氏女五皆適名家子於乎是爲銘銘曰
生淵獻死降婁孔門高行顏閔儔拯危救難澤溇流六十星周又
加入北風其高南山軋恍兮惚歸爾骨适兮茁氣旁達千秋萬世
貞銘無撥

右墓誌銘孫治撰

錢塘張先生諱文嘉字仲嘉著齊家寶要二卷本書儀家禮諸書
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

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
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
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
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殊爲失考亦是書未能窮
源於禮經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右學案唐鑑輯

施譽

余同年友施君閏章字尙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尙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尙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爲一日歡不可得日夜夢叔父爲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 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泣然淚下無何訃至尙白方奉修史之 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旣乃略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尙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

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申明先生三子長 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卽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略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子己中殼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爲詩不尙雕飾而嶮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

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盱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一然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喜若己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歲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噉粥十旬無倦色助婚喪置構瘞殮葬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脈者鄉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心耳吾

家世有陰德甯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甯國鄉里
亡藉子欲因以爲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
是時尙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
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宣城人人能道之以爲尤人所難
也尙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之鹽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
在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作倚門之
詩尙白每言及此淚泫泫不能止也所著詩二卷尙白刻之京師
公生明萬厯壬寅五月二十六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
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子三閩嚴郡庠生馮氏出閩阮邑庠生
側室陳氏出閩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銘曰

宛水如虹山如帶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人德未艾紹先起後
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堂復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
白虎譚經家學邁有崇者邱雙流會松柏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
長無害

右墓誌銘湯斌撰

185-160

10

席啟祥 席啟圖

熙庵姓席氏始祖諱溫唐末避黃巢亂卜居莫釐山三子曰尚曰常曰當常三十傳而至熙庵云熙庵諱啟祥字五雲熙庵其號也幼聰穎授書過目輒曉大意下筆滾滾千言立就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聲名藉甚然熙庵不喜標榜惟下帷攻苦當明季時婁東張西銘倡始復社海內翕然趨之士以不得及門牆爲恥熙庵獨不屑也自與其友讀書山中互相切磋博覽經史百家之言去婁東不二百里若不知有西銘者性又慷慨倜儻有大略知天下將亂喜與里中俠少年游親黨皆竊笑之及乙酉變起遠近鼎沸而熙庵家獨晏然安堵以諸少年感其平昔意氣謹衛之也江南初定

玉石未分有誣山民不軌請兵搜山者一山皇皇懼不佞然皆畏
縮無敢向當事白之熙庵獨挺身出見主兵者侃侃數言一山獲
全順治庚寅辛卯間歲大祲道殣相望是時熙庵家漸中落矣慨
然傾困振之平生周人之急解衣推食無所吝惜尤喜引掖寒素
之士延接款餽游揚之恐後初熙庵父養虛公家故饒鍾愛熙庵
欲其力學一切家事不使與聞故熙庵自幼不問生產更負氣數
忤富豪爲凌轍以故家日益落然熙庵廓然不以介懷也未嘗有
歎息扼擊之聲晚年畱心禪學徧閱傳鐙錄諸書一時浮屠大講
師皆與之游咸推爲有得云康熙己未以病卒壽六十四
贊曰跡熙庵生平若三變然始而儒繼而俠終而禪然俠不至於

捍文網則非朱家郭解之俠也禪不至於廢彝倫則非慧遠宗杲之禪也其始終皆讀書通儒術之效歟不然方婁東以聲利招致後進一時浮薄之士蟻聚其門非定力卓識烏能不舖糟啜醢於其間耶

右傳陸隴其撰

席啟圖

予數游洞庭之東山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其道多圯每新雨輒淖不可行諸往來者病之最後過其地則秀規以石中整以甃者堅緻且袤數里矣問誰爲之則曰席舍人所築也時山中婦女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爲恆最後織作聲殷然接衢巷問誰爲之則又

曰舍人募鄰郡女工所教也問絮本及紡車織牀諸具安所取乎
則又曰舍人所給也予甚異焉問舍人爲誰蓋諱啟圖字文與歲
貢生候銓內閣中書舍人未授官而卒山中人雅重君故不字而
爭以其官呼之云己子寓於嚴氏君之諸孤皆嚴出也因知君事
行頗詳及將葬君來儀嶺之原復詣予徵銘予以是益悉君之爲
人按狀席氏避唐末黃巢亂始居莫釐峯之陽曾祖洙祖端攀皆
不仕考本楨前明文華殿中書舍人擢太僕少卿贈其先兩世如
少卿官妣吳淑人而君之母則譚也君自幼喪母鞠於適母吳事
吳有至性吳疾病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
先後四十九章至今其橐有存者爲人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

爲僂拾仰取計惟好行其德於鄉里凡宗族親故待君舉火者若
而家待君資其婚嫁死喪者若而家山中細民苦貧祗寒則施褚
衣炎暑則施苧襦病則予之藥不幸死而無以殮者畀之棺無地
以藏者又廣少卿先所置義冢至三十餘畝以畀之坎埋歲值大
歉則出粟周之多或千餘石少亦不下數百石而又贖歸其子女
之被鬻者收育其嬰孺之棄遺於道者歲所費率逾數千金山中
大姓類以商旅織嗇起家往往擁財自衛其尤豪者必華衣服盛
輿從以相夸炫而君自奉獨與寒素者埒室無姬媵篋篋無玩好每
積所入悉罄之施予親黨患其異己或竊議之君聞而不少顧惜
久則合一山大小疏昵莫不頌服焉然後知予前之見聞猶未足

爲君異也君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徧葺先賢嘉言懿行條析
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鍵戶著此書
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爲恨今幸少瘥有不強力
成書而敢自惰媮者沒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
費上俛睨之蓋其勤於問學如此予故考君事行本末以爲得之
先賢者居多享年四十有三卒之日宗族親故哭之曰今而後緩
急將誰叩也山中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後凍餒患難將誰恤也
嗚呼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當病之未革也先期
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
申相戰吾殆於不免旣而果然達者謂之知命卒於康熙十有九

年某月日葬於二十有三年某月日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述蜀卓氏程氏宛孔氏
之屬其贏視君數倍而輕財好學不聞有似君者也以太史公之
文雄麗可喜故得遂傳於後世子自分筆力衰劣弗稱其能永君
之傳哉惜乎君之不遇太史公也然而不可以不銘君娶嚴孺人
生子男三長例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永劼次歲貢生候補內閣
中書舍人永勛出嗣世父後次諸生永渤女二長適諸生許彰次
許鄭茂鼎孫男七女二俱幼銘曰
古不朽者惟德與言後儒不能漸滅忽焉君也獨否善積慶延佐
以著書日星昭然倚山面湖宰木森芊人亡名存庶幾萬年

右墓誌銘汪琬撰

君諱啟圖字文輿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父諱本楨當明崇禎之季海內荒亂出家財振飢助餉朝廷嘉之授文華殿中書舍人仕至太僕寺少卿子四人君其仲也用例爲歲貢生需次內閣中書舍人生平惟以讀書好善爲事性尤至孝惟恐太僕澤人之志不竟於身後初山中人善賈而女子不知紡績太僕欲教之未遂而卒君乃多造紡車織具給遠近貧戶募習者令散處教授又大設肆鬻木絲收布欲民得贏利樂爲之鬻則抑之直收故昂之於是競勸於布未數年機杼聲徹閭巷月朔望俵米貧戶其家行之已再世康熙初年歲薦饑君發廩口給凡用米一千三百餘石後數

年旱給如前之數而贖歸其已鬻之妻子至數十人冬絮夏疇病藥死構無論豐稔歲給以爲常貧民取之如其家焉甃道第不行者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凡數里擴太僕所置義冢至三十餘畝嘗自言財帛豈可長守吾幸承先緒子孫衣食無缺足矣於族誼尤篤自太僕時已置義田君益擴之無不得所者又設義塾延師訓族人之子弟親舊窮乏畢賙恤四方名士造門必倒屣款接於是義聲益著然亦以是數減貲不惜也居常得閒卽低首治書所購經史子集以萬卷初太僕輯先正格言未就君本其意著畜德錄至病革猶排纂牀篋間竟卒而其嗣子續成之行於世君素善病未三十盛經大喪哀毀過當生母譚早世嫡母吳淑人撫養至長

成於吳淑人之疾夜叩北斗焚疏至四十九章願以身代哭泣苦
塊病益深所居輒設帷避風雖白晝常讀書燈燭下然於凡臨遣
賓客指授僕隸戶租市籍人事之往來無不經其算畫以故足不
履戶限而內外犁然病七年至庚申七月感寒疾謂醫者曰吾以
戊寅生寅遇申必剋命其止此乎比歿歲日月時果皆甲申也享
年四十有三訃至山中無少長皆悲涕所嘗被德者多至失聲曰
善人死矣吾今將安歸子三人永勅永勛永渤永勛亦中書家居
出後於伯氏

徐子曰以物之不齊自先王之世不能鈞民之貧富而能使人之
自相任贖及王澤既衰貧者無所聊賴富者至於并兼不止或者

遂欲摧抑巨室以業貧民而使貧富之不相耀此必不可得之勢
當此之時而有體先王任恤之意用有餘補不足仁心義問浹於
親疏昭於上下雖其澤之行於近不被於遠施之及乎小不至乎
大然由是道以達之天下飢寒之眾庶幾其有濟乎此席氏父子
所以世濟其德而文輿之沒至十餘年人猶追慕之不已也

右傳徐乾學撰

曾師度

嗚呼君竟逝矣予乃誌君之墓石矣豈不悲哉方孤先勣之來請誌也命之坐而語之曰汝生也晚顧未知吾昔者與汝翁何如雖微汝請誌之者予何辭予自年十七與翁友善時兩人行務爲簡脫不喜循世法然頗以交道相矜許翁性尤疏簡好立異同而自持甚牢雖一語不肖因人改遷然於丁亥間一試有司以予言輒棄去諸生服而以虛中術食貧於四方翁每出予緡家政時予亦貧爲子貸計月給之歸必償人子母金毋闕者甯自攻苦茹淡也予得咯血病再垂死翁皆同過瑞金就醫藥愛護之如慈母係嬰兒累歲月毋懈人或譏之翁曰吾但知吾好友他非所恤也其以

季女字吾子始生翁自言之既定約二日子內人乃得知凡義激
或子所屬雖更險難勿辭然子有過愆必危言責詈十反不已而
外人未之知也予與汝翁若此今汝翁已矣翁望汝成立倍於常
父寢食焉以之吾不規誠汝使有成是吾負汝翁今夫誌者志人
之行也苟行無足述誌之何爲卽一行足表見遂不可得磨滅人
不爲其難烏得傳是在未死時勉之矣於是誌之曰君姓曾氏諱
師度字省之別號益齋蓋旣壯時取改過遷善爲志也家酷貧年
十六爲弟子員文有聲同錄中特善予叔子頗親敬之然持論不
輕相下其所言行往而不能反天性然也君爲人羸弱善病盛暑
不能衣紵葛稍搖扇卽歎鼻涕延延不休及其棄諸生挾藝以走

食也日躡屩行百里七八十里以爲常暑雨祁寒往往在道路然
得金未嘗自爲豐腴季弟師庠幼孤君撫教之爲取謝太守女孫
爲婦今師庠克自立能文章君性不喜佛凡至寺塔過佛不拱揖
予笑之曰君過屠隸黜僧家勿與之拱揖乎教不必奉然佛自賢
者與爲拱揖不亦可乎君終不變昔元主以西僧爲帝師命朝廷
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祭酒李朮魯那舉
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
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君子躃之嗚呼使君際
運乘時其亦有以自見於世矣君父諱某邑諸生負氣槩母子族
祖姑也君取子婦外姊盧子先勸取南昌林确齋長子楫孫之次

女女子三長適楊一水先生次子晉次適溫廣則長子啓季適魏世微禮長子也君生萬麻己未月日年六十有二卒之日子抱疾山中卻人事聞疾革趨至將屬纊矣乃不及盡一言而訣悲夫子邇年遭伯兄兄子之慘寢門外之哭則有林确齋邱邦士貴池吳秉季青州之老僧適庵錢塘沈甸華嘉興稽田吳氏年少如餘姚孫誕華季樊皆有志槩足自表見者率抱負以終而吾易堂确齋邦士之卒子皆適顛不得視其含殮老僧適庵望出句容君首所禮敬其訃至在君卒後五月君知之且必慙然太息也君未卒之前四年以五行推語人曰吾庚申三月死家居以待三月廿八日果卒將卒無他言戒毋作佛事用鼓吹命兒子曰吾廬至汝拜之

遂卒銘曰

諫珂之鳥憎鳥愛狐孔子之徒尊釋卑儒誦其詩讀其書吁嗟乎
士大夫用銘珉石以告汝孺子先勤

右墓誌銘魏禮撰

185-178

185-178

張杉

南士張氏名杉山陰人父灝不仕祖鉷天啟辛酉舉人官晉府左
長史曾祖一坤萬厯甲戌進士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高祖
元冲嘉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五世祖景琦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廣西桂林府知
府其兄景明弘治庚戌進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謚恭僖弟景暘弘治己未進士福建道御史六世祖以弘成化己
丑進士由禮科都給事中歷任江西左參議其弟以蒙成化辛丑
進士除江西廬陵縣知縣南士兄弟四人兄曰祝曰梯弟曰榜皆
有才名而自梯以下每出主文社人呼曰三張子三張子當明季

以其文行世名譟海內而楞甫弱冠與同邑鄭氏舉民幡蹈海而死梯病卒南士隱居白魚潭性孝友事兄若父撫兄弟之子過於己子講學務躬行砥礪刻苦其於人倫閒細大必周無毫毛敢疏忽而尤篤於視朋友嘗隨兄客維揚爲兄執御巡鹽御史姜圖南徧餽名士之過訪者杉捧兄刺投御史門而已無刺御史知杉兄弟來雖無刺各餽六十金會江陰王雙白以避人故髡爲僧至是同杉寓乞門者通刺不許及通又無餽南士曰豈有王雙白來而無餽者此必誤也不然使君何繇知我至我當爲使君補此一誤遂移餽己金換一簽付雙白去宣城施閏章督學山東以山繭三十丈屬山陰徐緘寄南士緘悉爲家人辦衣不之寄或有言於施

君者施君再寄之南士封還所寄曰已拜賜過矣施君大喜急持書示座客曰人言安足信吾固知伯調無是也餘姚魏蒞以臘月渡西陵旗兵戍者剽其裝衷衣過蔡子子伯蔡子飯之裹之以越布單衣時南士居蕭山蒞并過南士南士脫身所衣絮袍衣之且貸鄰人金爲理裝或問子伯曰吾亦思有以助之而以念羣從其不能卒歲多矣且家人雪中皆無兼衣而以厚所薄不忍也以問南士曰友以急投我而我薄視之則安賴有友者若夫吾所厚則生平事也生平不厚厚而臨急而較量及之徒薄而已聞者以是定張蔡優劣云康熙二年海上大獄起歸安魏耕走蕭山復走梅市大將軍刊章遮捕之獲耕兼逮蕭山梅市之藏耕者以銀鐺鑲

李達楊遷并祁忠敏公次子班孫家人莫敢問道路離立南士挺身走三家爲經紀其事縣官遣伍伯戍守懼漏所籍而南士乘夜爲涉帑且時時渡江入司獄通狂狴往來獄吏怪之執以告提刑提刑大驚初以爲異姓非家人窺探資給擬坐旣而察其無故慰遣之及耕伏法南士陰匄之錢塘孫治收其屍而班孫與達與遷並徙塞外點解多一人則杉也解官斥之曰汝欲偕往耶曰當魏耕逃時亦思至某家而徒以舟楫未便故某幸免今某不忍三人者獨行欲送之過河而執事以爲欲偕往吾豈畏往者耶解官義之勸之返乃嚙吡牽衣而別旣而蕭山毛甡者爲怨家所陷以殺人律負死罪在逮出走十五年中道遇赦潛歸將到家而怨家跡

之南士親飾爲舟子待之白魚潭而藏於家越一年遠近多有知者乃徙之南山之大衣寺出入矐眎每以茹蔬久私市肉炙之擣魚鮓雜菜而合之爲菹日捧筋如家人願終以暴露徙去康熙十四年南士過禾中聞甞在汝甯金使君署念甚遂獨身持被涉江湖淮由潁亳而西直趨汝甯遇於城南之蔣亭相抱痛哭云國家屢有赦籍簿已滅怨家亦散亡盡黃門姜君爲君雪其事可還矣遂大游淮蔡十日攜甞而歸其後五年甞被召赴長安而南士以猶子官廣東鹽市司提舉過其任疾卒君貌樸而氣直語解回曲然天下人物皆如一體無彼我間隔而至於朋友嘗曰末儒以十倫五教衡量厚薄則君親自重孰有及於朋友者此執一之學

也時中則不然時當所重雖朋友而等於君親無少磷焉何則中故也非然五品不並列矣故其交友每如此若其讀書則博篤而辨於載籍無所不窺然各有根柢嘗講學畱軒座中論禮不能決南士引禮注及漢晉儒之言禮者數言決之當居蕭山時知縣羅明祖係京朝降官而有文名是年值崇禎己卯大集名士於河陽館鐘鼓笙瑟一若舉文社者先課文一篇題爲德行顏淵三十字課畢復揭一籤於卷末曰漢人有諸賢名曰顏子曰曾子曰仲弓曰子路子游子夏何人也座中百人無應者南士提筆書其下曰顏子黃憲也仲弓陳寔也張曾子張伯饒也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子游張騫之孫猛也漢同時有兩子夏一杜欽一杜鄴也羅

君屈膝再拜曰名士哉蓋其年十九云子燧康熙庚辰進士乃爲
銘銘曰

聖學久熄誰能躬行儒墨貽絢棄若荆繩同此倫類安分重輕敢
謂朋友與君親并張仲孝友天良性成人我一體不徇虛名其於
行事歷歷有徵况茲甲族袁楊東京世嬪冕紱家無餅罍不幸五
會與陽九丁三張抱才委諸棘荆我恃良友濟危扶傾北海餅豎
徐州酒傭天涯莽莽黍離相尋既平急難孰念友生四時位哭徒
然屏營百身願贖於斯冢中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	--	--	--	--	--	--	--	--	--	--

李苑芝

李苑芝新興雙橋人今隸鶴山豪俠有勇略時方多故苑芝破千金產募壯士以衛鄉里康熙十九年賊圍徑口塞將縱火于先祖桐遷公急召苑芝苑芝至大呼曰八老在敢爾八老苑芝號也賊相顧引退樓中火起苑芝從火中出男婦十許人復上馬追賊斬十餘級賊轉圍不勝伏礮草中礮發苑芝死自是賊無敢犯徑口者

陳在謙曰少時聞父老言先祖桐遷公待苑芝甚厚苑芝所以衛吾家者甚壯也方今天下承平壯士或老死牖下無所表見於世嗚呼人願易得諸苑芝乎哉省志言滇逆馬雄圍徑口非是新興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

志確而未詳徑口吾所居鄉傳聞可信故備論之

右傳陳在謙撰

黃杖

黃杖字君球番禺人自大父以上蔭八世指揮明洪武初從下江南破張士誠功也杖生崇禎末年習於世務唐桂二王竄竊閩粵閒豎儒小生片言投隙不次擢用杖視之蔑如也嘗爲其幼孫朝相言順治三年丙戌十二月十五日官軍自東門入城擒唐王率土兵黎遂球率水師陳子壯及東莞張家玉起提督李成棟故明總兵因吳六奇定粵有愛妾自殺激之通款南甯桂王死於贛州人馬立水中三日不仆七年庚寅二月初六日耿尙軍北郊挫於鄉兵七月十五夜燔龍眼洞十一月初二日城破由西北角狠攻圍久殺人如亂麻初八午時封刀十一午時尙藩壻被逃民刺又

開刀我被斫左膊創不知人一老兵救我延十數日攜家過河走石頭過三山憑石壁奔沙頭始定居佛山八年辛丑二月耿藩移福建尙藩放青苗錢家五十緡月息三分貧民始樂而終敝延累親戚癸丑海賊亂征夫錢明年吳三桂反民心惶惶傳尙之信截髮致雲南旣追斬使人又復封去十三年丙辰謝厥扶叛擒之高州其族子驚削髮入大通寺卽前日作詩僧也其他言甚悉卷半蠹不可讀杖以時之多故寇之充斥民之弗康也迺喟然而歎粵再反側則民無孑遺於是毅然詣平南府上書曰僕聞與善同事莫不昌與惡同志莫不亡盛衰得失彰明較著有百害而無一利者此中人以上所弗由而況故家舊德儼然爲民上者乎夫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事迹久遠或習於見聞而不加察則請以近事言之夫福王非不正唐王非不順卽魯王紹武之立非不可然皆不旋踵而滅誠以政治旣荒用人旣失糧餉旣缺地勢旣偏卽使內無熒蠱外無強敵猶且不支茲則天戈且臨人心久盡不俟智者而知其敗矣獨桂王輾轉少稽年月屢與昔同固因時會然以瞿式耜何騰蛟之忠勤而不興以金聲桓李成棟之強附而不振總之監國者無不擒督師者無不死蓋天命所屬人力不得而爭民心所歸兵威不得而劫也古權譎之士謂爲天下者不顧家而勦業肇基其本必出於忠孝千古王侯將相原非有種要必具忠純懇摯一副血誠厝之至險至危無可奈何之地陷胸決脰而

百折不回豈有遺棄君親眷懷妖冶二三其德殉利忘義之徒而
可倚之以求富貴者乎且左右欲求富貴亦既分茅裂土南面而
稱孤矣捨見在而圖未然婦人釋子所不爲墮父兄已成之業蹈
臣子無將之誅戕東南旣集之民傷天地好生之德百世之後等
爲至愚 聖主寒心中材不齒一從禍首卽爲罪魁僕竊爲左右不
取也尙覽書不竟劍擊案如搗殺侍者勒兵促縛之其母曰此人
言是但過於悻直耳會報資寺僧某馳救得釋自是杜門屏絕人
事講學課子以終年六十四卒子三燦煜焜及諸孫多以儒學顯
仕燦子朝相別有傳

論曰司馬微有云儒生俗吏不識時務當明季諸生爰乏匡濟之

才欲資筆舌竊名後世意存偏袒自取舉戾不亦宜乎余與喬瞻
先生元孫允懷交得見自著年譜所值時艱年月與通鑑輯覽合
間存軼事惟跡刪係方氏所傳誤耳其上之信一書載 后愛民之
意溢於言表情哉不槩見於他說故次其傳其瑣事弗傳但不擇
人而言先生亦幸免詩曰旣明且哲以係其身嗚呼尙已

右傳呂堅撰

國朝不刊家法不刊家法

三

鄭珙

君諱珙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旣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更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闌竈觚紡甄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闔門而與之語率以爲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間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閒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闡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已浮舟於泖販吉貝花中途爲盜所劫已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

劫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
賣藥於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
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
心吾弗爲也由是人皆曰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
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
家益貧冬無衣腳或不韞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
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
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僮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右壙誌銘朱彝尊撰

華時亨

嗚呼是爲吾邑仲通華先生之墓先生諱時亨字仲通系出南齊孝子蓋奇偉卓行君子也幼勤於學有至性以孝友稱曾割股療其母忠憲高公極敬禮之無何遂有忠憲止水殉節之事先生實成之也蓋先生出忠憲門忠憲以忤璫削籍與周忠介文文肅諸公日倡明理學於東林而先生以諸生列其閒爲清流引重一日過吳門周忠介袖出片紙則稅璫李實疏所羅織東林諸君子詔付檻車者也忠介謂先生曰相知聚首在此一時名教之責付之子矣相與慷慨而別先生歸告忠憲忠憲遂於是夕死當是時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必欲根究漏洩者殺之以媚璫檄日下人無不

危先生先生乃大聲疾呼日臨忠憲喪惟恐媚璫者不知會備兵
周公召而匿之署密請都御史謂此奇士殺之益奇天下後世其
謂公何事得寢自後先生名益高名公巨卿之締交與後學之士
就教於門牆者日益眾偶過山陰訪倪文正公公爲言蕭山王生
得罪於學使者下司李讞不得白先生曰司李與吾有舊當往爲
王生白之既往遂鳴其冤司李因出獄詞示先生先生攜至舟中
風雨晦冥詳求所以脫之者方函其牘忽視茫茫竟以是日失明
而王生冤卒得白夫以先生之高義偉行方脫人於難而罹失明
之禍天道其真不可知耶甲申後杜門著述日坐所謂劍光閣者
聚生徒講學其中雖失明輒命一童子旁誦春秋左氏傳意有所

發復命一童子旁書之所著有春秋法鑑錄蓋自託於左氏也又
好易與人論易則亶亶不倦其祕旨多得之忠憲高公後爲墨令
所構陷兩蹈不測而俱以瞽故免則向者以脫人禍而得疾或亦
天之所以保全先生於後日耶松齡爲先生弟子知其詳因悼先
生之歿而爲表之於墓云

右墓表秦松齡撰

--	--	--	--	--	--	--	--	--	--

汪霖

汪君名霖字雨蒼號榆園歙西巖鎮人唐越國公華四十一世孫也生有奇稟年十歲應童子試卽冠其曹長負大略喜讀書尤熟朱子綱目日久不去手恥齷齪守章句家故饒業離父歿中落業敗構外侮者數歲事已喟然曰讀書會有用安事帖括遂棄而自放於世君身長不滿七尺英毅精悍雖強武者遇之皆自失嘗遊武林之西湖眾無賴子弟數十百人方劫持一新安客勢洶洶張甚薄視之則故人也君怒奮臂排眾直入翼故人縱橫出數十百人中數十百人咸自盪擊顛踣股栗匍匐有僵不能起者君顧視大笑徐把臂去又嘗渡錢塘江湖怒舟沒同行舟盡沒君投身入

巨浪左右騰躍提擲盡出溺者排岸觀者如堵呼聲若雷皆以君
爲神人也於是人爭傳君材武有願奉千金請授技者君麾之去
自悔曰以拳勇名非夫也終身不復言技擊性好客善飲飲酣縱
談前代興亡治亂賢奸義烈事輒抵几慷慨若不自勝坐客皆竊
竊詫歎以爲狂蓋君志欲大有所用於世願以占畢之學爲不足
重而初猶力足以貲卽起家否則出其武略亦可以科第致通顯
皆不樂就沒身賈人中鬱鬱無所試故亦往往而悲也君旣不遇
生產日薄則又盡傾其資倡族人立取先世所累棺未瘞者盡葬
如禮於是洗手赤立至不給旦夕一日婦脫頭上簪易斗粟市人
倍與之君曰誤也歸其贏冬夜行市中見裸臥而呻於途者卽視

且斃急歸持所覆衾覆之然家故無餘衾也嘗一出爲醴商某主
計數載忽散橐中金爲償諸傭之負主直者一夕立盡遂襆被返
人益義君益嚴重君然而君殊不屑屑措意也晚歲縱情詩酒山
水閒或童冠者舊雜坐竟日燕笑無倦容時復曳杖獨出意行無
定向偶過邨巷籬落聞吟誦聲輒低徊駐聽聲寂乃去葺一椽劣
可容膝課其子手書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八字顏之指謂其子曰
此吾志也汝其識之年七十有二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卒於家
子湘商籍附監生孫百名乾隆癸未進士百名兄一騰辛卯副榜
貢生嘗從余遊以狀來乞言於余余讀而悲之故爲之傳云
論曰漢李廣才氣無雙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廣卒以數奇不

侯死然而廣亦足以自見矣余觀君生平昌黎所云深山大澤龍
虎變化不測者意謂近之雖然此猶皮相耳嗚呼君真奇士哉

右傳鄭虎文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八目錄

卓行六

談慎

周冲元

李明恭

田佩玉

文煜
黃尚綱

唐思讓
彭英

周士昂

蔣遲

唐效能

張兆啟

劉斯呂

席本久

翟苞九

吳三鳳

謝燕昌

龔日焜

奇奴

王體健

朱吐光

張暈

俞文

伊志可

宋宓

方來

鄭國光

吳發祥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六

談愼

歲在重光大荒落孟陬之月談選君九乾以其先大夫子甲公狀
來屬余爲誌且曰此非不孝乾之意乃先大夫意也曰徐子知我
誌非徐子不可余聞之矍然起曰吾何敢誌爾先大夫哉雖然又
何忍不誌爾先大夫哉古來諛墓之文大都皆名公鉅卿封君碩
彥其子若孫覓一顯貴人翰墨大書深刻於穹碑豐碣之上焜耀
世人耳目惟退之於孟貞曜柳河東二人所書墳中之石感慨激

發嗚咽欲涕僕何人斯敢比退之然而論其交誼有什伯於貞曜
河東者矣山陽之笛猶新墓門之草未宿能不一吐胸臆以報知
己於九京哉僕與公生同里又同學余長公十歲輒兄事余通門
之誼歷有四世先君子與捷知先生訂交杵臼之間出則心膂相
託居則形影相依至僕與公尤爲風雨晦明之友也憶前辛壬閒
文事甚盛有高才好名之士出持珠盤玉敦以奔走天下所至則
必有甘陵南北之部洛蜀水火之爭惟我茗南數十里閒得合志
同方之友十有餘人堅如一心不可搖動而其時朱潔湘先生司
鐸茲土倡爲正誼之學相與切劘道義砥礪文章公則茗南十餘
人中之一也禾中舉李尹大會時淮海吳越之士畢至畫舫青簾

酒旗歌扇延緣數里吾兩人偕諸子買一葉之舟低頭屈足於矮
篷之下欲一傍舳艫而泊長年三老動相誰何須臾車蓋雪 采名
刺紛投問茗南諸子安在遂相與握手而起向之長年三老又驚
相告曰不意是小舟中有巨人先生在也我兩人爲之撫掌大笑
旣而青衫席帽意闌興阻公於是息機於所居九曲里以一丸泥
自封僕亦寄人廡下抱兔園冊子覓升斗以活妻子爲事矣吾邑
自兵燹後學宮盡廢圻牧馬狼籍宮牆師生倚席不講者歷有
年歲先君子與捷知先生盡焉傷之因約邑中耆宿魁壘之士計
有數家同謀修舉而數家者各以父兄爲董事子弟爲襄事凡櫛
風沐雨龜手胼足之勞吾兩人無不共之也卽毒矢危機狂風噩

浪吾兩人亦無不共之也時捷知先生與先君子皆持襍被宿齋宮三年不懈吾兩人謁蹶之餘卽趨侍左右雁舒行列各拜其親於牀下起居安否潔湘先生笑謂之曰人言以家庭爲庠序吾兩家則以庠序爲家庭矣今廟貌巋然俎豆如新抑知當年數家之父兄子弟其辛勤荼苦有若是者乎庚戌余旅食京師公忽引小兒元正爲忘年交共讀書寶慶禪寺鐙火青熒呶晤五夜與梵聲魚鼓相聞余丙辰至山中老僧猶能言往事如在目前也選君時已有神童之日頭角嶷嶷余作書賀之曰千里駒在膝前矣君何尙蹀躞不置乎公復書曰老驥伏櫪壯心未已吾肯以此事讓兒輩卽君家固有鳳毛爾亦不宜遽斂其翮也乙卯選君果登賢書

計偕之日公與之同來蹇驢笨車夜叩邸舍卽爲明燈將酒埽地
安牀相與笑語論心至曉漏不輟家人私報曰釜內已絕爨矣
余欣然不顧也丙辰嗣君登高第公待之加嚴余以微語動之公
曰少年得第古人所誠吾不謹其羈勒得毋有跡弛自喜之意乎
其義方之訓不以子貴而易若此荏苒歲月竟有存沒河山之感
舊游零落惟遺龍鍾衰病之老長宵倚枕耿耿不寐前塵昔夢迴
環胸臆聞所以撫茲寒山片石而爲之咨嗟涕洟不能自己者也
至公之嫩行懿德有嗣君之狀在余略加排續其書家世曰公談
姓慎其名子申其字先爲汴人南渡隨蹕至德清四世文禮公元
時稱孝子七世懷德公成化丙戌進士稱名臺諫歷任憲副嗣後

鳳陽公舉嘉靖丙午亞魁公之父爲捷知先生種德績學爲鄉祭
酒以孫貴膺 封爵崇祀鄉賢祠其書孝行曰公事厥考能先意
承志事繼母如所生待宗族姻黨俱敦睦伯叔婚喪大事必周濟
之子弟可造者必獎進之兩孀姑無歸一應門戶殯葬俱力任之
其書文學曰公讀書十行俱下經義皆得自家傳十五補博士弟
子員試輒高等七入棘闈丁酉闈中以第一人相擬抑於主司其
論文必以先民爲矩矱曰文章風氣不齊而理不可易萬勿爲邯
鄲之步失其故武其書交誼曰公喜爲人排難解紛有魯仲連之
風至於然諾不欺風雨不避謀人事如己事急人難如己難蓋行
狀所述有然記有之曰禮釋回增美質故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

有心能貫四時而不改柯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嗚呼僕之所以誌公者僅如此而已矣謂公藉僕以傳乎抑僕藉公以不朽乎元配汪氏人稱女宗與公倡隨有眉案鹿車之致早公十二年卒公生於明崇禎壬申年正月二十四日終於康熙辛酉年六月十七日以太學生兩遇 覃恩敕贈文林郎直隸順德府沙河縣知縣誥贈中議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加四級汪氏處士元明公女生於明崇禎辛未年五月初一日終於康熙庚戌年十二月二十日 敕贈孺人 誥贈淑人子三長九乾乙卯舉人丙辰進士由知縣卓異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次九齡邑庠生早故次九敘廩貢生見任行人司行人茲以康熙辛巳歲二月二十有七日

合葬於武康赤岸山之陽此選君一人拮据負土而成之者爲之
銘曰

浴德珠淵澡身玉府恭惟叩友姱修無度義耨仁耕麟威鳳羽祥
開後人美濟前武名冠青苕 綸褻黃土玉塵金鷲月泉風渚幽
人之宮穹窿千古

右墓誌銘徐倬撰

周冲元

公諱承翰以字冲元行先世豐城人也徙長沙及公十一世公貌奇偉腰大數圍飲酒盡一石一飯斗米肉十餘斤少儻負奇氣以世方亂不求仕進家世富盛賓客僮僕田宅一時莫比急人之急常以春夏出穀貸里中及秋而償捐其息不能償者遂捐之里中待公以生者歲常數十百人崇禎末天下騷動軍中需協濟一切取給民間公世居邑之臨湘都都中舉公公正設局承辦公悉籌畫事集而民不擾十六年夏流賊張獻忠自武昌西上偏沅巡撫李公乾德軍岳州禦之檄長沙士民助餉公首捐八千金及岳州陷長沙戒嚴公集鄉人計日賊且至卽鄉里慮不瓦全欲與公

等募鄉勇捍賊可乎眾相視莫敢應公曰賊勢大誠不足與敵苟協力畫境而守其可也皆曰守之奈何公曰悉境內爲團視地遠近擇山廣足以廬舍積貯蓄牧樵採井汲而險足以捍賊者卽山立柵今秋稼始登家有藏穀某等悉家貲益收諸食物盡致諸柵而虞貯之籍境內人計口而授之食區其丁壯以兵法部勒之制其期會遠其斥候賊大至盡徙老弱輜重於柵斂眾阻險而守彼初下城陷郡必不盡力攻我吾食足又險足恃也彼無與戰掠又無所得其勢不久去去而吾眾徐復其所且守且耕爲持久計其土賊幸亂嘯聚劫奪者吾以勢禁之如此則大亂之後而吾境萬一得完鄉人或善公策然眾猶豫終不能決事竟寢八月獻忠薄

長沙城陷公聚族保塘衝賊據長沙脅邑人士授僞職招公公匿不出里人袁甲故盜也倚強爲患里中公每抑之仇公至是爲賊導塘衝南距七十餘里十一月二十三日賊千餘騎突至執公及二子還軍土門橋元配李孺人死之孺人邑諸生正芳女也年十九歸公生二子宗美宗彝女一公之輸金助餉孺人悉釵珥私蓄佐之公旣與鄉人謀捍賊不果比歸警報踵至獨居深念憂形於色孺人曰豈非以寇耶從容謂公曰勉撫二子脫值賊吾有死耳已二公至顧之而嘆公亦忼慨欷歔遂起出賊之襲塘衝孺人蒼黃屬公以二子遁而自與女匿深室及公與二公被執去孺人攜女徒跣行號且呼十餘里及賊營賊謂孺人勸公降否者死孺人

曰吾不畏死吾夫義不降吾以死易夫賊露刃脅公公不爲動孺人前持公大號以身捍刃刃中公右腕腕斷公色不變賊曰壯士謂賊渠姑縱之質其家屬足以繫其心今急之死耳賊渠本意屈公而已不期殺公度公終不可以威劫乃釋公公既脫孺人乃抗聲罵賊遂與女遇害是日也族人及諸賓客僮僕死賊者三百六十餘人而族世選妻馬氏子婦吳氏項氏陳氏與孺人同時以罵賊死其最烈云孺人既遭害賊以二公南去是夜二公在賊中中夜夢孺人促之曰起起疾去既覺守賊聲駟軍無警者逡巡相攜自馬腹下逸出當是時二公年各數歲既出不辨歸路夜色微茫相隨奔竄時陰風怒號輒驚以爲賊追且至疾走屢蹶復起不顧

已而陷山谷中路既窮於是二公恍惚有見顧曰母耶從之出遂
不見及岐又迷而見者再數里病足不能行露息野田相抱痛哭
會曉有田父見二公悲且喜引二公至其家爲具湯沐饘粥食之
遂負以歸田父者歲饑公活之以故識二公公之得脫也裏創獨
歸比暮始達塘衝塘衝自始遷及公二百餘年族居至數百戶至
是焚掠逃散一空既暮稍稍復歸救死扶傷棲皇終夜二公至公
始悉孺人慘害狀家旣蕩析猶恐賊知卽日藁孺人而歸明年甲
申正月官軍復長沙袁甲尋伏誅乃以禮改葬孺人面如生
皇清嘉慶十七年冬巡撫廣公厚與總督馬公慧裕學政湯公金釗
奏曰故處士周沖元妻李氏當明季獻賊之亂舍生救夫罵賊全

節迄今百有七十年未蒙 旌表臣謹案獻賊之亂長沙周姓以
不屈死者甚眾如氏從容就義尤屬爲難伏惟 聖治光隆度越
千載視古今猶一體登節孝以坊民氏殉難本末信而有徵徒以
事在明朝日久未敢上達詢諸士庶紳耆感嘆靡已稽之邑郡省
志紀載略同旣久協夫輿情實攸關乎風化宜邀曠典以慰貞魂
制曰可明年春以孺人主人祀節孝祠建坊土門橋原殉難處長
沙旣復兵備某公用鄉人某某爲標官窮治郡中脅從者詞連數
百家公以謂創痍未復不宜株繫多人乙酉秋故明福王總督湖
廣諸省軍務何公騰蛟至長沙聞公名延訪時事公首以前獄爲
言何公從之先是五月 王師定江南唐王起閩中卽加何公太

子太保兵部尙書督師如故何公得承制拜官欲公以兵曹贊軍
事公固辭畱幕中十餘日以疾歸或謂公出奇佐何公公曰某絕
意仕進矣何公憂時者愚獨以謂時不可爲也初何公患兵寡公
曰明公倡義聲號召諸省宜有應者聞闖賊死其衆未有所歸寇
亂湖南北諸郡若公撫而用之精兵數十萬可致兵集之後餉多
難繼將驕難制方爲公慮耳及何公敗卒如公言順治四年春
王師定長沙湖南諸郡以次略平自公遭難後十餘年間輯完離
邊綢繆戶牖生聚煦煦保有先緒會丈量事起復舉本都公正先
是大兵之後熟田荒而額賦缺乙酉丙戌閒諸事草荆糧率十分
徵二順治四年乃詔有司查荒徵熟而五年以後事變疊起荒熟

亟更有司但守故籍按圖取盈於是有承不稅之田而窮民困於
包賠積逋案案 天子加恩屢賜蠲減猶不能任於是 朝議清
荒熟覈隱漏均甘苦非丈量莫由南方多山田率依山旁水奇零
參差規方積算豪民猾吏緣以爲姦增減弓口紊亂科則委重愚
懦以實舊額有司名爲履勘不能周歷山谷阡視畝稽無從釐剔
姦蠹又自五年查荒之後州縣頗以督墾爲功荒田急升科而熟
糧憚於豁免及時當丈公曰官丈擾累多不若令民自縣十都都
十甲甲十區官立丈冊官審步弓甲長率業戶按區行丈公正監
視別以山灘平地定以上中下則冊成送官考覈參稽四至以知
田則鄰里互保以重隱匿別令首告以杜壅蔽其有增減未必當

也而無增減者無故而騶從蹂踐之患有差催守候之苦有吏胥需索酒食之費故不如民丈便亟請於邑令某公弗許及丈公爲公正都中或以私干公者公曰不可願今法隱漏譴至重公等及未丈自首數日悉詣縣首公敏於心計嘗周行隴畔一過指其畝數丈下不失彙黍吏胥駭服異時吏或藉端勒索至是公悉裁抑之丈成計失丈浮糧千餘石例得清豁某公難之公曰丈以均甘苦也今田餘則糧增而失丈者無減不可謂均 龍興以來遺寇猶未盡殄軍興未已供億不貲民罹困窮以 國家奠安土地爲民除害按糧出賦罔有敢後若浮糧不得邀免則其苦累又不獨糧而已始時未丈窮民隱忍若丈量一定自後有司按冊以求

有不卽應非抗違則疲頑耳孰知其苦累若此哉民不能支則亡民亡則賦無所出是兩失也且夫丈量報竣糧增無減明府以督功宜邀紀薦至於逃亡相繼徵催不前亦明府他日之憂也某公默然不悅曰公休矣出人謂公曰彼厭公矣公毋苦公曰此皆比戶貧民誠不忍其困而遂亡必得請乃已於是率諸失丈者以狀白於巡方使檄下縣某公大怒前都中或怨公以干公以私而不行也吏胥固嫉公相與造作蜚語誣公某公聞之遂遠公逮諸失丈者將與大獄陷公旣雜治無驗公持前議益力會巡方使廉公無他浮糧卒從豁免數月獄解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反雲南十三年二月僞將軍張國柱陷長沙別將陷岳州甯南靖寇大將軍

順承郡王總大軍攻岳州未下當是時湖南諸郡悉陷岳州已上置僞監司守令公自經獄家居不復事事及是懲前獻賊之難益自韜晦嘗託疾足不履戶後三桂悉徵郡邑知名士詣軍僞令某強起公遂稱篤免安親王既復萍鄉十五年冬由醴陵進攻長沙賊將馬寶等城守官軍築長圍表延二十餘里困賊十六年春征南將軍穆公占以陝西河南諸軍至長沙先是有 詔順承郡王宣示諸軍恢復城邑毋得殺掠屬南北阻絕道路譎傳頗以長沙久不下官軍謂長沙民爲賊守賊破且屠人心恟懼里中或無故譁言軍至惛惛皆走旦夕不自保公曰此必非 朝廷意吾老矣無所復惜必不得已願身詣軍乞全鄉里當是時安親王軍長沙

東征南將軍軍其南三桂遣僞將軍等援長沙者軍城之西之北
公單騎閒道越賊營達安親王軍請謁王王奇公貌勞公酒既見
公腕問狀公具以對王益壯之公因言長沙民積年陷賊日夜引
領翹足以望 王師願乞安撫王曰此 上命也出前 詔示公
謂公疾歸告父老母恐公既歸里中始安官軍既合圍長沙數月
不下八月三桂自常德入長沙親率諸將拒戰敗走衡州三桂之
初至也或以公詣官軍恐賊偵知爲公危公曰賊且滅不足憂也
十八年春大軍復岳州賊將棄長沙遁湖南平後二年公卒公晚
自號陶庵居士卒前一日晨起沐更衣趣家人治具宗族親友皆
會歡飲至暮舉酒屬客曰某年七十七今召公等無他敬言別耳

皆曰何至是公曰人生會有死某自中年遭兵亂三十餘年瀕死者數矣今得效於此幸也諸客以次起進巨觥爲公壽比曉日可矣舉手謝諸客乃卒繼配張孺人生三子曰宗鎬樹槐五世祖也曰宗英宗高孺人撫前子甚有恩義公勤勞外事常數月不得歸休孺人內撫諸公外綜家事公喜施予常豫爲籌備以濟公需雖甚倉卒未嘗乏絕吳三桂之亂前一月孺人亟命市鹽如恐不及積鹽盈室及南北阻絕鹽劑不前民間或米一石易鹽一升不可得孺人乃悉出鹽得數百斛分餉里中一時賴之孺人精心遠識多此類公嘗偕孺人燕坐諸公侍公曰與吾共患難者李孺人也中年以來吾奔走於外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李孺人脫我於死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八十一
卷之百八十一
者也孺人佐我於生者也易曰妻道也臣道也若以是言之李孺人吾忠臣孺人吾良臣也

昆孫樹槐曰家世藏公遺書書甚工蓋公右腕斷而以左腕書者也哀哉公世有隱德及公所全濟尤多矣迹公一生再罹兵燹中更大獄流離困苦懂而後免抑何難也公歿百餘年子孫蕃衍以千計際昭代重熙累洽目不見兵革耳不聞鉦鼓祿於朝而賦於國者相望也是誰之詒歟公他善事頗多樹槐竊以所聞校之家乘論其大者次其本末著於篇世之君子有以觀採焉

右家傳周樹槐撰

李明恭

李明恭字恪人湖南善化人明諸生早喪父奉母張曲盡歡兄弟
既析居伯豪俠數蕩其產數分子之仲慙曲承無忤色督課兩弟
爲治其家事錢帛皆籍記無所私族人貧者周之歲饑濟里黨之
不能舉火者治家一遵古禮喪祭不用僧道康熙中滇逆變亂明
恭竭家資獨任徭役以紓鄉困時湖南大府以下奔迫戎旅往來
明恭古塘宅明恭料事奇中多倚以贊畫每遇大利病率盡言無
隱大府賢之言於督師安親王王歎爲眞秀才及寇殄郡守欲要
一見不可曰今無事可言矣嘗手程子易傳示子弟曰內聖外王
之道盡此矣子文焯文煌

右傳李元度撰

田佩玉 文煌 唐思讚 黃尚綱 彭英

田佩玉湖南醴陵人諸生當吳逆駐兵倉頭岸佩玉引避不出及
知府任紹煥駐縣札諭往謁紹煥贈以詩曰菰蘆佳士此良圖抵
掌縱橫醉一壺擊楫過江籌早就請纓擊粵計非迂尉陀垂老終
歸漢諸葛據忠更渡瀘莫訝書生能奏績由來袖裏有陰符時軍
餉孔亟佩玉卽運米百餘石巡撫韓世琦賞同知劄付不受居家
嘗出粟千石振饑代完族戚逋餉同邑文煌字形美例授州同孝
友好義嘗讓產諸昆值滇逆亂煌避平江遇一女子奔投亟詢其
里居姓氏送之歸煌原贅郡城思親日夜號泣遂冒鋒鏑還家親
歿廬墓時 王師餉匱知府任紹煥駐邑採買辟煌爲從事軍需

克濟倡立義倉設義學建橋梁撫孤全節義行最多又唐思讚字
智甫東安人當順治時徭役繁重委權里長多苛責良懦人不堪
命思讚有幹濟才總徭賦之事不隱不偏知縣王模甚賴之吳三
桂據湖南官軍復列縣討從叛之罪多所誅沒思讚具米幣先至
衡郡迎師具言縣民被脅劫不可罪責及大兵弔伐之宜貝勒奇
其意召見賜食貌魁梧食兼數人遂厚勞之許一切不問東安獨
安全思讚力也黃尙綱邵陽諸生甲申後郡未內附團鄉勇守禦
今喻家橋畔有所謂萬人團者此也康熙中滇逆餘黨踞隆回奉
安親王命馳單騎往撫怵以利害隆回平以功敘通判不就晚建
妙月庵於洪溪山下老焉彭英字聖育澧州庠生吳逆之變官兵

駐澧供億莫堪英上書當事言痛哭者八乞哀者十分其責於岳
郡諸縣乃減軍需之半民困少甦辛酉舉人彭祖訓其子也

右傳李元度撰

周士昂

周士昂字傑楚湖南澁浦人明季寇亂殺戮慘酷暴骸如莽士昂嘗持衾鋪收瘞爲賊所獲因謂賊曰汝亦飢寒故至此何多殺人爲賊感悟釋之康熙閒吳逆之變所過殘滅士昂詣賊營與僞將陳說禍福亦爲少戢年九十六終

右傳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三

蔣遲 唐效能

蔣遲湖南益陽人康熙中吳逆潰兵掠縣執詰其主汪公海匿處榜掠備至體無完膚卒不言已而得釋公海益重之同時唐效能湘潭人唐青岱僕也盜入青岱家縛青岱夫婦索金不得脫效能挺身格鬪刃刺腸出猶手握腸走號四鄰盜驚逸始倒地氣絕青岱夫婦得無恙感之祀於家

右傳李元度撰

三ノ目ノ人オシテノキ

三

張兆啟

張兆啟字子延河南汝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張鳳鳴之族姪也喜讀書負義兼通吏事時鳳鳴授浙江景甯令以兆啟才使偕往及抵任鳳鳴旋病卒於官以措解錢糧未清當事者不令歸葬兆啟守死以待既而郡縣督益急兆啟遂干之寅僚並泣訴桑梓諸游宦者始得陸續完繳前後凡六載卒使鳳鳴之骸骨得歸妻子不致受累者皆兆啟力也子兩銘登康熙癸酉賢書庚辰進士任松溪知縣孫荃藥俱入庠

右傳王登魁撰

185-240

71

劉斯呂

處士名斯呂字公望劉姓系出西江南昌縣梓溪之東灣梓溪之
劉猶崔稱博陵裴稱聞喜族望冠冕海內若文端相國大中丞儀
部諸公皆一代聞人而處士爲其從子祖曰芳父一泰處士少倜
儻器識如成人年十六隨兄玉田移家臨汀一寒生孤旅徙倚千
里外不易立業治生處士獨樸誠忠實與人言始終無二雖業什
一不兢兢計錐刀纖細而家亦卒起里黨閒莫不交口稱公望長
者也歲時西江親族東來款迎將送如過其家生者餼之沒者殯
之有楚客鄭姓擁重貲遇劫盜一空所積飢寒不能自活處士解
橐出三十金爲行李費送之還家又重價購一僕越旬餘見其淚

痕被面細訊所苦乃知爲人掠賣處士立焚券訪住阨所在使人
歸還其父母公好德樂施不止一人一事而此則嘖嘖爲人稱述
者處士雖沒十餘年里黨中猶樂舉其姓字以風厲末俗其生平
可知矣處士初娶陳繼娶甘子二長鳴鳳郡廩生娶陳氏陳孺人
出次儀鳳聘邑庠生賴一鶚女甘孺人出孫四長起樓娶郡廩生
鍾廷楫女次起桓聘子弟貢監生候選州同知士寬女三起植四
起槐俱幼處士生天啟乙丑七月初七日卒康熙壬戌十二月二
十三日以某月日葬西山之陽首乾趾巽子宦西江十載故與劉
氏諸孝廉文學游況處士來爲鄉里閒善人嗣子與子弟又復有
姻親之好義俱宜得銘銘曰

于也數游君子之鄉源潔也而流甚長故遷乎其地而卒能爲良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	--	--	--	--	--	--	--	--	--	--

席本久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子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鬢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子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敘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纒纒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係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端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爲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

問學相鏃礪故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
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脩然不以名第
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
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
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
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庵其爲學根柢如
此予惟自明萬厯以來山中高貲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
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織嗇擁財自衛者也
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尙書思白陳

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
推翁許爲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
費殆將不訾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
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子雖晚進幸而得一從游蓋有往者流風
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昔
昔日先民能無爲之追慨乎哉公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
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亡於兵火而翁施
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日
吾以勤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匱中金爲翁買兩妾及豕
子甫生翁卽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旣嫁猶

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振饑糴糞治道梁葺學舍眾所
夸說義舉者在翁視爲固然雖更僕握算不能以悉數也有司聞
之遂延翁鄉飲賓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
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
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瑛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
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
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
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百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
壽綵衣朱舄交錯滿前有不能徧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
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

祔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艱積善爲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
易微指乾三惕若菑之奮之厥惟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
面湖幽堂旣考餘澤縣縣伐石是詔

右墓誌銘汪琬撰

四子入家不家

1111

--	--	--	--	--	--	--	--	--	--

翟苞九

先生諱鳳翥字苞九晚以字行山西解州聞喜縣人也少時與伯兄方伯公並以學行有名於鄉里方伯公既貴文章功業傳天下爲國朝名臣而先生則竟以布衣諸生老矣長子鴻儀成壬戌進士德嘉同經師門先生訃至京師德嘉撰誄詞偕同年之官翰林科道部曹中行若縣令者凡六十有五人致奠焉而先是方伯公之官楚也開漢江書院於省城檄郡縣推擇高才生讀書其中德嘉執經爲弟子遂以是歲舉於鄉蓋與翟氏通家舊矣鴻儀卜葬先生且有日而以狀來屬德嘉誌其墓搢狀先生早慧王父贈公愛憐之不令就外傳六歲從方伯公趨庭受父封公教小學孝

經論語口授輒解其大義十四應童子試邑令奇之明年郡試第一補學官弟子第二人先生既爲諸生則鍵戶村莊之西舍讀書屏絕人事試輒有聲諸生閒念王父積學名儒僅以明經起家父又數困場屋亦漸老則思淬厲鋒穎以高大其門戶然數奇入棘闈輒不售而內行醇篤宗族鄉黨翕然稱之里有爭就質片言而解不至具兩造非意相干泊如也久之其人媿服來謝頷之而已終不校人以是益稱之崇禎甲申之亂指畫固守方略備芻糧謹斥埃間左賴以安堵順治戊子己丑聞土寇竊發縣令鍾甫下車城市灌莽無衙舍倚先生如左右手用先生策勦捕招撫賊眾潰散事聞歸其績於令而口不言勞也方伯公宦江南先生往存問

返道江甯有富商落魄氣奄奄且死詢之里人也解囊中裝拯之
越數年買遷積著爲大賈詣先生謝曰厚德人不報先生愕然其
人灑泣具言曩壬辰邂逅於逆旅微公甯有今日先生飲之酒誠
之日子誠不忘逆旅繼自今富好行其德可也何謝爲方伯公觀
察饒州爲先生買妾旣納幣先生辭焉遣之歸幣置不問方伯公
官秦臬臨疑獄捉筆久不下思所以活之者先生指牘中素無仇
怨語曰此生路也方伯公如其言判狀獄竟釋前後商推諸大獄
所全活多此類先生里居日方伯公遺俸千金供莊之西北隅祖
塋春秋祀先生擇族人謹厚者筦其出納用子錢建坊松楸檜柏
皆手植焉方伯公卒於官長子某早世次子恂幼先生代理其家

事及恂有室產男子先生夜繞階行達旦走焚香告墓曰兄有孫
矣按譜翟黃帝之後魏相璜占籍安邑數傳徙曲沃明初有守信
者自南陽徙聞喜遂爲西門翟氏如中丞繡裳方伯師雍暨主政
縣令孝廉明經都閩代有顯者守信子四人一日從諒從諒生榮
榮生仁有名美者遷邑西之東家村美生文宰文宰生子三人先
生曾祖諱養情運司掾祖諱期古副榜官同官縣教諭 皇贈福
建左布政使配楊 贈太夫人考諱凌雲邑增廣生 皇封福建
左布政使配王李俱 封太夫人封公生子三伯曰鳳翥崇禎己
卯鄉舉順治丙戌進士累官至福建左布政使行詳志傳中仲卽
先生也元配王孺人邑庠生肖書女閑靜有令德前先生十年卒

子男二長鴻儀康熙己酉舉人壬戌進士次鴻軒官生候選同知
女二孫幾人孫女三人銘曰

厥德劭兮厥行孔惇厥身隱兮顯於子若孫松楸茂兮瓜瓞蕃不
騫不崩兮繫吉人之墓門

右墓誌銘金德嘉撰

按翟先生
一字贊經

三十一日
月
日
年
新
文
日
月
年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吳三鳳

君吳姓諱三鳳字振羽按狀其先自清流遷連城積十三世爲國清國清生二子而君其長母朱孺人夢飛鳳投懷而生君因以命名爲人激昂倜儻少客永安娶於馮遂卜居永邑之麟橋讀書解大意貧不竟學退而修計然之策出入燕冀吳浙荆襄東粵之間數年資用亦饒自念平生居困厄時數米縮食意所欲爲而不得爲者何限今所不足非財盡出所餘置祭田恤孤幼還金掩骼鑿河通道凡可以利族黨行旅之事一一捐解恐後順治甲午巨寇數萬起延邵剽掠及四鄉鄉民固不習兵聞警各爭求趨避君立爲畫策謂賊雖多無食不能三日住脫一動足家室先不係約束

鄉人堅壁清野以待更部署丁壯潛伏要害出賊不意火礮齊舉
盡殺其前鋒賊由是驚遁至甲寅閩藩變起僞弁沿鄉射富民金
錢雞犬幾盡而無賴子因緣爲奸利刻印橫戈盜竊名字者不可
勝數君連絡各鄉爲長關之會竟三年中百里內無一人敢從逆
者嗣 王師度嶺閩大定鄉人僉欲詣有司上君功狀君笑而起
曰吾豈爲市耶吾自固吾里耳日經邱尋壑含飴弄孫不復齒前
事享年八十終於家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元配馮繼配羅
男子五長舜次湯次禹皆先君卒次襄連邑庠生入太學次袞永
邑庠生皆馮出孫某某曾孫某某今將以二十一年九月日葬公
於某山之原先期來請銘銘曰

守布衣槐當塗含仁咀義全里閭徐無山郝連冢東陌西阡望君
墓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墓誌銘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111

謝燕昌

謝君名燕昌字翼之其先家平江上世祖曰宇以宋建炎中進士爲定海令歿而民葬之後世依以不去遂爲定海人元至正間爲高安令者曰嗣謙更五世爲僉事者曰琛僉事以明正統己未進士初仕爲上饒令政有異民祠祝之弗衰僉事弟璵生廷華君之五世祖也高大父曰維甯曾大父曰綸兩世皆贈參政大父曰渭明萬厯庚戌進士累官四川按察使平水西有功民爲立祠自其先世至按察仕者皆有功德於民按察生子六人仲曰泰臻君考也贈文林郎君爲人孝弟侃侃有節槩 國初時海叛帥以數千人入據縣君倉卒負親出挈兩弟匍匐叢篁險隘間驚而重趼連

晝夜不息以免於難已 王師渡江餘賊匿島中將悉眾來寇君
率家人設守禦謹偵候以兵法部勒之備未成賊至君白贈公寇
亟矣盜避之公曰第以若母行母更憂我賊入致公舟中公不爲
屈反覆數以大義且曰吾自度葬魚腹耳賊怒公及於難當此時
君呼號走海上嚙指血淋漓求父在所岸上人遙望見之無不泣
下後家益困歲稔負米事母兄弟三人常易衣以出愉愉如也每
催科符至輒掩卷而起已又篝鐙夜咿唔聲相答和君讀書過目
輒能暗記所習誦丹鉛校讐滿於筐篋羣從子弟工舉子業三十
餘人以君爲師會母病君旦夕侍臥起三年蟣蝨盈衣帶至不可
捫中夜額天祈代母卒備哀如禮奉贈公衣冠杖履葬焉以博士

弟子員游國學試輒高等冠其儕流謁吏部試經義判又高等授
州同知歸而歎曰自吾父抱道不仕且仗節以死吾其敢違吾父
之訓於是耕海之旁泊然將老矣願於邦人有大利害則準其力
之能爲無所惜小浹港長山橋橫絕縣東南當孔道毀於寇君治
之橋完如初定海南東岡礮西接鄞東錢湖其中有渠歲開礮版
引湖灌渠溉田常數千頃版之分有上中下自下上鄞爲首奉化
次之定海又次之歲旱則湖水淺不盈不能達渠雖開上版而於
定海田未有利君謂錢湖利三縣田正賦是賴獨定海田無利是
無賦也請易置版於鄞無害而定海實百世之利縣令上其言巡
撫如君指旣得請湖渠通流田盡腴壤比歲大穫民歌舞以樂之

盤輿爲靈巖奧區樵蘇饒於諸鄉然環溪而入霍潦不時水高數丈或經月斷人行君則巉者削之窪者培之水深以衝者橫以短梁填以巨石而險道以夷縣負海夏秋多颶風學宮數敝傾君董其役礮鼓勸工不勞而成君雖不仕視今之仕者其所張設措施爲何如哉假令君出而仕或拘於文法掣於上官其所能爲豈盡得如其所志哉君旣號長者一夕盜胘百金去盜之主裨帥旣覺將按以法君曰舍之使其人悔改又當亂時人乘閒竊橐中貲君知其人弗問後人自悔恐願以田償君君立謝取焚其券今其子孫每食必祝曰願世世毋忘君之德然則君之行身與人不亦古之所謂賢豪閒者耶君娶李孺人李先世以軍功襲指揮使孺人

則脫棄紉綺溫恭儉勤相其夫子以致孝養於其親教其子兼備
恩義君弟妹之子若女孺人撫之如己子女使各有所成立君可
謂有賢配己君性疎曠有精力嘗自營葬地曰白峰爲堂清溪爲
闈吾魂魄樂而安之卒年五十有五逾月孺人亦卒年五十有八
君卒以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孺人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以明年某甲子合葬盤溪下樂輿山之麓卽君所自
營地也子男二人長緒彥次緒章女三人皆嫁士人緒彥壬戌進
士余旣識其文君之弟監察御史兆昌聞君之喪將歸過取別以
緒彥所爲狀示余屬之銘旣讀狀歎曰是惟賢也宜有銘銘曰
誰與仕者民亦孔艱有介于石被褐以完惟定邑乘記隱君子謝

氏聞人載張載弛銜鬚罵賊氣薄雲霄彼此肉食競以自豪惟仁
成身式惠厥後亦繼其志惟德之有子弟師之鄉社祠之或嬰簪
組多爲世疵世所爭趨君勇絕之爲所不爲詎庸以私人曷思之
洋洋海湄海如有涯泐此墓碑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龔曰焜

以直道取友於太倉得二人曰曹一庵龔劬庵一庵學醇力厚人見其是而不知其直劬庵直致所性人稱其直而不知其學一庵歿於己未劬庵歿於癸亥年皆六十七將無行齋者其年亦齋耶子前誌一庵墓不禁爲世道慨門人龔秉直爲劬庵猶子再拜泣以狀請曰非夫子無以不朽世父也子辭不可乃爲之誌按狀君名曰焜字德章太倉州人自宋侍御公漪繇汴遷吳十六傳曰令衡者爲君之父筮仕藩幕以母老乞降秩就近爲烏程縣丞三十一年而卒君時年十四下有三弟僮僕內叛強孽外侮踐更之吏登堂如哮虎君奉母王孺人教措拄折衡有成人之目且攻苦於制

藝弱冠列諸生文譽藉甚張公西銘致之門社中宿望如趙我完
朱昭芑諸君皆願爲忘年友君旣幼孤歷多艱才氣踔厲風發復
剛介嫉惡遇事直以義爲斷尊行親屬未嘗少委蛇曲徇指抉過
失時令人不能堪退思之必共服其當至趨人之急排解紛難雖
疏遠莫識無不身肩勞怨而曲爲之濟嘗醉謂一庵使我得緇青
墨綬撫循擊斷豈遂讓龔黃獨步一庵曰君誠其人也君事親孝
篤愛諸弟姪以母苦節未旌恆拊膺痛悼每及幼年家難事輒泫
泫涕不已曰非母氏何以有今日因自號劬庵其後旣得旌猶以
不及見爲恨弟姪病視之不解帶必疾瘳乃已否則如以身受之
尤重先祀一遵朱子禮忌日必素衣冠屏酒肉曾祖梧亭公所建

宗祠壞謀諸宗老更立以續先世賢哲廉吏祀酌定科條儀節以垂後維遠生平以朋友爲性命然義利之辨至嚴不妄交一人晨夕與游必先輩典型族之柔懦者護之僕之鳩悍者制之道路饑寒患難顛沛者衣食援拯之直行胸臆人無不感服者性好學至老不倦尤致力於史謂必使吾身可見晚讀顧宛溪方輿紀要曰此後學津梁典衣爲楮墨費謀備副本未及半而卒婁東講學席爲海內推有詢之者笑不應蓋其性情之所發內不計身外不計世不復知利害得失獨行其所安之是真有天下爲家宗族一人之懷末年貧病拂逆而其志不改予嘗語一庵是卽三代直道矣卒之日諸友哭皆慟靖難時有金川門痛哭投戈者早歲願識其

子孫實爲君九世族祖君卽守文無一長吾不能無念況其人若是乎苟假之數百里之地以守令自效居常必能轉世趨遇變則必如常山睢陽之死義惜其不爲世知竟作比戶儕死也一庵已往吾更誰問哉君生萬厯丁巳娶陸氏繼曹氏一子秉恕早卒以叔弟曰煌子秉諤爲嗣後奉母命又抱季弟熊長子秉正並子之其仲弟名曰燦秉正亦前卒先是君嘗病篤秉正籲天及城隍之神以求代人無知者將歿若有所見始微及之君慟幾絕秉直卽秉正弟孫三人素貴已賢秉諤出良貴秉正出君卒時良貴方七歲引刀欲自刺相從子聞之爲泣下夫大人者直行其赤子之心而已觀於良貴天良益見君之直道爲不可及也銘曰

生理直性所治率天良無更計物欲起失其智是非淆顛倒置直則明不可蔽直則剛行必遂繫劬庵挺叔季廟三代可無愧洵能臣必忠義學自造才弗試此直道詒萬世宜子孫永不墮

右墓誌銘王煒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書

--	--	--	--	--	--	--	--	--	--

奇奴

甲子秋 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跪伏道旁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 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
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 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
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
人林立少若言邪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
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烏鳶飽其肉風沙揚其骨且官人直
言作忠臣死卽揚大名耳若卽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
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
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

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
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卽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
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爲人
奴者言邪且 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
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行真
奇奴也已

右傳馮景撰

王體健

康熙九年予與曲周兩王子同舉禮部伯子鄰當除令冲子郎以
試授內閣中書舍人予忝館職自釋褐時獲申縞紵之雅相樂也
縑輔同榜諸君數爲予言太公清有先生之賢每思因二子一拜
堂下以繫跡官守未遂今歲兩王子書來言先生捐館舍已兩年
矣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里之原而請予銘其墓中之石按狀先生
諱體健字廣生號清有世爲曲周人高祖邑諸生寶曾祖希賢祖
邑諸生之藩而戊子孝廉歷官東平州守諱介者則先生父也先
生生而端慤沈靜年十五游於庠試輒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
兵荒畿南時苦抄掠先生言於李令堰水繞城以備寇或以爲難

先生慷慨力任卒成之又請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隨方逐擊皆解散不敢偏城入 國朝時平安居益肆力詩古文辭更而意性命之學開門授徒弟子日益進與永平申梟盟趙秋水鷄澤殷伯巖同邑楊崑巖劉津逮李方曼爲文酒之會孫徵君鍾元講學於其城之夏峯先生羸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三矣徵君謂先生耆德碩望當以齒序先生遜謝不敢居卒就北面之列受教惟謹由是所得益精作蘇門游草以紀其事是年徵君卒先生往會葬往返數百里不敢以衰倦辭其勇於進修如此先生居家勤儉二子旣貴苦言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丁巳伯子除太平令將行跪請受

訓先生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辛酉蕩平 覃慶敕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乙丑十月年七十有三卒於家配陳氏 封孺人先一年卒子男三長卽鄰今邠州知州次卽鄖次邳邑庠生也女一適趙愷石門縣知縣孫男六德蘭庭蘭伊蘭晚蘭陸蘭徵蘭孫女四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忘其不足也寢假而老將至矣求如先生之命駕從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得哉系以銘銘曰
其心欲然日孳孳行年六十身從師道如何其望見之若大路然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崇遠而雙壁趾美令聞貽千載考德徵吾詩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朱吐光

余邑有兩善士一爲鄉約朱翁諱彩字旭陽一爲先生諱吐光字景含并操履不苟歸然前輩典型余年未弱冠卽雅慕兩翁時時形親神就兩翁亦不以余爲不肖并忘年契余善相勸過相規以古道相成往還弗替旭陽順治中病歿余躬視含斂周旋喪側比葬執紼下窆清明拜掃其墓者三年每一念及輒潸然不禁然猶幸有先生在居恆互相切磋猶不寂寞乃先生頃亦奄然作古老成凋謝於斯頓盡撫今追昔曷勝哀感謹次先生之槩以爲行略俾後之知慕先生者有所攷鏡云

先生上世隸軍籍居邑之蘇村世業農有隱德先生生而端慤幼

不爲兒戲飲食知奉親長稍長嗜書工制舉業籍弟子員有聲庠
校質直行方一私不可干人目爲秀才中包家篤於行誼事親先
意承歡自辭受取與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畫地而趨
婢阿之態側媚之形絕不縑於心而染於躬明末流寇縱橫所至
屠城陷邑殺掠甚慘先生率鄉人築堡自此一方倚爲保障朔望
集堡眾講鄉約以淑其鄉凡有爭訟躬判曲直有王彥方之風晚
年救斷家事究心理道暇則施湯以濟行旅施藥以療貧病懿行
粹德不勝更僕當事嘗以孝弟忠信表閭樂善不倦旌廬聞者咸
謂名實允符而先生則自視欲然日孜孜以道義禔躬惟恐弗及
余賦性偏駁動履多錯數十年來每藉先生剛方之氣律余未逮

余未閉關以前時詣先生之廬迨杜門以後圃迎先生於家款聚盤桓自癸亥後先生年邁力倦步履維艱余雖不敢敦迎而一念嚮往之私則不閒晨夕先生卒年八十有八得正而斃天地之正氣終以還之天地而不可畱也而其耿耿不磨者足以昭日月而亙乾坤此余所以流連追慕而不能已於懷也後之欲知先生者尙其鑒於斯

右行略李中孚撰

...

--	--	--	--	--	--	--	--	--	--	--	--	--

... 1974

張翬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喜交游重然諾卽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於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寶於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翬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爲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於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詠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友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歧之語投之必能納我遂泛長江由毘陵潛達

姑蘇一日山塘曉市初罷輩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輩出見乃
寶也輩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爲我知己被罪出亡於國法無
赦畱者罪與之均今窮而歸我畏法則執而首於官死法公矣昔
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於千秋敢告嚴君將背友而係家乎抑舍
生而取義乎輩父張曰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幘
哉其畱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 九重震怒命大索
天下寶寄輩日久恐事露累輩乃與故所善鄰生謀更移無錫之
惠山康熙二十四年 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且歷指所匿
處捕寶並逮輩與父輩力辨父脫罪輩竟論斬滅等流秦凡官於
秦者高其義皆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爲之營居長安市中造其

廬蕭然環堵花木幽疏客至攜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
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在異鄉矣余惟翬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
必有英悍之色見於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觀其貌恂恂搗雅
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右人史吳翔鳳撰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possibly a column header or labe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possibly a column header or label.

俞文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讎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祛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子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子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鄰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子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子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子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

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忤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薪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敝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游京師上

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
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悲夫六月二十六日病沒
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
斂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破格銘之不必諡

右墓誌銘馮景撰

--	--	--	--	--	--	--	--	--	--	--	--	--	--	--

伊志可

甯化伊公得庵諱志可字有之祖平和大令易庵父太學生歷山
得庵爲歷山第五子弱冠補諸生倜儻豪雋好從先生長者游侯
官督學副使許公玉史莆田大學士朱公肩岡皆公布衣交許視
學兩浙升任江左出入咸與公俱以此公益得見天下奇士明末
弘光帝建號南都朱當軸薦公爲温州府通判公計時事不可爲
辭不就甲申鼎遷後遂棄諸生關名園郭外園固富水石老樹名
花周道闌檻之中自爲怡悅性復不耐岑寂一日無客輒輦蹙不
歡東集賓朋刻韻浮觴流連累日夜名其堂曰嬾佛人多目公爲
嬾者不知公固深心砥行好奇計結客輕財官爲人緩急邑有大

故邑令長屢就公謀揣度事機百不失一戊子歲大祲斗米千錢死者枕藉道路公首事捐解振濟存活者多人時公擁厚貲一二不逞眈眈伺公肘腋賴公計數周詳卒免於難公豈僅低眉下色庸庸嚅嚅稱鄉里閒善人者比哉公晚歲家居弟確庵少公四歲白髮蒼顏日夕過其兄所諸羣從子弟負几杖潔尊鼎依依環侍左右傍觀歎息指爲仙人惜無好事者一爲寫諸圖繪傳示將來信非天下之偉人不能當天下之福人也公生萬曆辛丑十一月十四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十二日壽八十有九配黃氏繼劉氏皆先公卒子四應貞邑庠生蚤卒次應台次周邑庠生次應尾孫八人鏐蚤卒于殷于先邑廩生鑄元位元輔元瀆釗曾孫四人灝濤

含英萃英以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本縣平鋪祖塋之左附葬以劉氏銘曰

結客也非故爲雄殖財也非以自封吾謀適不用也吾道焉窮百斯年寄從容踐華館奠幽宮儒耶俠耶隱耶將以何者而名是翁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國朝三百年來行不素

呂

宋宓

順治癸巳甲午聞予爲孝廉始出交天下士與吳郡諸子通縞紵
之好時則三宋爲之職志三宋者御之先生及其兩弟文恪公右
之孝廉疇三也明年乙未予上公車與文恪同舉禮部而疇三暨
雲客旣庭茗文原一公肅甫草皆湊京師後二十三年丁巳而御
之始舉京兆又二十年丙子予以祭告西嶽再使關隴公冢子僉
憲君適知商南縣與予爲城南之游信宿樊川敘述疇昔欣慨交
心又十年而僉憲持節來濟南以公誌墓之文請回憶定交之初
已五十餘年而予亦耄及之矣其何忍不銘按狀公名宓一名德
寬改名德宸最後改今名字御之別字儉齋世爲蘇之長洲人高

祖純仁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曾祖道明太學生祖琦諸生

皇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父學朱崇禎辛未進士監察御史出按山東戊寅殉節死卹贈大理寺卿 皇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公其家子也少與兩弟讀書家塾已露頭角十四補諸生會侍御公殉節訃聞公哀號奔赴崎嶇戎馬閒比達濟南兵亂後暴骨如莽公以孤童晝夜行求哀動行路及終不得乃招魂返葬江南人稱篤孝家難之後風雨漂搖公與兩弟入而侍母出持門戶以其隙下帷聚書讀之兄弟自相師友文名相甚吳越之士珠槃玉敦交錯於道衣冠文物之盛傾動東南順治戊子辛卯兩弟相繼捷去公喜曰是可以承先志慰吾母矣不以己之不遇而有愠色乙未文

恪成進士畱京師疇三南歸未抵里而太夫人病終於家公子然
獨治後事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先是公文章與兩弟齊名已而文
恪官禁近日益通顯疇三早歿而公數奇不遇丁巳始舉於京兆
則公已老矣甲子畿輔災時僉憲君知真定之臨城公質產得千
金公車攜之而北過臨問民逋尙六七百金公出橐中裝命僉憲
代完之戒勿責償臨人皆感泣瀕行語僉憲曰今歲饑來春且艱
食憂未艾也吾橐中尙餘金三百當悉畱備振民食新麥乃已僉
憲謹受教全活者數千人臨之父老子弟感公恩德爲立祠請於
上春秋祀焉嗚呼以公之文學才略使得早達自奮於功名之會
必能廉平清靜以經術潤飾吏事使民安其田里亡怨苦愁恨之

心如兒寬董仲舒之爲者而僅小試於臨城之一邑是可歎也丁亥之秋濟東諸郡縣大水歲祲僉憲立爲請命請蠲不已重以請振夫亦猶繼公之志也莊子書稱庚桑楚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民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公身雖不遇而能以臨與濟之民爲畏壘亦既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又何憾哉公居鄉里恭謹儉約不啻後門寒素文恪嘗曰吾仕宦三十年常懼得罪鄉邨能助成之者吾兄力也是可以知公已矣公少以文章風義知名江左晚歲家居四方人士負笈從游者益眾予不具論論其利濟及人之大者使後之人知公有用世之才而終其身不獲一遇爲可惜而區區文藝之末不足以盡公也所著存笥彙四卷玉壺

堂詩集六卷藏於家生以天啟乙丑八月初九日卒以康熙丙寅十二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二元配管氏遇 覃恩例封文林郎直隸真定府趙州臨城縣知縣妻 封孺人辭不受 誥贈光祿大夫妻 封一品太夫人子男子三人廣業卽僉憲君見任分守濟東道兼理通省驛傳山東按察司僉事定業浙江紹興府知府嗣爲疇三公後紹業安陽縣知縣子女子四人一適己卯舉人吳謙一適教諭葉舒球一適教習江之訓一適太學生金之法撫疇三女一人適教諭丁棟孫男六人志益候補主事師曾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志夔候補主事志契候選訓導志尹志祁俱太學生曾孫四人允熙允文允恭允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阡系之銘

曰

應龍乘雲霖雨天下叶戢翼淵潛而活彼涸鮒房子之人伏臘奉
祠公之神氣則無不之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方來

君名士麟繼名來聖祥其字也爲遜志先生十一世孫自侯城徙
錢塘大父聲宏父啟元皆以孝義有聞名在省乘君慨爽有大節
母潘孺人性嚴毅有不憚輒長跪伺色解鞠養小弱弟挽須擁樹
煦羹哺飯蚤莫不忍離見長老掘衣捧袂不以賤貧弛敬以急告
不以亡爲解出參人幕祥刑慎獄刊 聖諭圖解輯世法周行意
主於宣 上恩德型民正俗希古循吏之治閩孽旣平以事牽逮
者皆沒入爲奴婢君捐金爲首倡悉俾贖還係聚者數百家此一
事陰德爲最大方君屬疾旣亟恍惚見輜蓋卉歎輿隸後先自知
不藥哀痛呼父母誦蓼莪數言乃瞑時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也

年三十又六娶於倪先七年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靈隱山九里松之原子二學孝學弟孫七長德發與余交銘曰

君之王父以孝旌君能行義紹令名災憚瑣尾藉保存存吾以願沒則甯後有考信視刻銘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鄭國光

鄭國光字闇生惠來歲貢生也性勤敏諸子百家寓目成誦日求詩屬文者踵相接順治乙酉邑舉人林學賢嘯聚作賊圍攻惠來縣孤城無援絕糧四閱月邑中皇皇國光晝守城十策邑令沈惟煌悉舉行之凡請援請勦請增旅請飭師前後血書二十四次授盧和從間道達者皆國光一人所爲公牘祕函口授手書搦不停管人稱其倚馬才危城賴以保焉丁卯預修惠來縣志事竣始絕筆年八十

右傳藍鼎元撰

大英一千九百零九年

一

吳發祥

毘陵有吳義士者名發祥字濬長生而端謹甫讀書過日不忘稍長嗜學善屬文補邑諸生才敏識卓見知於郡丞閔公公雅有人倫之鑑嘗曰吳生才器不羣洞曉世務非區區占畢流也其爲時而生乎自是身不出里閭而名已動遠邇矣每詣郡城郡人爭求識面履滿戶外明末之亂潛迹荒僻清初出居陽羨與同志講學采山歸復搆講堂集四方宿儒說易研理究心洛閩之傳行必顧言不爲空談事親先意承顏備極誠敬待弟位生友愛曲至食息與偕視兄弟姊妹之子如己子撫孤子三人繼絕者一扶孱者二續命者四脫諸虎狼之口全其室家者五六周其貧乏不自存

而飲食居室教誨之者十餘人於宗族則復祖廟建宗祠置義田於鄉邑則振饑荒立義倉設義學同邑唐雲客先生聞而嘆曰陸平吳君一諸生上無累葉素封之貽下無宗族同志之助而銖積寸累勇於爲義如此可謂今之古人康熙庚戌余應郡守駱公之聘至毘陵毘陵賢士大夫爲余述其義甚悉余聞而儀之方欲物色造訪適義士惠然顧余相與浹談徹晝夜語及義士之義乃義士絕不自以爲義惟以身心性命爲急以不獲洞原透本爲憾退而肅贊執弟子禮北面事余義士年長於余其懿行義舉皆余所弗逮辭謝再四不敢當而義士執志愈堅禮余愈殷不獲已乃許以師友之間互相資旣而率其弟位生子英武姪丕武甥邵公甫

同及余門追隨弗倦余臥疾旅次劇甚義士晝夜掖侍延醫珍調藥必親嘗迨余西返涕泣遠送逾京口抵維揚肖像拜別嗚咽不自勝歸而鬻其產業建延陵書院集同志切砥於中力宏斯事丙辰水災芙蓉黃山等圩隄岸衝決壞者萬家乃設爲八議六勸以獻當事一時臺司守令靡弗稱善丁巳奉委往振出入戴星不辭胼胝之勞計口分給籽粒均霑時或不敷則捐私蓄以補戊午己未大旱繼以大水饑疫相仍僵斃道塗者相屬義士惻然傷之日夜籌畫廢食忘寢始捐米繼捐銀又屢挺身條議當事夙悉其賢益委任焉竭蹶四鄉日無甯晷又倡爲社倉法以備歲歉保甲法以弭盜息爭百計周旋委曲綢繆謀必求其久惠必求其實卽招

嫌賈怨弗恤居恆遇人憂患疾苦輒痛若身經苟可用力盡意爲之凡排難解紛雁幣麥舟之惠施及里閭者未易更僕濟人之急卽己所必需者亦先以急人行人所不能行不但今人所難雖方冊所載亦不多見由是義聲蜚甚通邑士民謂義士所爲與山林有道相符當在徵辟之列同聲合詞請於督撫督撫以義士樂善不倦加惠桑梓將疏薦於 朝義士聞而驚愕具呈再三固辭乃止自余西返義士寤寐思余歲時寄書問訊遙質所疑弗絕壬戌束裝治行將入關訪余至中途患疽而歸丙寅議修先賢季子祠首捐貲爲同宗倡丁卯冬末感微疾戊辰元旦拜謁家廟畢自是淨默不言凝神以俟十二日訣別位生勉以道義語不及私妻問

以後事摩去曰何言與位生笑語如平時次晨取水自浴正衣冠
脩然而逝年七十生平內行修謹細節必飭無事則斂目端坐肅
穆恬定應事接物則敬慎周詳坦易和平逝之日遠邇盡傷巷多
隕涕亦足以見德義之入人者深矣其義行詳具義田記社倉集
救荒錄延陵書院誌

李子曰吳義士天下義士也天性仁慈視人猶己其行義懇惻肫
摯恫瘝在念語稱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士當先天下之憂而
憂今於義士見之矣雖嘗問道於盲忘年師余而其爲人實余心
師迄今每一念及未嘗不私竊嘆服爽然自失噫論篤易與實行
難得義士實行若斯而倏已作古難得者得而復失痛何可言故

國朝三才集卷之二

十一

次其槩以誌余痛

右傳李中孚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九目錄

卓行七

謝聘

吳世杰

劉首昂

胡一玠

蘇呈祥

唐祁

王萬禩

沈幼升

陰長庚

沈之璘

錢樵初

蔣維城 蔣德埃

郭允觀

韓光曉

彭萬崑

龐克慎

楊可需

吳爾襄

李生春

陳孟壯

萬玉

嚴篤葦 嚴玉人

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七

謝聘

瑞金孝廉謝君鏃礪名行有名當世書升之日予忝爲分考官事予也最親而謹卒於戊辰得年僅五十予過其家哭之慟諸孤重捷等泣而請銘蓋逡巡不忍執筆葬有期諸孤再申前請語益悲乃收淚而志之曰嗚呼此故孝廉志尹謝先生之墓也君謝姓諱聘字志尹庚號莘園先籍維揚元時遠祖宣郎官虔之興國因家焉明洪武初始遷瑞金爲望族高祖乾道起家思恩縣令思恩生

元璇元璇生長震皆隸庠序長震儒者守義不屈於盜學者私訟
爲義烈先生義烈生二子次爲君父命爵娶鍾孺人是生孝廉孝
廉有異徵七歲侍會大父讀易至太極生兩儀君起問太極又爲
誰生曾大父奇其意徧贊賓客謂他日大吾門者必此子也家固
世貴遭寇變遂中落君嘗爲予言十八九歲時從南州先輩伍公
達可學蚤出暮歸率虛腹而往夜就同舍生映鐙而讀同舍生謂
飯後宜少閒適毋遽高誦能傷人不知某尙未嘗晨炊也其寒苦
力學如此應童子試學使楊公兆魯亟賞君文拔第一歲癸卯遂
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六甲辰公車北上禮部吏誤落君名不得與
試事聞今皇上赫然震怒疑爲怨家裁抑從邸舍中急索君

值君先期出都遣吏部員外郎喇畢馳驛 召君赴 闕質對議
削諸司事官籍立授君官有以乘時建樹說君者時贈公偕行父
子閒私相勉戒謂我輩出處自有本末若擠人干進何以仰對神
明詣部立白司事官無他實出吏胥一時絳誤司事官槩行免罪
謫又奉 旨開軒特試設主考分考如例當事故以微疵乙君卷
君亦無幾微見顏色初進寒生一旦遭逢異數名動 至尊旁觀
者擬君貴在旦夕而君秉道直躬儼然守三公不易之介繼六上
春官不第詣銓部試高等當除大令需次就選而君沒矣君饒經
濟邑有大事就君計片詞立解甲寅乙卯閒閩變起汀協將劉應
麟據城以叛瑞金去汀纔七十里賊日夜朵頤猝擁眾萬餘度嶺

男女趨避不暇君設計多方應麟竟結營郭外卒保合邑無恐又
密約紳士告急贛城及附近甯都守將各馳師援勦應麟亦遂遁
歸君沒之日喪車就道邑人欲撤市改服報君恩萬一亦可知君
德在人而邑人感君死生如一日也君性孝友周給三黨不以有
無爲解贈公病累年君侍湯藥不去左右事母夫人依依如孺子
及君疾垂殆母夫人就席摩撫猶強起爲好語安慰曰兒病無害
不三日卽起矣獨私語醫者吾病必不治幸毋語吾兒恐傷老母
心悲夫恐一旦不諱重傷母心而卒不能延有盡之生終遺太夫
人以無窮之戚謂德可以回天徒虛語耳君學期於近道才足以
濟時曾不得一竟其用遂使齋志而亡此予所不忍銘君而又不

忍不銘終欲冀君有傳於後世也君生崇禎戊寅五月十一日卒
康熙戊辰五月十四日元配楊孺人男子四皆孝友能文章長重
捷次重拔俱邑廩生次重揮邑庠生次重揚邑增生女子二長適
予姪庠生黎祚遠次許字邑庠生劉君敬問子耀祖孫四衍詩捷
出衍易拔出行禮捷出行書揮出孫女四俱幼以康熙二十八年
十月十七日葬於某處耐先隴之某處首某趾某銘曰
干將耶故缺諸剛卯耶故刈諸蒼蒼耶吾曷從而究圖君無恫耶
永厥居上耶出入隨帝車手扶天章護諸雛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大正十一年

三

--	--	--	--	--	--	--	--	--	--

吳世杰

余讀宋史至陳同甫傳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以經濟自負數抗論天下事遭譏負謗百折不挫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及晚得一第將赴官一夕卒竟不及設施君子惜之今視吳君萬子何相似也君諱世杰萬子其字登康熙乙丑進士幼磊落不羣博通經史有大志家世住秦郵爲南北孔道輪蹶往來不絕甲寅以後三逆旣平官軍凱旋婦女被俘過者甚眾君方束裝入都所攜資斧三百餘金盡出以贖之不足則又徧告諸薦紳富商諸難婦得復完聚者數百人又其州治西當湖水之衝東南海口沙淤故道水不得洩君惄然憂之庚申水大至

南北閘閘俱決城中水深數尺老幼淪溺君與鄉先生率諸壯者身立水中壞所置房若干舍爲堙塞具全活數萬人乙丑水復大至暴風雨三日夜平地涌起數丈村落漂沒浮齒蔽波民或登樹杪騎屋脊以避稍久卽漂去君倉卒聞多賃小舟徧赴拯救水勢稍止卽瘞流屍無算因上書大中丞請振大中丞亟馳疏入告置廠餉之其有就食揚州舍於河干席屋土門上蒸下溼癘疫交作君複製藥餌市米麥以給之不能歸者置大舟送還故土其始終周切如此旣而州民甚貧苦役重有公正排年等名皆弊叢也去之可歲省費鉅萬計時睢州湯公爲巡撫君上書以請湯公悉從之州民賴焉他若恤冤囚旌烈婦力可爲者不勝枚舉蓋君初舉

孝廉卽誓於神曰其有桑梓弗恤而干謁以爲封殖計者神其鑒之故人皆信君無他也嗚呼世之士大夫遇鄉邦有急難不一引手救曰此非吾責若而人者使當其責亦未必有濟今視君爲何如耶君不意於康熙戊辰七月十七日卒年僅四十有八未試一官怫鬱以終天何生才之難而得展其才之尤難乎君曾祖某祖某父某 封翰林院庶吉士世有隱德有弟三人世熹操家政世烈拔貢生世熹翰林院編修元配夏氏子二遇登遇泰皆側室某氏出君事父母孝教二弟爲文章有盛名所著詩文援論古今關切時務皆爲有用之言余嘗讀其論董仲舒一篇謂後世戡亂定太平類皆奇才傑士無一儒者與其閒而所謂儒者不過高談性

命辨學術異同苟當國家危難嫌疑惟知潔身合道誼必不冒權
宜以救當世之急而除後日之患極推有明王新建爲諸儒中傑
然者又何其與陳同甫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世物儒者失其
指趣不能以開物成務其議論相彷彿也君將葬編修以狀來請
銘銘曰

天吳九首蕩璧湖孤城欲沈君奮呼捍隄操舟拯萬夫有才不得
一發據齋志怫鬱歸冥途或者身挾蛟龍趨俯視秦郵莫厥居君
其庶幾歸來乎

右墓誌銘范光陽撰

劉首昂

先生姓劉諱首昂字閻客江右安福人世爲安福右族少負氣喜
談兵生值明季歲甲申流賊破京師明年乙酉王師下江南時
天下未平草寇竊發有逆僕某糾亂兵數千據山谷叫號殺奪死
傷者夥劉氏祖廟被燔先生奉母奔竄負創幾死賴救免少愈奮
泣曰我家祖廟旣毀族黨不保何生爲若不勦畔逆復祖宗仇非
人也刺血書狀號於閣臣楊公公憐之發兵二千往勦頓師六日
徵餉迫促無應者幾激變先生傾家贖族屬供餉晝夜督率數瀕
於危始髮櫛而草薙之揃刈奸慝復我宗族修祖廟安神主爰復
舊觀方逆之旣勦也喜事者以齊從未殄乘先生往詣閣臣駢集

拘係欲置之死人心復搖先生聞之急馳歸釋索縛縱之去眾心帖然後折節讀書籍學宮食餼絃誦暇仍講擊刺戰陣法眾嗤之先生曰將有所用之也未幾果有逆藩之變逆藩者吳三桂也康熙甲寅反滇南勢連江右吉州降附郡縣響應人多恇擾謀附之以緩禍先生矢於眾曰吳逆既不殉明又畔本朝不忠之尤者彼行投首柰何昧心應之眾皆曰然又曰方今勢窮蹙徒困守無益爲目前計練鄉勇樹柵欄置火器結四方鄉兵爲援計無急於此者眾皆曰然遂一一行之已而僞帥劉集統五千人薄近邨將會兵攻吉安先生合鄉兵迎敵迫於險幾爲賊禽賊中有反戈刺其將墜馬者詰其人卽前所謂脅從中一人也遂乘勢追逐戮殿

者數賊僞帥退然終譌言朋起日夕數驚先生曰此詭計搖我志耳守益堅一夕有僞帥遣人至曰從我當得大官授劄爲券否則屠遠近如雞豚從爾家先生叱縛其人遞送大府戮之又一夕盡燒邨前積薪煙燄蔽天先生誠曰無動率靜以待之眾寇偪發礮石轟擊乃遁去後屢至屢卻寇不敢窺當是時妖氛方熾人心蒼黃其不靡然從風者罕矣乃一夫之志屹然山立奪眾論冒九死卒能保全遠近申明順逆秉忠義者素也丁巳 王師復吉江右漸次平凡有扞禦功者皆授官先生功爲同姓武弁攘去沈晦恥自言有代爲陳者不報後循例以歲貢生終嗟夫人才不易得而廟堂又急於需才今有其人又有其功而卒使之鬱塞以老此

足爲國家操用人之柄者太息也強藩旣甯先生不談兵事奉母
暇肆力古學謙退巽順不矜不盈遇有爭競者陳理義利害如春
風拂人聞者忿平躁釋教子嚴義利之辨曰人欲有爲當自不貪
始又嘗言節己方能利人不節己己先汰侈汰侈則耗盡欲其及
人不可得也爲文章有根柢著有古忠臣言行錄諏巖兵陣圖法
六卷於戊辰某月日卒年六十七未卒前一月夢宗忠簡公招之
往曰我當逝矣已果得疾或勸醫藥不從遂卒識者謂之知命劉
氏出長沙定王後宋帝昺時輦米千石助文信國勤王者二十五
世祖也諱莘隱高祖諱燿判泰安州曾祖諱仲垣祖諱繼志諱寶
珩考考也名諸生明末時嘗夜觀天象知天下將變誠其子傾產

捐軀義勇自激憤時事不可爲歐血死先生識其言生平遇事敢
爲奮不顧身承父教也娶曠孺人繼畱孺人先卒子男子三長昆
澧次昆潛康熙癸酉科舉人知嘉定縣次甲祥縣學生孫男八人
曾孫男十人仲子旣令嘉遇 覃恩例得贈先生如子官而以清
介自守不能骫骳事上官被黜不及蒙 恩宜仲子之縷述先德
歆歆欲絕也某年月日已葬先生於廬陵之永福鄉而墓隧之石
其辭未立罷官後手狀乞誌銘潛無位不文不足增前賢光也鑑
其誠乃銘銘曰

狂獬跳梁哭依庭牆齷其奸狙孽藩吞屠且戰且驅保全疆隅孝
敬祥順敦忠守信秩秩家政同善於人眾草薰蘭凡鳥親鸞涵泳

聖籍名不稱德後起滋植存何有歎音欠沒何有感永壽匪斲高原
坎中歸藏倬宮千載是崇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胡一玠

谷岡翁者廣濟縣東門人也姓胡名一玠字石存曾大父友濂縣諸生大父贈鎮國將軍本臣好誼樂施與世父鎮國將軍海字光伯起家萬曆癸丑科武進士累官山西總兵父浩字仲質用子貴累贈奉政大夫先是與將軍同居六十年以孝友聞於鄉里卒後且數十年而兄弟並入鄉賢祠母周贈宜人生丈夫子五人而石存行三持節讀書過目輒成誦弱冠受經己丑進士孝瞻毛先生甲申應督學無錫堵公試偕仲兄石函一琪以七義爲高等石函與余順治庚寅同儻於庠而石存迨康熙壬子始饒焉胡世以孝友名家而奉政大夫累官廣西布政使十水先生行尤篤十水石

存伯兄也而石存事之如嚴師當通籍服官時會軍興縣人大都
困於租徭石函卒則石存以隻手措撐家政且憊矣然雅好與賢
士大夫遊瀕河茅屋知名士過從無虛日京口譚長益允謙用法
書額曰山舫里先輩劉廓庵張日庵數遊譙久之題詠成帖石存
名曰高縣大夫列名以行僂聞於學使者然性伉爽視一切脂韋
齷齪諸封殖家常儉畜之弗屑也族人苦逋賦散匿且盡代爲償
尋復聚諸生以口語遘禍且成大獄輒挺身爲辨雪其誣里中游
仲武老儒也閔其孤衣食之至於沒齒羈旅窶人王某從淮上依
縣人來未幾有菜色石存愀然畱衣食之踰三十年及其死爲殯
葬之辛亥歲大祲鄰餓者數十家石存比屋賑振存活無算羅姓

人鬻妻陳姓人質子皆垂橐助以金不足則繼之困粟其急人急
往往夜不能待旦宗族故舊婚喪不舉而賴以竣事者蓋不可勝
數若膠庠士氣盛衰尤抗顏以身任縣吏民齟齬成訟訟日熾石
存言於大吏事乃解里人逋賦沈獄數十人拘繫累年石存言於
令令爲貰出令有墨而猛者深文黜十數人新令甫下車石存建
白爲請平反令申請而黜者旋復文廟學宮圯建議修葺典衣爲
同人倡其輕財好義類如此戊辰兵變亂武昌邑令竄大將軍討
賊道縣境縣人惶恐走匿石存率父老以牛酒犒師大將軍喜軍
士款門則啖以豆粥汲河水飲之人人屢飫詰朝起營去里人門
戶井竈依舊是日也石存以一諸生從容磬折於三軍壁壘人以

爲難石存嘗出游歷淮泗齊魯過金陵廣陵入閩道武彝眺大海
從伯兄宦遊之西粵過洞庭抵桂林梧柳上五羊城轉庾嶺涉彭
蠡以歸以是盪胷寓日蕭然有塵外致迨歸隱容園竟以諸生老
矣方伯公里居石存晨夕省視蒼顏斑鬢聚若孩孺時其家範
恂恂孝謹如此石存少與余偕補縣學諸生子五人統思爲余子
壻孫男三人

贊曰子讀史觀信陵公子之爲人好士賙急有足多者漢人孔北
海庶幾近之然皆席優處潤得如其意所欲出容園藿食耳豈不
難哉觀其忼慨立談大將軍動色抑何以魯連自命也士有才莫
試而第以一邱一壑名後有誌東門人物者舍容園奚述焉

右家傳金德嘉撰

國朝書目大綱卷之四十一 子部 傳記類 右家傳

漢書卷之九十一

一

蘇呈祥

定陶地褊小於堯爲下邑然陶唐有虞氏遺跡猶存自赤帝子起
豐沛卽位汜水之陽名將多出其閒漢末又爲梟雄曹操呂布之
徒設伏陷陣轉鬪決勝之場故其俗負氣好凌競多沿雄霸之餘
習而淳樸未散秀民耆德今亦往往猶及見之余治陶踰二載欲
行古法以柔道治其民然著姓強宗亦必久而漸馴其恂恂謹飭
有士行者無如田蘇二姓雖其旁枝派別無有一人陳訟牒被句
攝者斯固邑之望也已以余所聞蘇君長發誼至高篤學有文則
尤其族之望也君諱呈祥邑廩膳生先世自青州徙至此因家焉
勝國末有諱於令者官萍鄉令遇國變仗節執笏不食死君性樂

易然辭受取與一不苟鄰有持金求庇徭役者麾其金不受而陰
爲之力賊渠李化鯨倡亂獨雅重君乘夜饋黃白金數餅助膏火
資君翼辭之一日途遇暴客君下蹇驢避之一人急掖之使上語
其使曰此吾鄉之有德者吾不敢失禮蓋公氣和色仁故能狎猛
噬若牂豚然遇事一裁於義其視財利反毒螫若蠶蠶也少失恃
事其祖如父尤篤於同氣垂老怡怡終日不厭倦獨御子姓嚴雖
成人亦不輕假言笑焉平生研覃大籍工爲舉子業而卒不售者
命也然不及其身而得之後人者亦其理也子琮瓚瓚皆上舍生
能世其學瓚與今進士田君雲翼同舉於鄉二姓之發祥亦符合
焉余將修邑誌故序次其行能如右以備採輯云

右傳趙俞撰

卷之六

三

--	--	--	--	--	--	--	--	--	--	--

1111

唐祁

由宋而來儒先相望其流風餘韻足淑人於無窮而爲之子孫者苟其立身行己不墜其先人之問卽未必如特起者之所至而人樂得而稱道之曰此某某之家學也蓋其澤之所貽者遠矣明初歙縣唐山長仲實名桂芳以字行元末以碩學爲明道書院司訓遷儒學正太祖至徽州召對稱旨賜尊酒束帛命之官以疾辭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白雲先生父元亦高士也子子儀復以文學徵時稱三唐云自是家學相承代有聞人仕於朝者御史相副使弼侍郎澤御史濂學士皋副都御史暉與隱士世達皆白雲後隱士生汝茂汝茂生化民皆含德弗耀化民舉吾翁諱祁生時隱

士猶在素善識鑒喜曰是兒當傳吾家學甫能言有鬻古玉者翁把玩良久曰吾知吾身矣如執玉焉可也自是壹志於學十歲忽悟理學根原必由孝弟嘗以之自勸父老聞而異之曰兒安得此學問語始白雲從學杏檀洪潛夫日記數千言亦十歲也既家中落則中夜徬徨竊歎曰如吾親何與其干祿以養而親或不及待無甯茲求旨甘以承朝暮也旦長跪白其父學者亦急治生願出游少易贏餘爲大人歡父許諾亡何貲用頗饒亟歸省侍時尙未冠也旣娶程夫人內外撤搨以娛其親者尤不遺餘力尋父母相繼亡又三年王母亦歿哀毀幾不勝喪所以送死者竭有無而悉如禮其葬也以爲營壙凶功不欲假人身負土成墳如夙解作墓

者既葬而日始吾不憚跋涉以謀升斗者以親在耳今安所爲哉
歸鍵戶益讀書浩然自得吾道自足何用外求之意季弟與其
嗣子先後客死自往歸其喪經紀其孤寡備至先世自七世祖以
下子姓多客他鄉因家焉歲時護視其邱墓惟謹族子某應充里
役不歸爲雇役而任其費有負之金者始以產質既聞其無以葬
也亟焚券以歸之父嘗貸某金後某僞以失券告翁曰券雖無也
事則有也償之既而他人復以前券來日事雖僞也券則真也又
償之人傳爲笑翁曰吾感其初能急吾親耳他細行多類此不勝
書疾革語其子居家孝友居官廉慎無墜我三先生之緒又曰力
能濟人自親族始毋見德毋市名又曰廣宗祠置祀田吾夙志也

乃暝時康熙二十八年正月距其生年七十有三程夫人後一年卒年七十有一夫人生於鉅族有賢行克相君子以勤其家子四人鶴齡文齡鴻舉通齡女三適汪旭程良萼徐習夫鴻舉舉康熙戊辰進士與其兄弟皆篤行誼謹其家教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夫人某鄉某原而先期來謁所以銘諸幽者余既習其家世而歎翁之生平自其少年所得於孝弟爲根原者實奉以終身明道先生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伊川先生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及其至雖至聖大賢亦無餘孝而語其常人人所可能而缺焉有憾者何多也如翁者亦足以風矣君子謂紫陽山長於是乎有後是可銘銘曰

黃山磅礴篤生紫陽白雲攝長適出其鄉厥後雲來有孫顯光
卯兮突而悟學之方行有枝葉本無撥傷瞻彼烏聊有宅者岡日何
墓耶美玉之藏慎守寶矣其穀無疆

右墓誌銘韓英撰

185-344

王萬祺

廬陵王君卒於里訃至都門長君中書舍人上選哀戚不勝喪越五日弔唁之禮畢舍人衰經徒跣且南還而以君之墓誌銘請余與舍人同舉壬戌進士知舍人家世爲詳蓋古有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其生也郡縣大夫造廬請爲鄉人師舉鄉飲酒禮則以大賓禮之君廬陵鄉人師且大賓也是可銘君諱萬祺字季齡先世太原人有諱該者官吉州刺史遂家於吉十六傳曰賢可者遷居廬陵鶴洲隸籍爲廬陵人又數傳至宗化生三子季曰如鈴如鈴生之球篋邑庠配彭生子三人長萬鍾次萬祥君其季也廬陵爲江西文獻大邑而藏書之多雅推王氏君念厥考績學有聲竟不

第則肆力於制舉文字以蕲得志於有司甫弱冠卽有名授徒藉
東脩以佐孝養彭卒哀瀕於毀考卒瀕毀者數矣遭世亂仲齋志
死伯以骨鯁罹禍禍且不測君布衣諸生家壁立慨然歎曰急難
之謂何其使伯氏戴盆以望天耶卒直伯脫於理久之棄科舉業
課舍人兄弟學其言文原本經術絕去行墨餽飭而要歸於古曰
言不由衷僞學也康熙戊午舍人舉於鄉而君課之逾益肅壬戌
成進士癸亥考授中書需次里門君拳拳以儉素訓且曰人各有
志陸賈五男子而以所過人馬酒食爲言是導之奢也子以養志
爲孝若澹泊我固安之矣丁卯舍人當之官戀庭闈有難色君趣
治裝誨吉以行舟行至文水舍人拜別上馬君曰兒勉旃昔人所

謂鳳凰池也君里居好行其德丙辰丁巳閒吳逆亂里有惡少年
十數輩公然爲劫闖入君室縛君榜掠甚楚良久釋去亂既定上
官按戶籍詰爲亂者主名里人大喜馳以告君愀然曰事聞則邑
子死於法株連蔓引且及無辜吾不忍也遂寢其事有掘煤爲業
者嘗數十百人集羅姓宅後斬伐其山形家言將不利於羅族羅
欲舉族徙君登山詰掘煤者曰煤利幾何而墜人之宗若等獨無
廬墓乎眾悟散去而羅族以甯君嘗以授徒貲倡復先祠又嘗修
橋梁以濟徒涉者遇老稚鰥寡廢疾輒贍給之多所存活以是言
出而人信之古所謂匹夫而化鄉人者歟癸亥歲督學使者高僉
事郡守陳君廉君行檄縣禮爲鄉飲大賓君辭弗就丙寅湯君以

文守吉安陸君蔚文宰廬陵則式廬而請曰令甲設義學以質行
者爲師先生其無讓君辭愈固令以名上於是君名駸駸聞京師
矣余嘗謂士大夫不言而躬行則鄉人化管幼安陳仲弓所居人
輒嚮慕固不以祿位容貌動人也若君者庶幾近之哉廬陵俗猶
近古而君以質行倡是可書也已君生於明天啟癸亥八月廿日
卒今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廿八日享年六十有七恭遇 覃恩敕
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元配郭生子幾人某某舍人卜葬君
於安福縣東鄉四十九都桐木坑之原銘曰
武功蜿蟺八百里鵠湖環抱桃花水盤礴東鄉桐木岡廬陵有道
藏於此泉清土厚宜松梓

右墓誌銘金德嘉撰

墓誌銘

卷之八十五
家範

--	--	--	--	--	--	--	--	--	--	--

沈幼升

公諱某字幼升先世自吳興分居華亭數傳至中書公生三子季
謹某禮部儒士始占籍嘉善是爲公五世祖曾祖諱某邑庠生祖
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公其長也公讀書務爲有用之學補博士弟
子員嘗赴省試值歲大祲道饑相望日擊慨傷悉解所齎貲振之
垂橐至會城稱貸竣事隨丁內艱哀毀逾制而是時明季荒亂相
仍奉父雲嵩公流離播徙墟落閒雖造次諷誦不輟及事稍定返
查溪舊廬日課蒼頭農事徧覓佳花果環植圃前後擁書數百卷
其中所愛惟陶杜詩晨夕微吟或與鄰翁溪友量晴雨話桑麻蕭
然有世外之想蓋是時遂不復畱意舉子業矣會歲復大旱查溪

左右百餘家皆乏食公出廩粟五百石貸之而不責其息曰吾不忍獨飽也公家僅中人產遇疫癘則施楫遇饑則做朱子社倉爲廣仁會生平所折券以百數晚聯吟社與其徒以各生日放生人謂公所居處民物俱被其利其仁愛如此以是鄉黨皆推爲善人君子鄉飲酒禮積廢久矣至是得公翕然以爲重然公天性孝友所施尤篤於親故世父沒無子雲嵩公悲不自勝公力爲經營喪葬雲嵩公至爲之輟哀姊錢貧寡撫弱甥爲其幼置室其他所爲具稱是與諸弟遊處欣欣然無一日離也某嘗識公二十年前旣編修君爲侍從京師公來視與相見執手道故見公顏色逾少精神充溢於時編修同年友雍邱劉君粵西鄧君尊甫皆以迎養來

京瀨江黃中允父某公亦需次都下數家父蒼頭白髮扶杖過從
是年冬適遇 覃恩皆得受 封兩代拜 恩闕下時公年七十
矣編修君以所得校書文綺之 賜製襲衣上之公服之而喜誠
君曰宜勉力無忘 上賜矣一時中外相傳爲太平盛事旣歸踰
年編修欲拜疏南省公寄書止之曰吾行治裝北上且儲糧舟中
矣未幾家人以訃至比子返里往弔其家其邑人往往稱述公不
置云公以康熙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 敕封文林
郎翰林院編修元配 贈孺人陸太夫人先公十餘年卒公思其
德不再娶云子辰垣康熙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銘孝
附例監生銘慎邑庠生銘新一殤會孫二編修君將卜吉與陸孺

人合葬於某原謂某曰君幸知吾父願有述也某不敢辭謹狀

右行狀姜宸英撰

陰長庚

公陰姓甯化望族諱長庚字列白晚更號夢庵祖桐鄉縣丞和字
父迪功慶餘桐鄉君曾夢太白星降於其家再日而生公故因爲
公名公幼奇敏長益嗜學試諸生高等餼於膠庠者三十年應歲
貢廷對銓除得漳州府長泰縣學訓導人士方趨向恐後顧公性
恬淡不耐簪黻纔一歲卽告歸公長身修髯吐辭若洪鐘矩步方
嚴不妄言笑事兩親白首孺慕親衰時赴賓朋之會不見燭輒先
告退日堂上恐倚閭相望也家固素封出粟振饑指困折券急人
之難全人之婚不一事 清初定鼎邑有餘氛郡將領師搜討係
累無辜約百十人公冒險代爲別白盡得脫殊死又出財贖其子

女無算事定各詣門請謝公槩拒弗納若未嘗有是事也甲寅閏
藩變起叛將劉應麟誅求外邑射金錢防卒乘風肆剽奪而公家
被掠最深一二邑子夙昔衣食於公者反爲盜導繼恐事平詬責
夜持斧踰垣將甘心於公絕後患忽雷電交作兇人膽落棄斧奔
逸公終恐蹈危機謀避害三山舟泊永安與鄰舟聯杙就寢逮曉
見舟放中流去原泊已七里許各相駭歎咎舟子不戒至此及後
鄰舟至乃云昨夜中羣賊三四持刀杖徧索公舟不得悔恨嘆喑
而去始相吐舌慶更生謂得神之默庇俾先出於險也渡九龍又
幾陷不測卒得全無恙邑人李公元仲爲作福善說數千言葉公
慧生更爲記述其事昔司馬子長傳伯夷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及論列賢豪愚不肖報施之殊復以爲天道安在若學博君數經水火盜賊之虞皆有鬼神陰相呵護若影之於形聲之於響無絲豪差忒使公久視長年矜式於里黨鄉閭庶幾使人曉然知善人之必可爲報應之必不爽而柰何其不恆駐人世也公生萬厯某年七月初三日卒康熙辛未七月初十日配伍孺人先公卒子二長上升庠生入監吏部考授縣佐次上晉女二一適邑增生雷雨潤一適伍盾寬孫五人承天承華承暉承光承昌孫女六人嫁娶皆名族今葬君於某山之原得某向銘曰

危或先之險或相之疇爲善而不卒福耶公則身之其厥昌於後也奕世儀之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沈之璘

沈之璘字玉文本姓劉父曙明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縣令道梗不能赴 本朝定鼎隱居蠡口舟山兵變南昌公有名於籍兩江總制洪承疇令捕送江甯不肯屈遂遇害南昌公之初被禍也吏役猝至長子蕃以下皆就縛之璘生甫期月呱呱棄壁下吏爭取所有獨沈叟奉橋見而哀焉乞歸爲養子太守許之之璘稍長知爲劉氏子當食輒以鮭菜祭其先祖私自涕泣弱冠補吳縣學官弟子食廩餼名籍甚先是諸兄俱逮繫至京劉氏一門幾無完卵會赦還有勸之璘歸宗者乃泣曰歸劉固當願璘祿祿邁患難微沈氏其不陷於溝壑者幾希卵翼之恩詎可忘況又無他子因泣

不已伯兄蕃後訪知之璘與其拜劉氏祖墓下然之璘卒不忍歸者以沈氏無後也迨沈叟卒喪祭以禮之璘爲人端直而仁慈以古人爲師法雖燕居言笑不苟授經於外館穀供館粥不給嘗雜糲覈以食居三楹不蔽風雨衣冠故敝而性潔清不妄取嘗有老父於賓興歲袖金贈之曰某老矣有田爲豪右所侵公固長者當貴他日幸庇我之璘固謝之又嘗入市易錢歸浮其數亟返之其廉潔如此爲詩文磊落拔俗與人辨說所學必旁引曲證務發明經義之奧爲諸生三十年貢入太學而卒

李果曰吾友王貢士聞遠嘗謂玉文文學篤行宜在儒林獨行傳惜四方無知之者而今死矣嗟呼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玉文之

謂也子文照諸生次其呂初復劉姓應童子試輒不錄後改沈遂
補某縣學生亦奇矣其伯兄西翰余識之西翰卽蕃也前諸生有
文名年雖老尚精悍有慷慨之槩蓋亦先卒矣感其事并述之

右傳李果撰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四

三

錢樞初

國子生錢君旣卒其子炆衰經稽顙請予作狀予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瑄陸閣學棻予中表兄弟也炆又從予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己本末義無可辭狀曰君諱樞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遷村本姓何氏始祖某於洪武中坐事戍黔屬其次子某於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薇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曾祖周內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莊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

事還卒於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服除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畱松溪唐藩建國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謀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楨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卽引歸鹽豉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周其族儔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楨歿以所愛子燔爲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窳必薦新於祠屋至於私錢出入無錙釐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薄厚不嗇不濫人咸服君治家之有法

而予嘗遇君於舅氏所劇談古今事君世受尙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別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財之方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祇依戶籍爲憑不以疆界分畫故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迨萬厯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縣爭訐紛綸不已蓋至今猶然江浙賦夙重吳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稅有輸官七斗餘者君爲論辨其非是謂禍始於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稅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五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百餘頃故其賦

於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嵌田之故著論萬言
推行事始更端詰難其言旨悉與予合予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
君娶陸氏繼娶吳氏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女十人嗚呼今
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註百翻兔園之冊足以取科第而
有餘問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
其家學彊直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鹽筴之源犁然有會於心
發爲論辨無異建始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於時終老牖下人
亦罕有知者此予因爝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右行狀朱彝尊撰

蔣維城 蔣德竣

甫里在吳城東南四十里唐高士陸魯望祠在焉祠之旁有室數楹曰蔣公祠蓋以祀鄉先生公表公遜者也兩先生故產於吳之婁門康熙初遇歲大祲公遜設廠甫里煮粥以振公表左右之尤西塘先生詩云唯有角川人鼓腹蔣家雖瘦萬家肥蓋實錄也厥後公遜卒土人以公遜有造於甫里建祠祀之其後南翔饑公表移穀三百石振之全活無算公表歿南翔之民泣而言曰我鄉無以祀公有角川祠在盍以祀兩公於一堂遂告之有司上其事於督撫許之由是兩先生咸祀於甫里里人以二丁奔走祠下修祀事焉予惟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方夫

菜色盈野卒然毀家援手溝壑固其一體之仁感發於不能自己
夫豈意其流聲邑壤哉然而秉彝之好奕世同心尸而祝之亦斯
民之所不能自己也公表諱維城以貢生老公遜諱德峻擢上第
終以不仕家素封能緩急人於死生呼吸閒所濟者甚眾卽甫里
之事觀之其槩可知矣啟豐以鄉曲後進瞻公之祠歸然湖濱仿
彿其生平不勝仰止之思焉爰爲歌以侑二公歌曰

唯桑梓蔭四垂盼雲中奉靈旗神之來錫爾釐昆與季吹壘篴工
奏樂史陳詞樂公社庚桑尸孚以誠公無私佑我民比羅池神之
去颿輪馳歲無禋風雨時薄夫敦百世師

右合祠碑彭啟豐撰

郭允觀

先生姓郭氏諱允觀海若其字山陽縣學生少持重跬步不苟學者皆尊事之師道尊嚴游其門者至數百人閩都御史子弗閑於教訓都御史弗能禁先生以歲首謁文廟遭閩子於途衣婦人衣怒褫之子杖二十且日閩氏子非吾徒也都御史踵門因請乃羈縻之蓋見絕於先生之門懼鄉里終身以爲貶議其言規行矩風度凝遠者不問而知爲郭公弟子也閩中黃文煥令山陽時器先生及王元齡沃起龍起鳳兄弟文煥欲成其才懼諸生以貧故授徒而荒己業俾各以私干令君度可以潤膏火一意爲捷得之術而已三人者皆大喜過望請託無休時獨先生謝不欲文煥以此

益重之鄰災延燒數十家先生親殯在堂卒不得動火及門先生號泣徬徨闔門伏棺上欲與親骨俱燼四圍盡焚而先生居舍巋然獨存令表其廬曰孝子之門海州一老生與先生同姓避亂攜妾僑山陽有子八齡而同姓病困妾苦嘯慮無以送死存孤同姓曰聞此閒有郭海若先生義士也亟請以往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先生深念久之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去旦日復往謂同姓曰公可以瞑矣吾開舍旁一室以閉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吾令人穴其窗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八歲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衾斂更不足爲公憂何如同姓遂瞑先生殯葬之成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

館餼之久不厭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學官弟子於是同姓妾閉置已十年先生乃破戶出之俾與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絕之託吾家貧本不足以贍若母子顧義不得辭耳今若長宜自供母而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爲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爲生也同姓子與其母感泣乃謝去先生老友咸翁默爲余言先生行誼卓卓可稱道多此類余撫其廉正孝友之大略書之又歎近時民間多不守踰月之制或拘忌時日或妄希吉壤有數世不葬其親者至用鐵索懸棺旁舍鼠穴蛛網雨蝕塵封甚有慘罹兵燹掇拾朽骨於煨燼之餘者此皆余目所親見蓋久淹之禍往往至於如此先生獨能以其誠孝格天呼籲之間至可以回祝融之怒獨恨未從咸翁

細詢先生居喪幾時幾蹈不測而吾有以知先生必非肯久淹親
匱如吾上所言也咸翁又言先生才高數奇亦自信其不能順時
以取榮譽而竟淹鬱以終老蓋志乎古者必遺乎今豈獨先生爲
憾事也哉

右傳張符驥撰

韓光曉

韓氏其先魏王琦家在相州宋亂相州數被兵國子祭酒曰永實始遷洪洞當其時洪洞之韓累數世不仕然皆屈首受詩書尤精黃岐之學能以業其家所活人大多功蓋與古之良相者侔洪洞之人曰真韓王裔孫也前明成化中以進士起家累官戶部尙書日文有直聲最後抗章暴劉瑾罪武宗驚泣爲不食瑾矯旨奪尙書官下詔獄瑾誅復尙書嘉靖初數薦不起晉太子太保賜誥褒美卒贈太傅諡忠定忠定公子士聰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以瑾故奪官於是韓氏始大顯名於時矣君諱光曉字旭白高唐公五世孫祖汝松家齋用素饒不省計喜施至靡財單幣洪洞人

謂韓氏世有其德父承寵濟南同知敦樸謹愿能繼父志不屑以財自雄然時以其畱餘稍稍用鹽筴才足給食指遂移其家津門在濟南既不樂仕宦解其官歸曰吾韓氏世有德於洪洞吾其可遠先人之墓廬且洪洞人愛我吾必歸歸次曲陽無疾而卒君時獨從哀號路側過者酸鼻既歸葬會京東兵君母亢畱張灣及於難君卒遭變執喪行古制雖士大夫習禮者莫能過焉濟南公二子君其季與伯氏異母君母亢安人初亢氏善富高貲亢之來歸也豐其匳金累數萬濟南公曰季亢之自出也金必歸季後君皆以金歸伯氏里中賈豎素怨伯氏訟伯氏欺其孤君曰我固讓吾兄由是訟者大屈君事兄如嚴父待兄之子如己子人高其行化

漸於鄉焉君嘗爲博士弟子員嶄嶄立名譽妒媿者妒其能將遺書督學使者使黜君然其人陽與君相交驩傭奴數數來奴誤謂遺君者遂以書抵君君視書噉然語奴非遺我也奴持書去後君竟用是黜君終不語家人以故妒者後覺之大慚恚曰吾傷長者無面目自活其意度行事多此類 封文林郎娶亢氏 封孺人子象起主事象起初爲福山令有異政

陳子曰今人爲其父母傳者直以爲誌表之餘事耳豈真能知文字之可貴哉夫人不皆有奇德卓行故傳者尤往往難之象起之求傳其親獨異焉曰誌以納諸幽表以揭其外然而不皆可行世致遠也於傳乎是重敢以煩公余見今戶部尙書福山王公嘗數

稱福山之政有異王韓婚也故語韓事有足徵及退而考其家世
奇德卓行果皆可傳也是以敘著於篇嗚呼韓君之賢知文字之
可貴如此而大司農謂韓君曰今之名能文而可爲子先人傳者
陳子也夫王公擇人而使爲文則福山之爲政其得於鄉邑賢大
夫也有由然矣

右傳陳廷敬撰

彭萬崑

余祖先將軍諱萬崑號玉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嵩甫六歲遭伯氏變貧無以爲資然慷慨有大志常以濟困扶危爲己任歲旱貸粟於鄉人朱翁翁善鑑奇之歎曰逆宦擅權盜賊橫溢世將亂能障此方者必君也請以子孫託遂指粟數困遺之後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都據藩府僭國號大西土賊蠡起眉有鐵腳板丹有蕭永道先將軍團鄉勇力爲防衛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撫南王劉文秀屠川南始邛蒲次及丹營丹城外先將軍計款賊且覘動靜於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裹絛甲藏利刃牽牛擔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

劍交加光寒射目從人俯首次進股慄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
詰來意語未畢忽從人藏刃墮地鏗然有聲賊叱縛帳下詰以故
從人畏賊舌強不能下先將軍從傍應曰某等去將軍營數十里
防路盜劫藏刃自衛無他意也且某僅八人計何能爲賊釋之遂
歸暗據扼要備賊賊亦旋引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村殘害幾盡
獨吾鄉安堵如故邑之避賊者多依焉獻逆之據成都也悉將楚
蜀所掠金載船數百欲順流下嘉陽明參將楊展起兵大破賊於
眉之江口焚其船其金盡沒江中賊逃遁先是川北土賊姚黃黨
袁韜武大定聞展舉事往投展展愛其勇倚爲腹心及賊敗韜屯
青神大定屯犍爲展屯嘉陽兵勢甚壯然展名方盛負其才貌視

韜與大定兩人陽附展而陰實忌之常有圖展志適展壽日密謀置酒殺之遂圍展宅展子景新率從騎三百自黎雅奔過鐵鎖橋三百騎悉沒橋下景新勢窮乃趨先將軍甫設食而韜眾已駐余家五里外矣景新遑遽失箸泣語先將軍曰願就縛毋以我累君先將軍曰事急矣公子第行擇駿馬令由閒道越蒲邛以奔成都囑之曰賊追必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以阻賊公子渡江當沈船毋使得渡吾自有計以退賊因率鄉老數輩俯近道傍以實告韜等熟視之不疑也問去幾何矣曰未踰時何道可及曰閒道近大道較易行韜從大道因令導者紆其途景新甫渡江卽沈船殺渡夫韜至新津急不得渡而景新已脫去楊氏之不絕者先

將軍力也我朝大軍既誅獻賊於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成裔復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聞風負印以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亂警報至成都制軍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誰能探賊虛實者或以丹棱界連黎雅舉先將軍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余家世戚爲人有幹略會與先將軍相犄拒賊者也召至詢之先將軍曰某聞師出有兩道一由邛州一由洪雅洪雅地僻而徑險賊不知備將軍大軍揚言出邛而以奇兵襲之可以破賊且傳言賊喜僧此亦易計耳遂辭歸遣幹僕削髮易衣乞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剋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佯敗賊悉眾來馳奇軍突入豎旗鳴鼓

縱火焚其巢火燄盪天賊回顧驚亂夾擊之斬赫成裔眾悉降制
軍語先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以都督僉事割付張如之先
將軍堅辭制軍不能屈張宦數年亦歸先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
無所計當蜀遭賊變人人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千錢人不
得食道路死者相枕藉先將軍家有餘蓄設粥廠於通衢之傍四
方就食者日不暇給復擇膏腴地種芋及黍稗可食之物以續之
三年所活數千人鄉官裔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逆先將軍撫
爲己子誨之成給以業後卒爲所陷幾覆其家事白終不與較是
二事者父老至今百年來猶歎息稱說之年八十八卒以孫肇洙
贈承德郎孫端淑 贈奉政大夫孫端節 贈懷遠將軍臨危屬

子孫曰余不幸少孤履險涉危四十餘年賴先人澤至今吾無德
以及子孫惟忠惟孝克勤克儉毋蓄舊怨而侮鰥寡各守厥訓以
啟後人卒之日遠近聞之多爲流涕云

右家傳彭端淑撰

龐克慎

龐貞文先生克慎河間任邱人父招俊以尙書名家母曹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平多大節始爲諸生時值崇禎壬午之難母氏殉節最烈先生痛不欲生旣而曰是重死吾母也盍圖所以不死吾母者於是乃哀籲當路事得上聞列祀典性友愛兄弟將析居悉推膏腴田於伯季而自占其磽确者人以此多之好讀書家貧不能購口手錄萬言積久成帙以經學教授鄉里稱老宿云樂善喜施不責其報同邑井安人者故戶部劉正吾妻先生之親戚諸母行也當鼎革後貧且老先生時周之過必治具惟謹安人感而泣曰吾昔富貴時戚里受吾惠者多矣使皆如公吾何憂飢寒乎

時有責學子束脩者將質之官或告之曰此可令龐先生知否其人慚而止初先生之爲諸生也鄉有大璫聞其名以厚貲屬爲書記先生辭焉及崇禎癸未流賊將犯北京其渠帥有由固關入者士人多具名紙稱順民以迎先生曰賊逆天犯上凡戴毛髮立天地間者當爲國復仇柰何順之獨不往嗚呼先生可謂善守其身矣當熹宗時天下未亂璫勢之成率士大夫爲之吾聞諸耆舊云璫之初起懼士大夫議其後每奏牘入則惴惴然恐因稍稍餌之或染其指搦其首遂能兒子薦紳輩使反噬正直血肉狼籍北寺獄慘矣於是士氣奄奄若死灰敗絮然而盜賊因以起則又有忌功議撫以誤國是者若而人坐視翻城倒戈如秦越人之肥瘠以

致跋扈之帥養寇自肥又何誅焉假令當時士大夫有見幾守正如先生者必能謹於禍始俾天下無事何至以鉤黨致寇覆人邦家乎先生學既成九舉不第終不屑以他途進年八十有六以疾終長子埜己未進士由庶吉士授戶部郎知建甯府以忤時去官世稱雪崖先生

呂履恆曰予官京師鍾茂宰聖輿爲予言龐氏世居吾邱壽王臺側稱令族雪崖正道直行有父風以孝友施於政尤善爲詩予嘗讀之思一見其人不可得及觀貞文先生狀中多嫩行不勝書書其大節關治亂者俾後之君子論其世知所法守焉

右傳呂履恆撰

楊可需

楊可需字恆齋湖南新化人六歲時羣兒擁之入山遇虎皆驚走可需獨以手麾之虎徐徐去見者驚異長好讀書性端嚴嘗館安化之藍田墨溪兩拒奔女有梁姓惡少市虎也一日醉毆其所私婦婦急逃可需所匿焉惡少跡之見可需卽低頭去後竟改行會連年癘疫可需爲文禱於社公疫遂解有所識某負逋窘甚將自盡可需爲貸償之某得不死事父母最孝父母病隨臥牀下病已始去其至性如此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詩集卷之六

七

吳爾襄

吳君爾襄字贊公歛西溪南人也少以養親服賈於豫章時值滇閩叛亂樂安鄰偏閩疆閩寇突至城且破君爲倡率少壯力爲防禦而樂安得免殘僂樂安教諭許君者端人也義不受賊污將以身殉而夙知吳君行義長者屬君以其妻子君許諾許君旣畢命而君哭之慟爲經紀其喪而厚資之以得扶柩歸葬臨川人聞君名且久亦以寇告君君卽買舟奔赴說邑令同盟諸生於泮宮更募鄉民壯勇者共爲防守之計及王師至而寇平君率眾迎於道左且爲民請命其所以保障臨川者猶之其在樂安也饒賊寇新安君以老母在堂遄歸省視至吳城賊黨舉礮火擊其舟而君

得飛帆疾過蓋其孝思若爲天所佑云其後十餘年君在漢上夏
逆以裁兵故而倡亂居民洶洶逃匿君以漢上屯鹽六百餘萬石
匪惟商資抑且國賦所出復團結鄉兵固守而漢陽亦賴君以全
蓋吳君以羈旅暫寓江漢之地而數爲居民捍禦災患其智勇有
過人者然其居恆訥訥然人見之以爲無所短長也
贊曰天下未嘗無才而伏處山巖爲上之人所不知者多矣夫古
者聖王之治天下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後愚不肖者皆有
以自託而各遂其生夫爲天下得人是固在執政哉

右傳劉大槐撰

李生春

李叟振陽諱生春商邱人世居邑西南鄙薄有田廬力耕而好義有從伯者善治生織齋自刻苦銖累所積至八百金比疾革趣召叟至則無所語如是者數終不及語而卒叟奉諱往赴則管筮者迎哭戶內已而指槩中裝謂叟曰此汝伯終身所蓄也遺命畀汝與而兄平分之向之所以屢召汝而終無言者凡爲此耳叟聞之哭曰伯雖無子固有女在此八百金皆伯父忍嗜慾瘖手足所經畫而積貯者也豈不欲有子而遺之不幸終無所出而至於大故願以義割恩不畀其女而畀某兄弟某何心私擅之昧義而傷伯之隱向之所以數召而終無語者固命我矣願以某所應分者均

之二姊焉及兄至奉其半以進而告之故兄曰汝能是其以我爲獨匪人耶其悉輟以資伯女勿更言受金事也已行義而因以善乎其兄其動物之誠蓋可知己人嘗售宅與叟者質劑旣立予之直矣乃不責以移居述數歲聞其家有闕牆變察知其由蓋以移房故叟置酒召其兄弟曰野人幸有數椽庇風雨忍使同氣異宮而交相爲瘡乎因折其券棄之曰汝兄弟其終有此毫末之直聊供伯仲一日歡至今其人猶宅爾宅過者未嘗不指之以爲叟德也其後質遷嘉善有負其貨至數百緡者計無以償謀鬻其子之夫婦以辦叟遽止之曰奈何以抵債傷父子恩勿庸其人含悲謝曰公德我良厚無以報卽輟子夫婦終事公叟曰欲完人骨肉而

自有之是陽義而陰爲利也余豈忍出此揮去不顧且面質牙人
絕更責之竇然後解維放舟焉叟之重義輕財多如此其他焚券
還遺梁津璧路甚夥鄉黨類能言之故遠近親疏無不飲其醇而
歸心焉叟今年近百歲子姓日繁田園增闢且延師家塾以訓眾
孫昔南陽樊重善農稼好貨殖振贍宗族惠及鄉閭折券棄責者
常百萬其後一姓五侯貴盛無與爲比說者疑叟之所以延師訓
子孫者儻挾其陰德以規後福冀於門之終大而叟之意殊不然
嘗聞之吾友張介人曰余稔叟懿行者久閒訪其家入門器物秩
秩僮容遯遯子弟雖涖樸而方雅可挹儼然高隱家風請與主人
相見則以衰老不能成禮辭固以請久之兩孫扶以出其視聽猶

聰明揖讓咸不愆於儀坐定乃述先朝太平遺事曰野人生世久
憶萬厯中葉方爲童子見一時器物堅樸風俗淳美不知爾日城
市士大夫好尙爲何如田野之間廬落稠密桑麻蔚秀男問耕女
問織父兄無服勤之勞子弟絕游手之適敦禮讓知廉恥歲時伏
臘長老飽蓮子冠素紬衣乘牝馬駕柴車相與往來其樂夜半外
戶不閉雞豚牛羊以露地爲牢欄財物遺於路雖累日過者睨之
而不敢拾也蓋閭閻之間苟有財利是尙因而勃諍鬪爭則鄉黨
擯不與齒父母亦羞以爲子犯者愧赧避匿若無地以自容骨肉
之誼厚而長幼之分明野人耳擣目染遂成自然故往往視苟得
爲塵垢方避之而猶恐其見浼甯容有覬心焉非有奇行高節足

以致顯名跨等夷也近見利欲之中人者深一錢之較父子變色
恩誼以此薄訟獄以是興子弟去古遠不覩敦龐之風恐日役於
世習身教不足以挽之聞劉先生志學而慕古故延致於家使以
義理澆培子弟之良心知循分守常賤貨貴德以不失彼都之舊
焉於願畢矣野人故農家不知詩書然親黨中嘗有作秀才者聞
其誦讀聞識其言每於中夜無寐時追溯疇昔如夢華胥所謂願
瞻周道中心怛兮者於心戚戚不勝有愾我寤歎之感焉余不幾
爲天下之倖民也哉介人更叩其隱德叟笑曰微行細事輒騰聞
君子何隱爲觀叟之言似有道者不僅一節之士可槩云
論曰太史公曰吾嘗讀孟子而知利之爲害甚烈也毒流於人心

而禍中於君父然卒未有以此爲戒者雖以孟子亞聖之才以仁義號呼而拯救之究以無補乃李叟居田野之中無詩書之牖特以漸摩王澤者久故雖世變風移猶然以嗜利爲深恥豈非習俗之美端有賴於倡之者哉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然則轉移化導之機豈可置之不講使舉世淪胥以痛也耶嗚呼

右傳田蘭芳撰

陳孟壯

宣化農者陳其姓孟壯其名潮州饒平人也世居宣化里事農業
日未識詩書然性狷介家貧絲毫不苟取里人異之一日往黃岡
買米負以歸量之多一斗愕然曰咄嗟彼誤也我不可受家人曰
天賜也誤自彼於君何與且當其時則還之今已負至家相距二
十餘里何辭爲壯曰不可非其有而取之盜也被雖自失誤我奈
何欺天日乎卽負斗米疾走至黃岡送還之與人渡澳山樵採爲
颶風所阻不得歸眾競竊園閒番薯以食壯獨否或勸之曰非義
也甯餓死旦日風不息或又勸之仍不可餓三日而歸其生平行
事多此類

論曰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若壯者眞堯舜之民也身爲山農目不知書立心制行不欺天日如此雖伊尹伯夷猶將揖而進之敢以凡民目之耶士大夫居其位賤其民欺其君蠹其國者視陳氏子何如哉

右小傳藍鼎元撰

萬玉

萬玉湖南桃源人萬國安僕也國安六十無子玉勸納妾生一子嫡庶不和玉多方調護國安遘篤疾玉割股療之得享大年

右傳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四

臣

嚴篤葺 嚴玉人

六世父重承公喜與子姪輩述先德煜垂髫時識世父言曾祖篤葺公玉人公兄弟軼事當順治初年明督師何騰蛟招降李赤心等闖賊十三營其黨牛萬才稱將軍率眾數萬屯激浦就食肆屠戮篤葺公家素封爲賊黨所執拷掠索金帛牛覩公狀貌偉之語若不降且殺若公憤然曰將軍今日殺某某且爲厲鬼殺將軍牛笑曰我已歸何督師汝胡爲者會有逸來駿騎劣甚數十人不能繫牛令曰能得馬者拔百夫長公笑曰是何難牛奇公釋縛往公持尺布迎馬首羃之一躍而上馳營三市牛大喜卽授公百夫長公佯許之時玉人公亦被他賊執至營玉人公詭言姓名牛見其

儒雅書生令充記室督府上下文檄皆司之兄弟時相會潛謀圖賊數月牛移營至湘鄉邵陽界固山線某率兵進剿營相距不遠公陰與通約內應時賊營背大山前阻溪澗會黑夜大風線率壯士三十人蟻附以登襲賊營公縱火焚棚帳應之風狂火猛公大呼殺賊賊驚竄被焚墜澗死者無算牛乘夜遁去公兄弟拔身歸歸則里中村莊被賊焚燬盡廬舍蕩然蓬蒿叢生徧地親屬無一存兄弟兩人形影相弔誅茅架小棚棲止采野蒿和草根以食就屋基栽蔬種瓜蔬忽瓦礫中得藏金十餘笏乃市牛種理舊業耕種之篤菴公勤穡事玉人公善經營十餘年復素封之舊篤菴公性慷慨好施與賊平後宗人戚畹繼歸者多倚公公爲貸種分佃

藉以成立者數十家兄弟怡怡老而彌篤年九十餘與玉人公先後終玉人公性機警能文章年未弱冠崇禎間列高等生食廩餼國初功令先朝士人許以原舉貢生員試用邑學博屢招公公言憂患餘生學殖荒陋辭不就年五十餘子身至峽溪就祖義士公坐旁結小庵以處布衣粥飯日焚香讀周易歲時閒一歸視篤葬公不宿輒去子姪往視教以忠厚勤儉人世事一無所聞篤葬公沒歸哭送葬後不復至家枯寂如老衲三十年一日遣僮語家人約某日歸子姪女孫內眷齊集以俟時公年八十一至日公歸步履如少壯不持杖子姓內眷數十人迎村外公一一問訊有不識者詢其名字至家則沐浴葛巾深衣焚香禮祖先日午公命移几

坐庭中眾子姓環立公徐曰吾年少爲名諸生思見諸事功遭時
變亂一家少長死於賊先人宗祀幾絕吾兄弟二人僅存今子姓
林立熙然爲太平百姓吾始願不及此也今幸從吾兄以壽考終
卽以巾服斂勿作佛事子姓欷歔不遑刻揮手曰余去矣遂瞑目
而逝

右書軼事嚴如煜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目錄

卓行八

楊越

喻全易

郭節

朱玉章

譚士琰

唐自仁

曾啟先

俞紉 俞綰

毛癱子

陳玉綸

江世鼈 族兄國詔

蔣三謨

錢陞

王山

勞倣融

沈以庠

陳坊

藍九廷

石崙森

王仁綱

劉國友

補錄

石崙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湖陰李桓輯

卓行八

楊越

先生姓楊氏名春華字友聲世居山陰之安城故號安城先生幼
尚義年二十四遭變壬寅以友難偕妻范氏流甯古塔母老子賓
年十三寶五歲賓牽衣哭先生曰我不幸徙絕塞義爾非所恨恨
不能養母若長爲我養母不必爲制舉業但讀漢書以古文詞成
名則我子矣甯古塔金元鶻里改明奴兒干地也環山虎兒哈河
繞其前土人多阿機衣魚皮或以麕鹿護臘草爲絛產秫黍稗子

麥蕎穰居東南向破木爲牆覆莎草夜然糠鐙糠鐙者以糠黏麻
稽然火插壁上食器皆剝木先生貌偉岸黑面虬鬚長七尺性抗
爽數濟人危難塞外招漢人爲商賈且饒同難者多賴以存活贖
免爲奴婢者十餘人先是罪者率徙尙陽堡堡在開原東四十里
後得罪者益眾乃改甯古塔曰開原東行七八百里由小吳喇渡
混同江又千里始達率野宿峽泥深不知底冰陸融馬蹋塔子頭
車布板過陷則葬其中窩穢者叢蔚也那木色齊最大千年老樹
椴柞椴柞駢駢五六十里冥晦不見日根蟠突起碗礫天寒斷冰
結馬不能前春夏淖數尺窪爲沼蟲蚋白晝戟攢齧人馬馬多死
夜燎火爲衛虎狼魑魅叫嘯響山谷先生出塞時大雪行者耳鼻

皆觸手墮先生氣益壯所至披襟吟詩不輟至則謾罵其守土將士將士駭無敢侮久之知其義槩將軍禮爲師從而感化助人婚喪窮困者恐後吝則嗤之曰何以見楊馬法馬法猶長老最尊之稱故以之稱先生焉賓以文學篤行游公卿間實負氣敢爲事祖母俱至孝嘗出塞省先生見不相識痛幾絕先生長嘯不涕孔和尚者江陰人素陰賊數挾私興大獄殺人流甯古塔者以百計先生其一也後亦以罪流庚午正月賓見其次子忽發狂持刀擬之唾且罵曰和尚爾惡極矣吾索爾三十年不得今必殺爾和尚惶恐奔去子逐之舉斲石擊幾中眾繫之官數日甦而其後卒殺和尚賓寶謀所以歸先生者數矣凡二十餘年卒不得辛未先生年

七十寶再出省數旬先生卒而寶號泣奔走經營歲餘竟得請使
寶奉母扶先生親歸故里以葬人皆以義孝之報云

王源曰楊賓著柳邊大略紀塞外事甚詳因言甯古塔自先生至
後風移俗易乃知昔所稱王彥方管幼安事不虛也又言出謁時
先生年六十有八尙健善飯糠糲下作小楷不眩而言及同事朱
伯虎吳佩遠輩則欷歔泣下不能止以先生意氣似願期尙可待
乃越二載而先生竟死豈其無遺憾也歎可悲也

右傳王源撰

按楊先生改
名越見後篇

安城楊公故山陰處士也父蕃明鎮江副總兵官生四子長卽公
少喜讀書任俠年十七爲諸生思陵未造天下多故慨然有濟世

志與里中高才生及四方豪俊交名日起然坐是流離絕域數十年而歿始公與朱伯虎吳佩遠魏雪竇游奴視齷齪士士亦莫之敢近及伯虎死佩遠入滇雪竇爲怨家所搆稱與張煌言交通罪不宥詞連長興錢允武允武妻貸千金屬公營救書爲邏者所獲嚴拷允武索公甚急允武死不承公遣人謂允武曰吾名在牘詎能免我出則君冤白白毋自苦也遂詣獄獄具魏錢坐死公流甯古塔康熙壬寅仲冬也時大雪出塞膚肉凍結耳鼻手指觸物輒墮過混同江入那木色齊喬木夾道蔽日月老根穿裂石罅冰雪灌積馬行輒踣豹虎罔兩白晝嘯呼徹山谷同行者慟哭惴惴不免公獨周覽山川險阨歷書所見作詩歌紀其事不異平日明年

仲春抵甯古塔爲金元上京會甯府地近冷山五國城距京城三千里矣土人及駐防將士皆樸魯衣魚皮漢人以罪至者多依爲生傭使之公至獨爲屋以居入山伐木壘土石爲炕皆身自擘畫土人初奇公狀貌至是益服其才公稍出漢物與市土人貴漢物爭出菽粟來易遂約漢人其賈菽粟漸饒土人旣仰給於賈不敢輕漢人矣公曰未也尙不知禮教於是教之讀書崇退讓躬自養老撫孤贖官奴婢同難蕭山李兼汝蘇州書賈朱方初沐黔國忠顯弟忠禎皆廩焉贖朱大典孫婦劉振英河南李天然及其弟諸生希聲夫婦湖廣衛守備王某皆罪隸也凡貧不能舉火及婚喪者公爲倡率周之富人感其義爭助公以不與爲恥曰吾不可以

見楊長者公居甯古塔數十年安其俗嘗奉巴將軍檄練水師混
同江禦俄羅斯移家小烏喇旣而罷歸性至孝母喪年餘訃至哀
毀骨立噉粥杜門三年子賓出塞省公公年六十八鬢髮未半白
善飯步履如飛燈下能小楷語至夜分以爲常賓歸訟冤 闕下
南巡復叩 闕請率妻子代戍衛士箠之幾斃卒格不行公竟歿
戍所康熙辛未季冬也年七十公黑而長修髯偉幹見者畏之娶
范氏公出塞例僉妻行或請代范夫人毅然不可三子賓寶寵皆
夫人出公歿不得反葬賓寶泣請西曹幾二載憐而許之夫人扶
柩入關土漢送者哭聲填路公初名春華字友聲出塞更名越號
安城其所居鄉也公仲弟某官總兵公得罪後事母撫子女成立

傳無南顧憂三子皆有聞賓尤賢

逸史曰自公出塞鄉里以爲諱子兒時稍聞長者道其一二軼事
日久漸遺忘欲爲之傳恨未悉始末來都下見狀及銘多敘出塞
後事計公出塞年已四十豈四十以前竟碌碌無奇耶觀公始禍
處患難不媿古人而四十以前事竟無足記抑作者不忍言姑闕
之耶公瀕行語賓曰汝讀書嗚呼可以知其志矣

右傳略余懋杞撰

喻全易

喻生名全易字子更世聚族南昌早歲失怙恃俚俚無所依因流落江淮皈於乾竺從薙髮稱空門弟子焉然雖受具持戒繫心釋典而氣獨磊落欽寄英發不可制遇人紛難力排解見事不平輒怒髮揚眉脫所衣方袍以其身代犄角人皆呼爲顛僧云淮之北有豪強某肆毒里閭無不至里閭痛心疾首莫敢言喻生稔知恚甚欲刃之私自計吾緇流也秉西方聖人戒毋殺生微物且然況於人乎又念吾不殺若如此無辜者日受荼毒何竟約數同輩潛入其家喻生手刃之事聞官捕逮繫獄累累喻生則疾挺身自首日謀殺某而親殺之者小衲也諸人何與焉眾得省釋官亦憐喻

生公正發憤業自訟從減論於是江淮南北無不知有顛僧者嚮興化邑洊饑展轉溝壑相枕籍喻生率眾比邱急走退方雜募金錢粟米設糜以振存活甚眾邑中無賴者往以投旗爲名勾黨魚肉平民令莫敢問喻生則引士民嚮制府請嚴保甲立柱擊法遇有匪類至鄉十家眾共拊而縛之以獻於官風遂息嘗於塗肆中見眾數十擁一宦人欲戮辱之修舊怨也宦人惶遽不知所措喻生手執雙斧趨進大聲叱咤以所持斧擬數十人數十人皆辟易遂翼宦人出護還其家蓋急人之困脫人於難多如此諸所德喻生者往往奉金帛爲壽喻生則蹶然笑曰吾緇流也以不貪爲寶且吾之所以爲此直以遂其格格不可忍之性固非利若財也槩

無所取喻生爲僧數預人世事自知色相難除已亦遂舍業林回
視南昌室廬墳墓蓄髮娶妻生子而以肘後方青囊術自給云生
之還於俗也名動公卿間所交皆一時達人聞其嘗訪一友於官
友適遭吏議禍且劇交游親戚僕從皆如鶩引匿喻生獨左右之
會議獄喻生則謬爲其友僉僕應質堂下頭搶地伸兩足入三木
悲切哀號力雪主冤其友事旣白卽脫身去公卿益以此嘖嘖重
喻生

論曰喻生古之豪俠人也約略梗槩視史稱郭解季心貫高趙午
之行豈殊哉然余數晤生觀其狀貌都雅文弱疑必遇事循循退
縮難以其艱大者顧勇於爲義存亡死生不待再計而決行之何

也噫賢者不可測信夫

右傳闕撰人名氏

郭節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遺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答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毋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貲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

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肖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栢夏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酒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

七年

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誼爭無家人
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
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眾予聞之歐陽介
庵云

右傳魏禧撰

朱玉章

朱翁字玉章吾邑十五里西壩衝人與王翁某鄰舊爲性命友往來過從輒經日夕不去所與言相期古處王翁少貧無家年三十治生產田園累數十頃子三人皆籍諸生非其人不妄交獨厚翁一日過翁私語曰吾視吾子當得奇禍吾不及見矣非金無以活吾晚歲所居積謹瘞之獨不可令兒子知恐一費早盡吾與若異姓同懷微若無可託者他日偕若識其處幸勿洩也翁唯唯越二年王翁病劇招翁至屏左右家人語曰吾旦暮不起向所託難須臾緩矣手一冊固遺金數懇懇誌數言於尾告之瘞處令獨往視識勿忘且曰若年自承兒子禍在二十年後初速獄時幸勿言逮

勢窮事已無可奈何啟其囊乃克濟矣翁唯唯涕洟而起曰而勿慮其不終而言者有如此河翁自王翁之逝緘其口卽家人未偶露果二十年其子以葬母故罹於難幾不測議減猶有城旦之罰遷延五七載匱乏莫支欲售其腴產翁曰無庸而父有金曾語我爲爾兄弟今日故也掘園隙得八百金數月金盡又欲售產翁又曰無庸更有遺者伐盈把之桃掘其下得一千三百金涕泗言曰而善爲之吾可報吾友矣還其父手書之冊翁後年至百歲惜其家微賤未有以人瑞聞於朝者余耳此事久今年十月翁之孫文學元來謁余詢之其言與昔脗合爲之傳

贊曰朱翁行事余莫能詳迹其王姓藏金一節豈不當於古人求

之耶世人殉利忘義錙銖之微且探其隙攫爲己有謂二千金明
明知之而漠然無動於中者耶推此意千駟萬鍾弗顧可也史稱
鮑叔分金楊震卻金管甯揮金翁節操加數子一等矣且朋友一
倫其始也誓患難生死不相背負其後二心至於反復波瀾既墜
且下之石者比比也翁所謂久要不忘者與若王翁知其子更知
其友俱可云賢矣

右傳曹耀珩撰

下馬ノ人オ行テモ
文ヨリ

丁

譚士秘

譚生諱士秘字慕鄴世居沔陽與竟陵同系其曾祖中萬厯進士
慕鄴以名族子好讀書家雖中落性豪俠視貨財如土論文之暇
酷嗜弈親故及四方士夫樂從之游食客滿座樽酒盤飧日費數
千錢以是更貧窶游湖之南依余兄弟欲謀生產自給顧太傲岸
非文章意氣不通一刺尤嫉權貴人如仇雖宴集酬酢一權貴入
座俯首不言甚或拂衣去僦小莊居額其堂曰免死而已署聯於
板曰芸人之田爲己之學此足覘其磊落不羈之素抱矣敝篋中
短褐一芒鞋一他無長物所著五經鱗虛臆論史餓說諸帙常以
自攜在居停口戩手錄不釋雖賓至不起立與語不荅時流嗤之

某歲宴唐氏園林約曰無少長貴賤步履來一新貴獨後乘車下階除慕鄴怒衝冠大言叱之眾哄然笑某亦面赤不敢言遽入席慕鄴曰爵與齒弗如也吾之尊其德乎夷然自居上客眾又大笑無倫次畢坐慕鄴非甚無禮者蓋甚惡夫車中人所激然也越二年益無聊吾爲書游揚於鼎岳潭攸諸郡邑其倨嫚不禮及門而閤人辭者爲請謝之有敢題嵇喜爲凡鳥自比陶潛是乞兒句遂不復過又嘗錄贈余什遺客詩題書余名見之者詆慕鄴真狂夫奈何名曹君慕鄴曰此真俗客耳李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杜甫詩南尋禹穴見李白天古人情文質摯故直書名豈不重其友者昔一士官楚方伯家友夏遺存問伴至前曰吾家譚二郎遺汝書

羣吏呵斥方伯遽止之謂非吾友不畜此奴夫以家主僑榜首而無隆稱方伯尊秩爾汝之不顧必一立談一染翰咸尊奉之曰大人先生大人先生此何理哉浩然決反卒無一當余爲謀館於馬頭衝歲晚持脩脯歸過一貧戶夫死莫殮哀憐之割其半拮据自若嘗易粟誤多斗許負而還之其嚴取與樂善又如此年四十餘死吾里櫬未歸

贊曰譚君傲骨棱棱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其安命之安素矣窮乃見譚君然則君子殆不妨窮耶

右傳曹耀珩撰

匡章
三

三

唐自仁

自仁從主氏唐順偉精悍有膽識躬役於唐者三世克護主於難
養主於生全僕也而行義士矣余聞而壯之因識之順治初賊氛
未靖逃竄習爲固然仁主家七口匿山谷中獨畱仁照料於家日
貯飯蔬盃匕之屬筐齋以食偶遇賊山椒賊遽刃之仁遽仆佯死
賊遠乃起初仁製高領密縫布七層防不虞及是刃痕五層而止
利在迎刃而速仆入故未竟不者殆已比覓篋莫鄉仁臆憑盃之
破否卜主存亡迹而得諸麓盃有全者乃喜反家更齋以往主果
無恙日賊至涌至罄掠家中物仁睨某獨攫篋百金賊共雄視仁
招爲黨陽宵之隨至賊所止地先覩得某賊匿金處乘間陰納諸

懷某懼眾攻其私忍弗敢張明日給賊賭騎射眾方整饬具輶先
躍馬著鞭而逸竟得脫急蹤主眷屬得伯仲二稚問主何在曰餓
已三日父覓食未回母先被擄仁攜稚安置好乃出遇主山峽中
導與稚一處又出訪主母聞以殉節投水死族有葬之者號痛而
反擇棲主幽僻資前金力作以濟養數年遷湘潭鑿塘伯仲教讀
婚娶皆恃仁主既沒伯質景德鎮死於痘兩孤方襁褓時仁年五
十矣奮然狂奔柩反葬循撫兩孤如前先是其主母窖藏七十金
及發窖金烏有仁循土墳鬆處掘十餘丈得金塘邊俗金走之說
良信尋買田如干畝曰荷塘生計遂給主家德之婦以婢生六子
乃令終計仁奔走數十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其生於刃脫於

携再全金於既失仁不惟義殆又智歟今荷塘田餉冊猶自仁名
唐氏後裔歲清明必掃其墓所以報也然仁在當日惟知有義耳
詎望報哉

右書事葛樹蕃撰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曾啟先

曾啟先字嗣賢湖南湘潭人明末從戎爲閣部何騰蛟所拔獻忠
陷武昌騰蛟縛血疏令啟先上變莊烈帝召對手賜詔書獎以金
帛牙將有誣民爲寇黨者廉得其狀悉釋之後奉母避亂山中

國朝經略洪承疇辟入幕府單騎諭降羅部鐵溪諸賊敘功以母
老辭歸康熙中逆藩吳三桂脅授僞職夜負母遁得免子世琮字
虹受原名用璜父沒值茶陵寇警舉邑奔竄咸勸之避世琮泣不
從寇至感其義舍去康熙己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典試廣東所
得多宿學旋監北新倉潔己任勞復監督天津水利經畫多成效
遷刑部主事敷平反疑獄博學工詩古文時推重之世琮子鈞字

天民號萬樓雍正五年以諸生舉賢良方正入一統志館分修五
路志愉郡王以師禮事之書成議敘授涼州經歷清水知縣卒於
官

右傳李元度撰

俞紉 俞綰

義與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紉字佩兮其弟曰綰字又申
佩兮之爲人也仁而明強而正早孤事母孝敬待又申甚有恩又
申外若疎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兮不爲貌承中心恭謹甚佩兮
能知人人賢不賢與之交可不可一見決事始萌芽曰後當何如
成敗利害無不驗者又申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談
嘲微中此其所長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兮弱冠
補博士弟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相繼爲達官今門
戶中落不一奮無以荅前人晝夜刻厲不問家有無日用不足促
家人鬻產以給日無恩我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盡東去制舉

文字自城邑徙居洞山師蔣偉章人學爲詩三年盡得其法帶經
抱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圃甚勤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行畔
閒呼咤指揮汗注如雨神色弗倦山居十餘年王子歲遘疾幾斃
秋稼被畝螟食其心公租私用無所出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
已不得志鬻產幾盡二人自此困於飢寒矣又申病中受氣訣病
起益喜養生家言終日鍵戶默坐廣眾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曩
時談諧嘯歌邈不可得佩兮旣窮困縱飲自放遇事愼憊飲輒倍
徑頽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
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躡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神以火導
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

亦死年五十並不盈佩兮無子

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爲賢也佩兮嚴於臨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堅不賢而能之乎又申旣熟神仙方士之說冠箬冠著道士服日以出家爲念緣佩兮病不果行及卒終身附棺以及葬埋勾貸自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也觀人於其大且難大且難者然斯無不然矣太史公傳伯夷叔齊傷其餓死而歸其咎於天余謂天與人以賢及與人以富貴壽考孰重輕耶旣得其重者又責其輕是無厭也然則人如二子卽不富貴與壽奚怨焉雖然假令二人遇太史公親見其賢與貧賤不壽以死其怨天當何如耶

右合傳備欣撰

毛癱子

毛癱子者天長人胎而癱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然雖乞人竊好義順治十六年海賊陷江甯天長亦爲鹽寇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門數日暴其屍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殮於演武廳寇平新令至聞其事大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爲養濟院長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勾者肩若騎而行者羣勾屬目甚榮之焉毛旣爲勾者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癱也不設几榻蓐草爲席妻臥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羣勾上壽賤而尊窶而樂者也一日當除夕妻妾置酒已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

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竟循牆走妻驚起以火視曰誰耶曰我曰何爲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然而幾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日乞市例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鋪遞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相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耶命一勾者曰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僵臥息絕一微喘者而呵呵者則一壯者也曰何爲者曰以雀角訟縣役索錢寘於此於是毛命勾者曰疾與酒勾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絕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勾者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

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爲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焉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已而天曙羣丐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塵一市大驚語夢於市宋子曰昔齊人以乞驕妻妾而毛則以乞行義不又可驕富貴耶余友汪鞅羣爲余道其事如此云後數年有人見之且鼓腹挺挺有昂藏氣象噫乞人也能自立若是哉

右傳宋和撰

1.1

--	--	--	--	--	--	--	--	--

陳玉綸

陳爾昌名玉綸鄞諸生家貧好學以經教授自給雍邱有世家侯氏者延二師爾昌其一也侯氏庭設女樂妝甚麗命侑觴席上極歡而罷夜半就枕忽戶外聞剝啄聲啟視則女子也峻拒不納明晨主人入拜曰真吾師也昨同席者已束裝行矣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	--	--	--	--	--	--	--	--	--

江世鼐 族兄圖詔

君江氏諱世鼐字伯麟先自新安錦川遷常州自常州至江陰之北湖鎮愛其土風遂家焉北湖鎮蓋有二江君稱善人云其一居石橋之北卽余所銘其墓者德卿君之從兄也其一則君居橋之南鎮凡所作爲善事必部署橋南北兩君手凡爲鎮興利去害若嗜慾然君之子定格從余遊學蓋在君卒之後二年至今年挈其從子中柱並請余銘其先人北湖之人之稱兩江君則同新安之江本宗蕭氏自昭明統十世已下始指江姓遷於歙之黃墩稅駕下門之江則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者也然君少於德卿二歲十二歲以崇禎二年先德卿遷常州而德卿之遷以十五歲

及君自常州遷無錫之秦伯又遷常熟之夏市又遷江陰之劉莊
順治十七年遷北溇當是時德卿已家北溇十六年矣自此以後
君與德卿分橋南北以居首尾積共十二年北溇人合稱兩江君
爲善於其里者多此十二年閒事也德卿故素封爲善有力而君
又數奇年二十四父德遠公見背兩弟又連死一身扶匱奉母歸
鄉里途遇寇盡掠其貲抵家又焚於下門之禍子無所嚮則又
相攜以東而常郡所寄託乾沒爲盜囊橐者誰何童子矣自是而
漂泊於秦伯夏市劉莊而底定於北溇則君年已四十餘矣此其
同爲客而所遭苦樂安勉殊致不同於德卿之素封者也然君少
有志節不漁於色不豔諸利自常郡城東及下縣人傳道其爲人

君少美姿容隨德遠公讀書常州賀氏其業冠童子科公教君曰
所以東遊爲貧耳不如徙而買城東城東有女竊窺君分鬢上花
朵遺君幾盃君君歎曰我亟行矣跪啟公一夜徙去其在泰伯泰
伯之族安氏逋同行客麻餅值如千金請鬻其子償客君勸客勿
受而窺客有沮色遽肱篋代償客金如千其父子哭拜路旁相攜
去其在梁溪與蔡子尙善蔡故有所勾貸算未酬者二金蔡不敢
欺以繇單一紙抵補君君遽起焚其折閱之券謝曰繇單錫邑田
產所重且君所欠有幾而置喙及此乎遂掉臂去君雖賈而客財
利其所唾涕蓋以義徇其窮也亦久矣而君亦不以屑意君之自
常州扶父匱而西歸也所遇寇揮其刃騁然下傷其脣君仆地僮

客四散走有三人者吹袂以風拂其脣曰疾行賊且小路殺人至
矣君遽起而捫其脣無恙三人者髣髴君所朝夕齋供三官像也
蓋君之爲善非獨人知之神具知之至在北澗歲饑振濟及造橋
塑像設裝藏經凡費不以有無解江氏子姓流落茲土者曰於我
乎歸與人交無親疏皆有恩紀教其子及其家子弟良士友友日
進余竟不及接君之爲人人謂余蓋溫溫如坐春風霽日中晚益
優游閭閻跌宕於翰墨杯酒之間以老而卒北澗人題拂此兩君
德卿先伯麟十六年而來而伯麟後德卿二十年以卒北澗至今
思兩君北澗數里之內最著姓繆氏則文貞公李氏則忠毅公精
忠在天靈爽眷顧其子弟風流餘韻五世未斬其後靜庵尙書張

公先師築庵和尚故給諫熊公以宰官入佛智慧君家兄弟持餅
拂齋糗糧相追從說法於此相去不五六十年今徒見水之涸涸
然流而入於東西也大老以次彫落而善人不得久在於世衰遲
如余者遊鄭公之鄉里感襄陽之耆舊懷人論世其亦可哀也哉
君祖諱某祖妣某氏父諱積通字德遠母盛氏生三子君其長而
兩弟世蛟世鯉卽接公之世以連死者也君娶項氏子一人定格
女一孫女四嫁娶詳狀君生於萬厯四十七年卒於康熙三十一
年年七十有五定格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長涇里之新阡
持其師龔齊行所爲狀來請余之銘君同爲善如德卿而敘君一
生之貧富勞逸壽命之不同則梗槩如此銘曰

籍甚江氏錦川一支猗歟伯鱗趾美童羈毗陵城東有女誘之接
浙而逝不以色虧我則自我天不可欺鉉折三足樂舞一夔母子
併命墓門葛藟道路剽略兵燹隄墮不苟於利惟義之持代人贖
子爲友捐貲三就三徙北溟其遲先賢故里文不在茲龍潭親到
說詩鼎來雞次之典曰可頤兒輝彼棣萼吹此墟篋旣歌於斯國
族於斯而哭於斯返葬奚悲北溟五里長涇之湄水深土厚魂魄
樂思以其隱遷父命所宜有子而孝懇懇銘詞泗水清泚林煙畏
佳回翔躑躅如織如馳貴神冢土似續是司神之來格我銘與知
億萬斯年泰山四維

右墓誌銘錢陸燦撰

江伯麟名世鼇歙人其先本蕭氏自梁昭明太子統十世已下始改江姓居於歙伯麟年十二歲隨其父遷常州又遷無錫之泰伯又遷常熟之夏市最後遷江陰之北涸鎮家焉伯麟少美姿容初讀書常州賀氏其業冠童子科父曰所以東遊者爲貧耳不如從而買城東城東有少女悅其貌分鬢上花朵遺之幾爲所惑度久且不能自持跪告父一夕徙去其在泰伯泰伯人安氏適同行客麻餅值如千金請鬻其子償客伯麟勸客勿受而窺客有沮色遽傾篋代償之安氏子遂得無鬻及在北涸鎮與其族兄德卿並以積善力行稱於鄉里德卿名國詔其自歙徙江陰北涸先於伯麟去北涸東十餘里曰香山有昭明太子手種山茶花樓將圯廢矣

德卿曰此先澤也將誰委乎亟出錢治新之德卿仁而汎愛北溷
人皆樂親之而其尤相敬愛者張靜庵尙書朱萬青司李趙粲兮
孝廉繆喜生京生文學也康熙十年卒蓋德卿先伯麟十六年居
北溷而伯麟於德卿卒後二十年乃卒兩人合力爲善於北溷者
凡十二年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蔣三謨

公諱三謨字子聲諸暨人也曾祖鴻臚公以厚德聞父某字某早卒母周孺人公年二十八補邑諸生尋入國子監吏部考授州同知娶龔氏生子女各三人年四十六以疾卒時康熙癸酉秋七月十三日也公慷慨有大節事寡母孝幼失父門祚中衰外侮踵至公六七齡時母嘗泣語公公亦泣年弱冠發憤習舉業思大振其家聲應童子試受知今督糧參政坤父何公既復棄去公母家貧甚資其舅氏千金蔣氏鉅族也代有聞人喜爲輕薄語公終身不形於口有婚嫁喪葬不給者公必周之公既爲族望宗人不肖者反厭公切切窺視思耗其家或私持短長騰謗議公皆置不問後

三
謗者遇奇禍公身爲捍護嘗自暨走郡歷會城暴烈日中汗流喘
急忍飢露寢以急其難及公爲小人所侮憤鬱成病宗族故人皆
袖手旁觀不肖出一語卽爲排解者皆思乘間攫公資否則反左
袒小人然公終勿悔焉會稽龔允升公婦翁也父茗溪公以文字
抵獄婦翁相繼捐館僂然一子衰病臥牀又經簿錄後家徒四壁
公供藥餌者三年無倦容未幾病死三世鞫鞫兩婦婦五棺未葬
公謀諸龔宗人無應者遂出己資盡葬之歲時寒食必躬奠墓下
養孀婦終其身性仁慈寬厚待友以信馭童僕有恩自以父早卒
子身孤立少同胞兄弟持從父服皆期而視子姪加等母周孺人
先公一年卒卒之日公水漿不入口者月餘遂成疾逾年竟不起

余懋杞曰太史公傳游俠急人之難如公者非耶里中皆稱公長者不以俠自負昔郭元振爲人葬五世喪封代國公范仲淹買義田贍族人再世宰輔公陰德厚矣其後必昌余爲公從甥悉公行事遂作傳

右傳余懋杞撰

錢陸

往者通政再亭錢君與子共事西樞每見罪人株連繫累者輒愀然形顏色往往出己資贖之子心折久一日語君曰公誠仁人長者也君斂容避席曰主臣此家大夫之教也自是略悉尊人訥庵公行事既而君遷通政再請急歸而訥庵公捐賓客通政君書來使銘隧道之石嗚呼子仰止公舊矣雖固陋無能爲役其敢例辭按狀公諱陸字如卿一字臣展晚號訥庵先世自常熟遷太倉州曾祖如山贈太僕寺少卿祖浩川公桓明萬厯己丑進士累官巡撫南贛都察院副都御史所至著聲績載在國史父煖給事中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有七子公行第三少讀書一過目終

身不忘與兄給諫公增及諸弟有其硯之風給諫沒撫其子廷鈞
如子弟孝廉埴早世無後給諫謂公弟多子宜分嗣公毅然辭曰
卽如是是利弟死而自私也卒不應弟臺有外侮陰以己資營救
事乃得解卒不令弟知父通參公沒後遺券可萬金公謂諸兄弟
曰吾家所不足者非財也悉焚之以彰先人之德鄉人誦義焉親
黨故人以緩急告輒厚仗助之族人或貧不能葬者倡爲義冢以
免暴露家世鼎盛足跡不至長吏之庭州守白君登明循吏也待
公以國士終不往見給諫居要路或干以請託正色拒之晚歲仲
子通政君給事西掖季子廷銓登進士第守之益力公持身清峻
而撻抑如布衣單門晚進與講鈞禮諸子旣貴恆以盈滿爲誠以

恩讎報復爲可鄙有受恩賜去者卒善遇之其厚德如此通政君爲諫官則述中丞通參二公家訓訓之曰毋贖貨賄毋循情面毋植黨私在西樞勉以寬恤註誤可贖者贖之故通政君令富陽以清白著聞官門下以忠直重朝廷佐西樞以哀矜恩及累囚皆公教也公好山水尤嗜讀書晚結茅三楹曰靜逸聚書萬卷手自校勘嘗一至富春窮巖瀨釣臺之勝汎新安江而返癸酉夏吳中大旱公日從州守步禱因致疾通政君在京師聞之請急倍道歸歸三日而公沒遺言以讀書砥行毋交匪類以隳家聲爲訓沒後異香盈室嗚呼公從眾香國中來者非耶生萬歷丙辰五月十九日亥時卒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酉時得年七十有八 誥封

中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配楊氏 誥封淑人子男子四人長錡
庠生次卽通政君晉錫累官通政使司右通政廷銓康熙戊辰進
士敷錫歲貢生子女子二人一適盛芳節孝被 旌一適太學生
吳隣孫十三人曾孫八人銘曰

婁江之錢肇自海虞奕奕中丞爲國璠璣詒厥孫謀播穫菑畚造
次仁義被服詩書謙尊而光卑不可逾教子一經承德用譽門施
榮戟鞞列丹朱天道福謙影響不誣勒銘堅石永懷德隅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王山

王山者歸安縣重湖村人生六歲而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遺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畱不在券也如背主恩卽不還券亦去如不忘主恩卽還券亦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畱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

及樓時水涸風烈煙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匿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匿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匿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偪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匿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右傳馮景撰

勞倣融

公姓勞氏諱倣融字卷星別字古愚嘉興石門人其先世受封於勞山因賜姓晉功曹夷與王謝蘭亭之禊宋兵部尙書修策勳南渡迨元有原誠者官崇德州學錄家焉卽今石門縣也數傳至珩珩弟玘明成化朝官給事中以直諫忤旨自珩以上世居洲錢里玘子經贅安邱里遂徙居之子鈞鈞子源源子王事贈福州府知府子金粟公諱永嘉累仕至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金粟公三子公長也母張氏封恭人生母高氏公少事父母至孝與弟倣高倣朗相友愛叔早世公與仲兄弟皆年臻八十歲時伏臘冠婚祭祀兩老人必身先之鄉里以爲典型少爲文章高古不諧俗申酉

以後罷制舉力爲善於鄉先是崇禎壬午浙西大祲斗米至白金
四錢漕不及額公率兩弟括倉庾得米八千餘石盡輸之官補一
邑荒缺無徵之數全活亡算內外嫺黨待以舉火者尤眾無德色
居恆教子以文行輒舉金粟公遺事爲訓子通政君之辨甲辰登
第改庶吉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公誠之曰若攻苦歷
幾寒暑以有今日他日儻司文枋慎毋遏抑孤寒昧本來面目乙
卯通政君主江南試公慎自矢得施震銓等六十三人皆宿素知
名之士丙辰以僉事出督山東學政益絕苞苴拔寒賤會有減額
之令凡繩樞囊牖久淹場屋者一時題拂殆盡其最知名如汪灝
趙執信馮廷樾畢世持張垣趙泰牲輩不可更僕數論者謂本

朝四十年來視齊魯學者前有戴京北京曾施侍讀閔章與通政君鼎立而三而通政當減額之日所爲尤難會魏敏果象樞爲御史大夫毅然以揚清激濁爲己任特疏薦學臣二人以風天下之辨暨江南學使邵嘉也舉朝清議翕然以爲允旣而邵君內擢光祿寺少卿通政僅以例遷人多搯擊公怡然曰小子能得魏公一言足矣內外皆王臣何擇焉庚申寇孽據滇大兵次湖南進勦貴州巡撫楊中丞雍正以糧驛道請得旨推擇乃以通政君往時諸道兵雲集黔爲孔道芻粟靡屢咄嗟可辦會有楚米運黔之令自鎮遠至貴陽輓運丁夫逃斃接踵復議湖北丁夫協運通政君力言湖北之夫不必派湖南之運可以停無如黔地採買便中

永據以入告楚運遂罷水西爲安氏世業康熙初改土設流官置
平大黔威四鎮四郡統之額徵秋糧歲四萬石供軍糈滇亂後民
流田荒缺額至二萬石有奇通政君力請蠲除中丞疏再上得

旨如所請先是金粟公在明代嘗官黔其官齊魯歷諸監司洊至
藩臬之長歲月益久所至見思至是通政君繼之黔人洎齊魯士
大夫皆曰此勞公孫也吾儕乃世食其德蓋公夙昔所舉以爲訓
者至是乃大驗公慈儉出天性仁義道德不言而躬行恆揭慎獨
二字座隅自言我一生肺腑如雪將易簣子孫環侍惟以忠孝爲
訓語不及他旣沒鄉人皆出涕相弔曰是五十年前助漕活我數
萬戶者其感人如此生萬厯壬子六月二十七日辰時卒康熙三

十四年乙亥正月二十八日戌時享年八十有四累遇 覃恩
皇贈朝議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參議元配沈氏刑部德先女白首
相莊六十載多壺德娣周氏忠介公順昌女潘氏中丞公會絃女
皆出名家恭人與之雍睦無閒言如公之所以友其弟者幼通孝
經小學內則諸書曉其大義教通政君兄弟皆成立生萬厯王子
五月十三日辰時卒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七月二十四日申時享
年七十有六 累封恭人子七人祖勳庠生之純副榜之辨康熙
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歷官通政使司左通政之芳之裕州同知桓
太學生之森太學生女子十二人適某某孫十三人曾孫七人系
之銘曰

維勞之先以山命氏姚江語溪波瀾莫二逮方伯公其流益沛佑
啟後人公寶繼志榮期三樂俯仰無愧子爲名卿爲古廉吏公之
榮名施及百世特書堅珉以告來裔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沈以庠

贈君長於予二歲順治三年 王師征海者閩左括民徒爲夫有
舊家子誤雇旗人應夫去得罪粥產以贖予以通家故爲挾券導
地疆贈君授值而贈君應之既而其家謀益值駕言占產訟之官
贈君乃益所值金并出券左右操之告其家人曰以爲占耶則取
券去請益耶取金去何速訟爲其家乃大慙領金而謝一時聞者
多賢之當是時贈君長八尺髮鬣下垂日能行百里願予孱然而
慰之曰君神耀骨清當饗大年所款於予者他日相逢在道間君
扶藜我挂肘耳於君何如予曰有是乎及予出游三十年不相聞
康熙辛酉贈君之子舉於鄉值贈君六十同里所親者皆爲贈君

慶謂稱觴續食兩喜相輻輳而予以官京師不及賀寄之以詩暨
乙丑鎖院子忝預考事及發卷而首子郡者君猶子也繼之者君
子也兄弟喜同榜而唱榜之夕每呼名主房者必嚮同郡者而問
其生平時兩呼子郡名兩相問知爲一氏子則滿堂稱快去而子
則益因所荅而倍念贈君之爲人逮子歸鄉里值贈君杖國之歲
已七十矣子尙挂肘行而贈君肅擢拜跪不藉扶掖顧盼卓犖如
平時予祝而笑之乃相距四歲而贈君以微疾逝時丙子六月距
生時天啟辛酉年七十有六越一年其子由四川屏山縣知縣歸
治喪已著有行略而復以予言可徵將以其言邀世之爲銘誄者
因於丁丑之夏緇衰到門向七十有五之老人而屬爲之狀夫狀

則行略已具矣今所狀者遺事耳特予前一年於病隙之際已自
爲墓文將以辭世而家人勸之雖刻其文不令行今又遲一年而
復爲長子二年者爲之文怒不自安雖然猶愈於少於予而文焉
者矣予嘗謂今人不及古而勝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則四親
以上同堂共祀於禮爲黷贈君曰吾甯爲其黷者古一姓而分數
氏一氏而分數族族愈繁則分愈遠而今則上聯遙胄下通疏屬
不無太濫乃贈君修譜偕族兄度支員外名振豪者統宗而合族
自晉唐至今異地散處者纖悉不漏曰吾甯爲其濫者古父子異
宮兄弟遠房室故緦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親服俱絕而今
則兩世共財三世公饗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猶然同居而合處

謂之畸行亦謂之異節而贈君與兩弟公財共居垂老不分爨日
吾甯爲其畸且異者夫祀遠者孝也悼宗者睦也兄弟不忍分友
也孝友因睦至德何加焉世見贈君不自愛刻於自奉食監門而
衣罽褐攜持戴負每以是爲贈君悵嘗過界塘矣界塘故坎險舟
車難通而贈君梁之界塘故疏僻菴村多出入挾挺刃以尾行路
而贈君爲築亭設櫟募僧人施飲而防之守之至今呼其橋曰益
秀橋其道傍之庵曰益秀庵益秀者贈君之字也夫嗇以視己而
厚以待物益秀有惠蹟悵何害已贈君諱以庠字秀之別字益園
世居蕭山長巷里有宋熙甯間兵曹公某以父子兄弟顯於時擇
慈孤山傍而家之入明而侍御公某伯仲聯解以甲乙遞嬗者凡

九世贈君生適遭鼎革避居牆東以積著自喜長子士木由乙丑
進士授四川屏山縣知縣次子士瀾邑庠生行略曰屏之民有聞
訃奔哭填門擁巷如喪考妣者旬餘又曰屏邑士民無遠近老幼
皇皇總總而趨赴者無不相望而哭夫屏之民何與於贈君而哭
之如是以爲贈君喪則贈君之子將去此也然則贈君之教子又
何如哉例哀詞銘誄皆有韻語惟狀以質故省之且以俟世之銘
之者

右事狀毛奇齡撰

陳坊

同里萬徵君管村之在史館也性鯁直不肖徇所干請其時故國
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史館諸總裁未減其先人之傳而管
村適主崇禎長編力格之坐是出知五河縣史館恨之未已又令
大吏以事致其罪論死獄急管村之子承勳前往救父時陝中開
贖例管村之故人哀金五千以與承勳管村得贖免死而承勳年
少陝中吏胥欺之雖報額五千侵蝕其半未之上也管村歸而陝
撫移咨浙撫追贖金之未足者承勳大窘計無所出承勳之友陳
卜年奮然曰達道有五而君臣父子居其二今管村有君臣之尼
承勳有父子之尼徒以無朋友使大倫且俱滅吾當偕之行然卜

年亦貧甚麻鞋布襪卽日束裝挾承勳去又以盜盡喪其裝沿途
乞食於所知者得至陝中入京再告急於管村之故人又皆義卜
年所爲復得金三千卒事而歸方卜年在途承勳有過輒流涕而
扑之曰汝父當見汝敢若是然所以護其寒暑飢渴者不翅如嬰
兒大理卿陳公汝咸素不識卜年以其從弟汝登得知其事曰今
世有此人乎時大理方知漳浦招之厚贈賄焉且廣爲之延譽於
所知卜年在漳浦得見石齋先生諸遺書大喜益自奮講求王佐
之學乃未幾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六君子惜之卜年諱坊世爲浙
之甯波府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儒生業其家卜年爲人
慷慨磊落負俠骨卑視儕輩家無十畝之田晨炊不繼夷然不以

爲意先君嘗曰吾讀前史心愛東西京人物重然諾判生死朋友
急難何其厚也至唐而已衰以柳易播之事僅而見之今乃遇之
卜年雖然卜年以祭酒布衣死牖下聲名安得立行將泯泯與無
聞者等其可傷矣予聞先君之言爲之淒然會卜年族弟世培以
其志請予欣然荅之方卜年挾承勳去兩家婦子皆無所得糧其
爲之繼釜繼庾傾十畝所入以供之者卽陳君汝登也亦俠士不
愧於卜年者卜年娶某氏一子夭死遂無後嗚呼此又天道無知
之說所不能不令人長喟者也

右誌全祖望撰

按陳大理汝咸宰漳浦在康熙三十五年

--	--	--	--	--	--	--	--	--	--

藍九廷

丙子冬日子行清和坊避雪宗人藥室有壯士睥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子廂欲前致辭子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歔歔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慊而退時雪霽子乃躡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爲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與窮親故立盡隨子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子憐而止之宿釀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子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歎息曰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誼少時卻賄爲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

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填溝渠異鄉果遇
公獲濟予因問烈婦爲誰對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
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牆強姦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賄
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衲衣窮袴皆牢綴如裹革言未既
予離席鞠臙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
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
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者
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起篝火磨墨
索子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別予去

右解春集馮景撰

石崙森

公諱崙森字天際湘潭人明進士官溫處兵備副使諱萬程之嫡孫也公生而穎異一目十行下童子時所誦習書史至老以口授人一字不忘張安世虞世南不是過也少補弟子員爲文敏捷日十餘藝皆可觀慷慨有大志每以范文正爲諸生自期自三藩反後軍書旁午誅求無藝守土者皆不得其人乘隙爬梳民間財不已公用憤單騎詣闕上書訟諸守土者當天子意諭曰此秀才之爲國爲民者也許乘傳歸籍聽勘所歷地方毋得凌虐賴以免奸人手勘後諸不法者處分有差公時以次進貢士遂作五湖游越十年歸先是上書內牽連恣虐諸爪牙盡漏網銜公甚至

是撫拾他莫須有事以中公風波獄成公卒以不免嗚乎蘭薰而
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從古如斯可哀也已公元配劉
氏晚娶側室劉氏沈氏男二長謙元配出次觀女一劉出卒於康
熙三十七年二月時年六十二歲以今年月日葬於下四都龍山
之原嗣子謙請銘銘曰

浩然者氣飭麟者骨氣曜日星骨堅金石仁成義遂永固安宅

右墓誌銘黃中理撰

石公崇森陳情紀事從來事屬於公雖在下非爲越分理持其平卽獨鳴

不禁陳言三楚原屬一省從古於茲湖南明末先遭土寇
閩獻荼毒國朝定鼎四年始入版圖然猶兵來賊去旋
失旋復邑里邱墟閭閻榛棘至順治十八年經略洪平定
僅見十年生聚今上御極之三年龍陽彭之鳳納賄題
疏南北分撫時值丙山用兵披國撫軍某作俑於前某踵
跡於後誅求之事漸起至康熙十三年吳道蹂躪死徒流

亡不可勝道十八年恢復民控拋荒田地撫軍韓世琦疏
 請恩免六年業已停徵三載忽於二十年始而追荒費
 繼而折荒糧且徵荒餉蕩平已久事出無名橫征暴斂較
 前更甚一閱月而江蘇所空之庫餉既遇再閱月而長安
 所記之逋欠又足未半載鼎盛行鹽之重貨渤海發動輒
 數十萬金索取搬運昭明彰著何一非小民之膏脂如此
 者四載湖南之民力竭矣每見朝廷有公事視爲奇貨
 卽如南杉木值功令各官捐助湖南派在里民按糧加派
 延及烟戶計日出金殃民且以肥己一邑數萬追比嗾號
 不忍聽聞雖經排夫控部題疏然而全情未楚又如戶部
 行查荒糧止清數也而湖南藉以丈荒派費皇上岳麓
 賜扁以重道也而湖南亦因之科費如此之類不堪枚舉
 今二十載計之某某苛剝於民然猶重儒術也今則斯文
 掃地矣某之害止於苛派糧里今則羅鉗吉網合州縣訪
 士民之饒裕者動稱院訪拘禁講價一網打盡矣某之縱
 貪於穢蹟著聞者間有參罰之時今則苞桑孔固不動不
 搖矣某於士民之呼號者雖不申冤亦不加害今則阿堵
 入手處置盡情反發本官任其肆虐矣某猶勉強顧名於
 一年之前某則饗餐橫行於下車之日益深益熱愈趨愈
 下雖皇恩浩蕩湖南不霑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漕糧每

皇恩浩蕩湖南不霑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漕糧每

石價止徵四錢每石解折二兩二錢一倍五倍況荒熟並
 徵新舊交迫為禍更烈即今督憲仁廉諸如禁鄉保革里
 役停詞訟懲濫取不許承差下屬種種大澤止及湖北獨
 湖南洞庭阻隔全無忌憚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憲
 即觸撫怒底死不釋如安鄉劉永昆潘士進鄒海揚王中
 公至今尚幽囹圄即督憲屢駁行提而鍛鍊如故大抵養
 鷹遺患南楚之害未必非楚人為之崙自宋初以守信公
 奇世襲於湘耕讀為業忠厚傳家情屬同室之鬪敢為不
 平之鳴思范文正公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崙才不能
 逮公心竊同患忍令湖南一隅地若越人視秦人肥瘠而
 漠不相關者乎躬逢堯舜之君斯民不霑如天好生之
 德可為長太息也因此不揣螳臂當轅冒昧繪圖入告本
 年五月初八日恭逢聖駕出巡旬哀鳴天顏咫尺
 洞悉民艱一見俯允即發司寇既蒙厚宥釋繫又荷
 賜諫矜憐六月初二日大部審明口供具覆又叨聖恩
 賜以往返火牌勘合口糧沿途官兵護送知警害甚眾必
 留書生活命以俟廷詢煌煌天語遐邇共聞無非念
 民困重敢言也非止崙一人之幸實湖南七郡六十三州
 縣之幸也崙馳驛歸鄂投文候督撫二位師相大老爺執
 法行提湖南各府州縣徵荒解費冊券批回一聞檄至縣

商於府府請於司雖某撫素追原行牌票槩未嘗撤始終
得徇贖賴稱某所徵四年崙有辭張二藩司印牌年歲縣
分數日不入令書不經交盤註載荒餉一一分明某徵二
十三年荒糧正餉一十九萬七千八百兩與南杉價費一
切雜派赫赫在位誰肯直陳如上年恩免之尾欠文到已
經全完止有虛名本年調免之一半見在各邑征費豈活
實惠屬在下吏聽其頤指互相朦蔽必然之勢也但望同
鄉各郡邑凡受肌膚之痛均屬同舟之情密以各郡邑苛
派數目一切實錄及二十三年徵荒告示印付串票給崙
各為心督憲以己飢已溺為念凡有被害應於此時敷陳
不宜畏怯錯過或曰某之綢繆固結牢不可破勢若太山
形同百足其在江蘇也昔兩江總制于公成龍與之一袍
縫合兩袖喻以伸手之戒竟莫能懲其貪聞 聖駕幸姑
蘇有官婦夫死於禁被髮露體泣冤而訟之者雖達 御
覽從寬暫釋俟其改過今怙惡不悛穢行彰聞莫敢糾劾
命下已逾兩月縱容貪令居然視事嚙民蠹棍在外逍遙
漏囚劉琳上下官司始終庇護潛匿妻子似此強悍欺罔
天威且不知畏督憲將若之何于日否否某之行徑夫人
而知之也天鑒之照臨甚明今非昔比督憲之廉訪極確

公道難掩法不容情或又曰今者官臺盈庭暮夜聚謀暗
思所以殺子子其殆哉余曰唯唯但使民困稍甦皇仁
下逮國法於此昭彰吞舟不致漏網得從三閭大夫遊固
吾所願盡崙之心竭崙之力吾楚多材將以俟繼起者昔
崙祖萬程公明熹宗朝為新安太守甫下車卽值黃山開
採牽累萬餘人于祖盡釋其人並焚其贖忤璫挂冠削髮
披緇逃去至今徼人廟祀猶存崙清白吏冢孫也祖得志
則棄一官以全民社崙不得志則捐一身以救梓里出處
雖曰不同祖孫應當一轍但願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對
桑梓天地鬼神實式臨之至於成敗數也生死命也濟與
不濟非所問也今日代巡久停言路閉塞聰明睿知如我
皇上萬一因此類推大廣耳目俯念疾苦詔諭海內每
歲春秋定期以代省耕省斂親自御門使天下含冤無告
者自行赴愬選廉正大臣批閱則於民瘼不達之時做古
懸輅設鐸之意愚賤小民得見天子而言情將見守令不
敢肆其虐院司各自愛其鼎宵小喪膽蒼赤安生何至蒼
鷹乳虎之草菅民命哉崙死之日如生之年復何憾哉然
聞今日湖廣官吏上下追贖官臺相怨人心暢然已見一
斑封疆大臣始也不恤廉隅備極搜括繼而專工逢迎不
自愧悔更移文卷挽回證佐縱鈇鉞可逃清夜平旦羞惡

之心惻隱之心安在也況今聖主明威照臨日月自當
魁魅滅形魁魍長首三湘氣象煥然一新剝極而復其在
斯乎獨力難持眾擎易舉是所望於同志嗚呼賈誼之涕
既流補衛之鼓欲搥非敢位卑言高聊以愧身鄙通顯而
以梓里爲壑者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中秋之日湖湘石崙
森天際氏書於鄂城漢陽門內紅牆間口主人黃君性之
旅次中卽或遷寓有賜顧者先
問主人必須領教切勿誤投

王仁綱

王仁綱湖南衡陽人康熙時諸生勇於爲義縣田稅自明萬厯間每石糧增稅三升六合號曰加秋 國朝康熙初虛報墾荒科糧千四百餘石計見田增入之號曰倍額糧民困甚仁綱訟之院司請荒熟並丈計畝均其稅巡撫同安深韙之切責道府行其議官吏憾仁綱欲坐以生員言事律置之死按察使拘仁綱仁綱不屈方加刑急呼天稱枉忽大聲若雷震几案盡碎懼而止遂得請通丈趙申喬造魚鱗冊自仁綱發之也在獄時夢異僧教以呼天當有應故得免云

右傳李元度撰

天家記卷之三

三

劉國友

前年丙子冬予自外至赴睢州之平岡哭劉太公於其殯今年戊寅夏復自外至再赴平岡哭太公之配索太君亦如之其嗣君檢討公偕諸孤稽顙再拜曰若何而降茲鞠誼不五百日奪我兩大人算俾熒熒靡所依我實不類子盍揚我先人之徵出一言以鐫諸石吾惟汝德子唯唯無忘命歸三日檢討遣使攜所撰行狀來屬予銘噫檢討豈以予爲能言者或以予言樸質不善諛人命書家庭之媿以存真爾予於檢討幼同里長訂媿壯並官史館夙稱風雨砥礪之誼最篤繼且以兩家弟諧秦晉好則太公太母之懿行予稔知之不似同里晚出後進或揣度逆計而得者抑又何敢

以筆之凡陋弗摛諸篇以信將來按狀公諱國友字岐山先世晉之洪洞人也自始祖遷睢傳八世而始大公之父敬吾公母徐太夫人也公事敬吾公非尋常色養可拘當明之末造流寇猖獗萑苻皆盜公隨父出謀居宇而徐太夫人在室已遭害至今相傳罵賊不屈死士論譴之公慟母死遂棄章句與里中豪俊謀防禦計出其智勇以捍患鄉黨多倚之然公無頃刻離敬吾公遠賊勢稍稍阻輒雜耕傭諸役以力養其父人以為孝壬午闖寇陷睢賊縛公既以所掠婦女百餘口屬之令勿逸婦女號泣望救公乘閒脫所繫且解同繫者令奔去獨留闢其門焚其室援婦女得出且曰行疾稍緩我命不足惜若俱不免無益也視婦女各竄林莽聞既

遠公亦拔刃走往追父蹤明日遇叢薄中負而逃匿得全後敬吾公卒公於伯父養全公愛彌篤問視一如事父禮有姊喪夫殤子無以爲家公迎同爨食服從厚令家人禮敬數十年如一日遇事慷慨敢爲曰訛說取容吾不能也急人之難解人之戾洗人之冤抑不憚以身試危禍中事已人德之公早忘也西華段某攜眷適歸郡避亂阻於道聞公義往歸之卽授以居糧糗布帛之需悉爲贍給道可通多方謀所以濟之段卒得達於東郡其家免於難諸好施廣濟類此配索太君性寬仁儉約勤於事不自惜公好賓客戶外履常不絕但入座者酒餽立具如夙儲人嘖嘖歎內助之賢久之不第稱佐夫子善孝聲愈彰聞於外太君嬪於公時姑膺白

刃有年矣痛姑不得見於事舅禮益加虔不第操作不懈凡滌灑
之具漱澣之節必躬親之偶缺於供卽脫簪珥以易甘旨左右就
養以樂長年從未有如太君者至課諸子以紡績雜書聲每繼宵
火督之聞某耆儒碩士往往令諸子從之游蓋亟望榮身者早就
其於道德之腴亦惟恐諸子不有諸己也以是檢討學先成十二
補博士弟子弱冠舉於鄉成名進士授翰林院檢討遇 覃恩公
得 封如其官太君得 封爲孺人戊辰冬檢討告歸獻堂上壽
進 貽封見象服煌煌光耀門閭益怡怡承色笑諸子迭進觴復
詐跌作嬰兒嘯以娛親士君子竊榮之而公與太君愀然作色曰
吾二人受 國寵不能起吾父母而同之迄今尙待卜兆藏衣冠

心是用疾檢討奉命襄公及太君營葬事日夜不少輟期月間奉
兩柩合葬於先營之阡蓋舉數十年未竟之志一旦得遂其時官
紳士庶匍匐哭奠相望於塗遠近觀感者黃童白叟及野婦樵牧
輩無不垂涕而道以爲今日得睹孝子行事也自是公與太君之
隱志既釋遂趣檢討赴補以報 君恩至檢討再請告而公已卒
矣衰絰來奔太君病復不可起檢討及諸弟謀醫治殫厥慮其五
弟坦衣不解帶者數月卒以勞憊致疾幾死而太君距公捐館年
餘亦竟卒矣公卒之七日有九十翁其子孫掖之來哭柩前哀甚
謂公活我門我不及報公也諸子問所識詢之則甯陵楊氏云太
君卒後亦有壬午所縱婦女嘗飼之無敬者來哭於庭道當年事

甚悉當太君疾革時尚切念女弟孫無忘家眾環侍猶指諸子申他所出者曰兩幼子未成立田廬當予以豐好諸子賢凜遵其命無違然則公與太君之貽子孫者在隱德而其所得於子孫者亦豈世俗薄天倫而厚勢利者所可擬哉公生於明萬曆之季至今卒日享年七十有九太君生於天啟之季卒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子七坤翰林院檢討戊辰會試同考克三館纂修官震候補州同知炎庠生樸先卒坦歲貢生索太君出復歲貢生晉側室辛孺人出子女子三俱適名族孫男十一歲貢生一以濬武進士一以灝庠生三以澄以瀚以匯候選州同知一以澍以澎以溶以沆以沃以淦孫女六曾孫男七曾孫女五婚媾具載行狀內今於康熙

三十七年九月二日卜葬於平岡集之東北河隄嶺南三里許與孺人合爰繫之銘銘曰

劉氏之子既多而哲劉氏之祐既茁而豐孰畀奇器而不可方物如游龍公恢恢乎立於亂世挾追風逐電之才困豪傑於喪亂屯道之中提其大綱完百婦之名節舒其弘仁拯道路之疲癯更資賢助閭閻斬斬惠三黨格蒼穹鬱鬱誠孝崑崙之源蜿蜒而東下者其奚窮象笏盈牀苗裔疊封予作此銘卜千秋萬歲之後兮君子與夫人之福祿攸同

右墓誌銘寶克勤撰

185-500

185-500

185-50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補錄

卓行八

石崙森

石崙森字天際歲貢生少負雋才與兄暉森俱有文名倜儻尙氣節見義必爲康熙初以大兵凱旋有恩詔蠲免丁糧湖廣過軍之地所當免者十數年銀穀纍千萬有司格沮上恩征斂如故時天下初定民惴惴畏法吏無敢言者崙森獨憤曰此亡明之故轍聖世乃有此乎卽走京師詣臺部莫敢爲通乃懷奏俟車駕出伏道旁稱冤聖祖覽其詞交刑部訊狀給勘合馳驛送歸武昌令督撫案問事得直當是時石天際之名動天下自湖廣

國朝書目卷之三十一
總督以下疾之若讎而崙森益自喜譽之者益眾喜事者或言官
吏短長輒附崙森知縣下車輒切齒及武昌夏逢龍亂湖南撫臬
及長沙知府密諭假交通叛黨收之親友莫敢問家人散走子觀
逃淮徐閒欲依從妹婿陳鵬年而鵬年亦屢陷大獄歸京師觀還
覲崙森獄中吏並捕觀諭殺崙森縣商民間之皆憤恨聚數百人
欲劫出之崙森告刑者曰卽殺我當於城中出城不可得殺矣蒼
黃就城垣閒刃之其後相傳城輒傾圮不可修以爲冤驗云然崙
森名達 朝廷其在武昌聞亂先走從蜀中閒道還湘潭所宿盡
題名後記日月持此白雪有司不能傳之罪雖殺之祕不具獄而
益恐嚇石氏三年奔避不得葬及部選崙森學官乃厚賂其家令

具呈報病死焉殺崙森者知縣楊篤生遂行取御史

右傳王蘭運撰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一目錄

卓行九

張良伍

祝日三

史三畏

呂尚義

吳文玉

馮震生

陳確弟端和本初

李文科

譚士元何祖柱葉大緣

程浚

張勿我

趙鯉詔

潘秉鈞

程國明

吳璟

吳鴻錫

陳世珮

楊寓乾

程增

劉毓英

言然

桂貴

楊繼玉

江文樂

卓行九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九

張良伍

嗚呼此有清節士張公葆孺之墓也予嘗聞公之行事不獲見其人其孫漢出吾門讀所爲公狀慨然想見其生平未嘗不激昂奮發興起其志氣而嘆士節之不可不砥也公諱良伍葆孺其字也又字允侯號黃石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爲元明威將軍入滇家石屏州世有隱德曾祖汝橋舉鄉飲大賓祖煜然歲貢生官訓導父一甲明崇禎庚辰進士累官太僕少卿贈大理卿妣王淑

人公生而岐嶷篤學有志尙入郡庠食餼性善飲可一石至醉則
豪吟睥睨旁若無人教子若孫講讀遵大理公家法足不履公門
士以此重之吳逆之變建偽號開科趨仕者如鶩公避居山村中
飭諸子勿應試僞有司徇之力告養母不出後五年王淑人卒論
者高其節且服其先識云今夫平居談節義章縫輩類能津津齒
頰間或語友逆節輒裂皆詆罵不使齒於人此非必盡僞亦天性
然也一旦時窮力迫搖搖然視其身如懸旌惟風飄所左右齷齪
者無論已卽一二自好者亦不克反眾獨立矚然自拔於塵垢之
表然則士之克以節見者鮮矣至若分符守封疆爲天子死其職
如顏魯公之使李希烈段太尉之擊朱泚前史亦難之況以天末

儒生去京師萬里官籍未通身家可念且際乎顛沛之頃者哉予所以表公之墓不禁三致意於士節之難全也公年四十應明經至七十恂恂如童穉嘗以善退爲學志不欲上人若無有甚異者顧其於忠孝大節確乎有不拔之操而天亦若善祐之俾其兩全無遺憾非積善有餘慶者而能若是乎往聞吳逆變時甘忠果公文焜及馬文毅公雄鎮先後皆致命遂志至胡尙書兆龍初爲漢中副使道聞難時匿其印於稻畦身爲酒家傭卒用自晦以全臣節斯亦奇矣易曰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曾子稱臨大節而不可奪若忠果公三人者或以死事成仁或以匿身免亂事不必一轍然皆表暴於世荷 國家殊恩封馬鬣晉通顯可不謂榮焉若我張

公一介砥節不求聞於當世世亦鮮知之顧使其名湮沒而不彰非後死者之責哉公生明天啟甲子卒康熙戊寅得年七十有五葬鄉飲公墓側卒後五年始授南甯訓導配許氏有淑德與公同穴子五人德宿景宿吉宿台宿元宿女一孫十二人自景宿出者曰漢 萬壽科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嘗爲子述公軼事乞表其墓且曰公承家五十年不替先德易簀時謂子孫曰吾今乃然後可見吾祖若父於地下矣其守身以事親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節士與

右墓表呂履恆撰

祝曰三

祝曰三佚其名故相國高公宏圖家僮也明亡相國時已致仕寓會稽野寺中聞變不食家人環泣請不顧已而開目索飲祝年十二侍於旁進曰大人幸復食飲可惜枉餓過三日公領之遂閉目絕粒九日卒相國之支族將軍文熠微時與祝兄弟交命子孝廉某呼祝爲丈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將軍都統江西孝廉初得舉倨貴家居廣開亭館置姬妾日夜飲酒高會將軍年老思子不時至親友皆勸駕久之未有行意祝聞之晨往孝廉飲倦臥敲枕使兩女子捶臂召見祝坐對牀都不言但抗喉高歌蔡公思子一闕畢遂趨出孝廉卽日束裝祝隨至南昌將軍歡甚贈衣一襲精於

繪事寫人物如生嘗爲先方伯公作黃山五老圖方伯贈以詩鄉人重其義所至延爲上客

右書事法坤宏撰

史三畏

公名三畏字兆益行二子文其號也曾祖荆西累贈承德郎伯祖來廷奉政大夫戶部浙江司郎中祖振西父采于公少英特學業尤純洎鼎革後年三十餘矣應試爲諸生遂廩於庠年五十餘貢於成均文名蔚起大江南北爭欲師事之由邑中巨室暨泰州諸名族前後授徒以百計藉公成名者甚眾若乙未進士杜汝用亦其一也公性孝友父采于喜豪俠客常滿座旨酒嘉蔬日夕求諸市而仲弟睿庵幼而蕩狎母孺人憐愛之所費不支咸待給於公公之脩脯任其取攜弗計也故授經四十餘年而產輒不豐然公亦安其貧未嘗以利祿爲念其貢於成均也嘗一試於吏部得高

等例入銓以金進不獲仕而歸後以喪明之戚遂絕意進取當事者再三聘卒不出嘉會熊公爲吾郡司馬以觀風拔公第一後署邑篆屢招公公執義不往後有富人爲盜所誣諸勢紳白其枉弗聽一老胥導之覓公公亦知其冤爲言之熊事得釋富人重賄公公悉予之老胥曰吾動於義勿以財帛溷我其廉介多類此公家法尤嚴殺子卒訓孫不少懈雖盜無餘粟而課經訂史無虛日居鄉剛方直諒一言出人服其義里人爲擄捕之戲公力禁之終公之世無敢偶犯者當鼎革時羣盜四起然皆以義兵爲名里中少年見獵心喜學弄戈矛朝夕譁鬪而公讀書凌霞觀蓬扉老屋中哦聲不絕族人有號三將軍者膂力絕人始肩一礮捍鄉里盜不

敢近既而起爲盜魁以軍法部勒之將收爲新市平林之用時來
謁公謂曰大江以南狐鳴鹿走正少年撫髀鼓掌之秋也澣統小
技可立大功讀書奚爲哉今桃溪盧家起兵吾欲附之公能從我
乎公曰吾自視無所長聊以書自適耳桃溪雖以忠義起兵然皆
烏合之眾一遇大師勢必瓦解昔馬文淵慷慨多大志而從弟少
游但願鄉里稱善人吾竊慕其風騎款段乘下澤優游以老足矣
若等仰視飛鳶墮水時當亦念吾語也將軍笑而去其後盧軍潰
中書公殉節於五湖悉如公言公年八十精力倍少齒落更生年
九十嫺黨畢賀公鶴髮童顏應接不倦先是公子湘芝卒媳裴孺
人亦卒長孫源長方五歲次孫源清甫三歲公以白髮一老人提

攜二孤艱辛百端門祚不絕如綫至是長孫已補博士弟子員次
孫亦英俊卓傑爭雄藝苑而曾孫三四人皆衣冠趨拜濟濟盈庭
眾賓歎息咸以爲積善之報公年九十一而卒公初娶劉繼吳次
戴次陳公始得劉孺人之力內顧無虞其館於秦也父采于甫卒
劉孺人繼之家四壁立子湘芝纔七齡將攜之北行而資用乏絕
貸於族之豪者弗應罄其囊得米數升與蒼頭作飯食訖懷其餘
負湘芝登舟比達秦絕糧逾日矣晚年家稍裕然好施予惡殺生
思及螺蚌貧不能炊者輒量給之有田二頃其田租半爲佃民所
負亦弗之偏也故人皆德之仁慈之聲播於遠邇三將軍者名誠
字彬若行三於公爲從弟多力善鬪一振臂百人胥廢然事母至

孝聞母聲息卽束手斂容弗敢動其爲盜魁也約束嚴甚不得妄
殺人行剽所至富家鼠竄而貧民多受其惠者以故人亦德之
王師下江南易置郡縣長吏將軍率其黨攻金沙城破之聞桃溪
軍盡殲憤甚獨身持礮閒行至邑夜伏水關下平明有朱纓者六
人騎而過焉礮發馬驚顛二人溺水死聲栗聲大集悉張弓射將
軍背中六七矢卒游涌而逸及天下大定遂散黨棄戎服以屠牛
爲業縣令械繫之然鐙於其乳將軍大笑色不變隆冬夜雪赤身
束縛置庭下將軍鼾睡聲如雷雪無一跡令大駭異亦素聞其孝
義歎曰壯士不可殺遂縱之歸以壽終當是時將軍以勇聞公以
仁著迄今數十年里人追談往昔輒齒二人不置而尤爲公先屈

國朝之有... 卷之三十一

一指云

右傳瞿源洙撰

呂尙義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亡爲盜賊剽劫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槍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放三槍每遇賊至夫婦二槍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槍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賴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尙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尙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

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尙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尙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尙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槍卽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尙瑛召尙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尙義所在則賊不敢犯也尙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閒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卽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爲南

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爲余言其
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旣接則有以氣
與力爲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爲軍中無敵
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烏槍殺之有餘矣雖然
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心手不相應施放鈍拙
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爲敵用若
呂尙義父女二人烏槍可連環不絕技旣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
人而氣定神閒不爲賊亂則勇亦殊絕使天下爲將弁者盡得尙
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尙義輩特以山居老
余故爲太息而記之

右記事李紱撰

吳文玉

文玉字光岳性孝友八歲屬文驚其師益嗜學年十五慕者延爲師父太學生諱尙選生子十三人適出者四光岳其季也同母伯兄五玉順治戊子拔貢授節推早卒仲兄琬玉甲午孝廉任學正海州太學君年高光岳三兄或卒或宦遊於是以庀家政色養太學君爲己任閨門愉愉太學君扶杖支頤甚自得也太學君以天年終撫異母弟尤有恩邱嫂孀居事之如母誨子姪文行悉就家法姪某登賢書以滿假爲戒口諭手教名再三歛人籍籍稱之每秋榜將放爲光岳奔走喁望者不下千百人及報罷千百人鞅鞅若有失而光岳處之泊如也康熙甲寅耿逆以閩叛流氛及徽州

朝廷命將某討之卒弗戢假牧馬出郊策騎馳入鄉鎮恣意掠財物置虛騎載歸守令丞尉莫敢訶問者光岳憂憤偕同庠生奔控上官將某聞之大怒誣諸生黨賊阻官軍 朝廷遣大人鞠其獄人情恟懼光岳怡然曰吾理直何患焉慷慨赴質辭色不撓指證鑿鑿諸丁罔能飾一辭大人曰生言直接軍法治諸丁且畫牧馬地界無得踰尺寸微遂安先是大人且至譌傳欲盡殺諸生同事者並竄伏獨光岳與江宗一挺身出事既定竄伏者大慚而光岳素謹畏登高臨深惴惴然曰奈何以遺體行殆及一奮其氣視刀鋸斧鉞弗爲挫如此甲子試復不遇自是絕意進取晚膺歲薦疾作不及北征受一命以卒人咸惜之予獨謂光岳所不足特不足

於科名而其孝友之德暨生平所樹立可謂君子庶幾足已無待於外者矣子曰佐康曰昌讀書砥行皆予門人光岳享年六十有四江君名周標宗一其字亦篁南里人今尙存

右傳儲欣撰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	--	--	--	--	--	--	--	--	--

馮震生

康熙丙寅青門與先太乙兄同爲學使蔣莘田公選拔貢生余識其弟雅存青門未面也然其詩筆疊見知於翁祭酒叔元林學使堯英汪觀察楫牟方伯欽元諸公則聞之久矣乾隆庚午其孫驥介萬生圃乞余爲乃祖立傳余諾焉越三年持雅存所撰行略及遺事不遠三百里登堂稽顙以懇請踐夙諾且曰但乞肖吾祖不敢求溢詞余憐驥欲圖不朽其先者其意篤其請之詞有道益習之皇祖實錄之旨也乃援筆爲之傳曰青門馮氏諱震生青門字也大梁人三歲失母周祖母郭鞠育之無何郭亡父時宰溧水服闋補授崇明未赴任卒當是時青門年十二兩庶母弟方數歲寄

寓溧水三喪在殯藐諸孤煢煢然司農周櫟園先生青門舅氏也
惻然憐之爲移家營葬諸孤遂得扶櫬葬江甯先生割宅居之計
口投食督青門以學青門亦刻苦自勵與中表雪客龍客讀書周
氏家塾者幾載學日博通聲望漸起遂著名大江南北閒乃反歸
大梁焉少有至性祖母棄代朝夕泣及見溧水公哀毀狀則又銜
淚相勸勉先墓在江南春秋霜露蘋蘩必躬薦有故則以時物授
使者往祀歷終身以爲常青門氣豪喜飲善談諧齊魯燕趙吳越
足跡幾徧所至多與其賢豪長者遊惟賢豪長者亦恨相知晚山
水名勝流連登臨日唱酬以見志焉所著甘白堂詩集若干卷牟
方伯欲雕刻以行未果今驥行投梓矣驥青門長孫祥符名諸生

能世其家學者

史氏曰康熙壬午張洗馬豫章典試中州 命下都下諸名病請
洗馬曰汝能闈中摸索得馮青門乎則爲明目否則瞽洗馬曰青
門吾故人也自負老眼無花及榜發不見青門名造廬以訪青門
曰吾自江南省墓歸聞君爲考官已早避之矣兩人相視而笑雪
客龍客欲試青門志操飲青門於別墅先置妓侍酒酒酣扃戶出
青門復命酒令妓執壺侍獨酌高吟達旦昔余集生譙石齋黃公
命妓顧佐酒公大醉臥使顧鍵戶以侍公酣寢竟夕息如雷鳴湯
公斌撫吳子溥歲試第一適選貢眾謂必溥也所當拔者及期公
札諭溥不使與選試卒老諸生試觀青門庶幾兩公之遺風與鳴

國朝詩人姓名不列

呼可以傳矣

右傳劉青芝撰

陳確 弟端 和本初

陳確字繹思金陵人從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爲人尙大節不治生工詩字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長沙之能文者皆豪之相往來然特與北方人和本初友善本初者繹思里人彭警庵妹婿也其父由武舉官守備而本初事文藝隸善化庠名籍甚胸無城府人有過面爭之扶人於危口不市德產於南慷慨悲歌尙有燕趙風繹思好游歷九疑登滕王閣走山陰道上歲以爲常本初連試有司不得志亦下舟淮揚閒康熙癸未春有官粵者羅本初幕下本初曰吾有友陳某客永新不相見數載能迂道訪之從公游其人許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新未至誤墮水死時繹

思從夏葛民幕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則吟
搖筆如飛閒狂歌拔劍呼故人姓名葛民莫省其故也本初訃至
疾走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甦有閒曰本初爲我死吾何復
求活吾將從好友地下矣不食卒兩主人各厚殯之買舟送歸長
沙人無識不識皆太息云

右傳曹耀珩撰

陳端

康熙六十年辛丑夏 贈文林郎幼呂陳公端卒於辰陽綦明府
署公子兆翹扶櫬歸葬長沙公故上元世族也父知縣君字子昭
宰楚湘鄉公生於官署幼而岐嶷舉動率異常兒六七歲入小學

後知縣君閒以書口授悉記誦時時繞膝前語笑清慧得堂上歡
母程孺人早卒卒數年後知縣君值吳逆之變棄官客游卒旅次
公與兄閒關持喪窆星沙嶽麓山之陽遂卜築焉凡前後居父母
憂雖幼弱俱哀毀盡禮厥後漸成長畱心經世之學爲四方大僚
所賓禮然性極方嚴難合其在粵中制府論事少有齟齬輒大聲
折辨面發赤達官憚之公軀幹甚偉高冠長劍舉止傲岸時露剛
直之氣大類徐文長客胡宗憲幕中風采云喜爲詩尤長於酒每
與彭警庵先生听劉西廷先生戡諸人縱飲連日輒以巨甕盛酒
用大觥更飲之飲酣嘗共登故王城紫金山口占爲詩慨慷懷古
且曰吾輩皆少孤值困苦不獲以文業自振繼前人光然利人濟

物之心未忘也科名付諸兒曹可耳公天懷真摯篤於孝友故竭力葬兄及弟事實尤盡敬撫養兄弟遺孤子女不啻己出酒後耳熱每念骨肉凋謝多悽愴傷懷雜以歌哭莫能自己子姪輩俱不忍仰視四方來宦楚豫閒者多公交遊輒迎致賓館遇事難剖決公爲指陳設施多於民生有裨益且發姦擿伏動若神明益公少喪父母奴子輩欺其孱弱與惡黨謀害公公與仲兄繹思公定計給之執奴子並其黨於官皆伏罪其好謀能斷自少小已然也生平尤精岐黃術所活人不可數計有通家子劉暉澤者病溼熱凡兩月餘投以百藥俱弗效適公歸過問診視檢祕方授之一二服稍愈時某省中丞耳公名道楚中造廬訪公以重聘延之卽欲

與俱公語子朝曰吾與澤家雅有世誼且是子頗工詩文器宇亦可成就吾必使獲全乃不媿爲父執由是竟謝某中丞後朝舉以語澤澤感泣聞者皆高其義焉公卒後五年雍正丙午澤與公子朝偕舉鄉試爲同年生朝膺揀選屢知江南銅陵石埭縣事郵書於澤責舊所託爲公傳澤乃敬述其槩如此至公享年如干歲卒葬某鄉某原及行實之詳具載朝所爲行述暨彭警庵先生所作傳中云

右別傳劉暉澤撰

李文科

翰林檢討孫君勳遭其本生考李府君喪于往唁之其容深墨充然瞿然杖而後能起予驚曰嘻其甚也吾子之育於孫亦已久矣檢討泣而對曰勳也天下之鮮民而無告者也生我成我恩則均也昔者欲返吾本而未忍遽也今已矣予聞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爲人後古聖人所不禁顧不得與於鄉射之禮何也仁人孝子之心必有所怒然而難安者矣今檢討去其所生而育於孫一旦遇大故不得爲喪葬主於其心有怒然者宜其毀也已而本生妣張又卒檢討述其行泣求誌隧道之石子哀其志爰序而銘之君諱

文科字玉峰其先婺源人始祖實遷長洲之王埭王父奉父寔君於寔爲次子少爲儒值天下多故遂廢書一日避兵出走前阻水旣渡同行者將斷其梁君曰若是是委後來者虎口也力持之梁得不壞僑居崇明與帕首袴鞞者游其部下有淫掠者誡之皆讐伏或見被掠者輒傾橐贖之亂稍定歸郡偶過閭門拾遺金坐待移日遲其人還之而二子勸勸皆幼慧讀書元妙觀中德州孫公書臺罷長洲令居吳見勸器之曰是兒不凡謂君曰君多男吾子踰壯無所出曷乞是兒爲吾嗣孫君生之我成之不亦可乎孫公廉吏有善政於吳君不忍終拒遂許之君念子幼稚乃攜其家至安德寶康熙丁未歲也檢討以辛酉領山東解第一乙丑捷南宮

入翰林君老田間衣大布之衣時與鄰曲故舊話桑麻卜晴雨爲
樂二十七年 覃恩君以例移 封爲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妻張
爲孺人孺人籍太倉州有婦德少食貧躬紡績以教子旣貴無態
色君以四十二年八月就養京師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七
孺人後君僅六月以四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六檢討嘗
典福建鄉試君告誡甚至檢討奉之唯謹故公明爲直省之最檢
討以所後有子將疏請復姓君持不可乃已歷考君生平行事蓋
仁人也質直而好義者也其克昌厥後固宜子男子四人勸早卒
次勸卽檢討次勸次劭子女子二人太倉陳某德州宋來會其適
也孫男七人于盛壬午舉人于甯于益于謐于盪于盤于監孫女

六人曾孫一人蘭孫檢討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阡銘曰
橘踰淮兮化枳猗仙李之盤根兮維君有子莪山崩施兮廣川瀾
瀾何必故鄉兮五湖之涖柏爲鬼庭兮神其棲止萬祀千秋兮君
蛻在此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譚士元 何祖柱 葉大綠

譚士元湖南茶陵優庠生偏沅巡撫趙申喬疏薦之曰瑰琦之行
儀型郡邑孝友之誼追配儒先徵辟再至辭不赴同郡何祖柱攸
縣人仰慕巡撫趙申喬清操偉績親炙無由乃應辟爲院椽竭誠
殫思收六曹之案彙集成二十四卷顏曰趙公自治官書親齎膳
田百畝募工開雕經年載入京都公卿咸嘉獎之又郴州之桂陽
有葉大綠者字芳菲工舉子業旁及詩歌與同縣郭遠范秉秀相
唱和邑奸吏多受贓散爲民害大綠偕同志白巡撫趙申喬悉置
諸法爲人廉約喜賓客有餘輒周貧困鄉有鬻婦者與金完之舅
譚某不能自存迎養之歿爲殯葬晚年建宗祠手輯家乘子永樹

孫宗熹俱歲貢永樹亦慷慨好施濟有父風

右傳李元度撰

程浚

歙縣程君諱浚字葛人一字肅庵通經史百家之言寄籍杭州補
仁和縣學官弟子屢試不利以歲貢入國子監居歙之岑山山形
鐵峻特立新安江中爲一鄉屏障君董工治樓榭綠以垣牆守望
相助草竊莫敢窺又新宗祠以睦媀合族姓通其有無少出嗣世
父晨餐夕膳事二人盡歡且眷戀所生終身孺慕親亡以兩房考
妣合葬於一塋築丙舍墓旁歲時腰臘禮拜上食如生存榜曰侍
初堂友愛昆弟無閒言交友重然諾不因燥溼輕重能爲人釋紛
嘗陳亭戶疾苦於 至尊前顏色不少懾里居逢寇警率鄉勇防
禦寇退官軍牧馬於郊村民供芟芻不繼君言於主帥旋師客吉

安茶陵兵變有司苦無備君從容代爲區畫上官允其議城得全
君歸理家務然不廢學爾准都運司志自徐鵬舉朱廷立後續者
無人君分門編輯頗擊其要暇輒治方藥療有疾者所活甚多以
是閭閻無貴賤咸稱君善人君以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日生卒
於康熙四十三年十月日享年六十有七曾祖某祖某考某本生
考某均不仕娶吳氏子四人長階中康熙己丑進士次啟次哲俱
候選州同知次鳴國子監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汪琮孫男八人
女六人君既卒歛諸生百二十有七人合詞請以君入鄉賢祠下
上之論交孚乃設粟主送入祠將葬君之季子鳴請予銘其墓銘

曰

不以爲人後而孝衰於親不以身不仕而善諉諸人庸言諛諛庸
德循循祀賢宗兮鬢序卜吉壤兮桑津若稽古昔庶追蹤於叔度
元考之倫也乎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張勿我

今大理寺卿張公青樵有賢子曰廣思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里第距生康熙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二卒之六十三日葬城南之新阡時廷尉公需次京師既不克視其含斂又不克臨穴一慟也悲夫母弟孝廉靜思情深原隰唯堂幽宮之事悉以爲己任長至日使人來告葬期且徵銘余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廣思也夫亡何伯兄誠思又來速銘曰非此無以慰地下迺按狀誌而銘之君諱勿我廣思字也其上世家濰縣後徙爲昌邑人父卽廷尉公諱志棟巡撫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今入爲大理寺卿祖父諱應徵曾祖父諱自得高祖父諱大河皆以廷

尉公貴 贈光祿大夫母 封一品夫人黃氏生六子君其長也
生而視端步徐屹然有巨人志無邀嬰之習甫就外塾羣從佻達
盈前而君據案自如雖嚴師曾未加以夏楚十八爲高才生精舉
子業試卽爲學使者所識賞於書無所不闕得力漆園者居多故
其文汪洋跌蕩亦略相似連不得意於有司不肯改弦而更張之
乙酉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旋以流言歸里與弟靜思講藝論文切
劘砥厲一如諸生時君止一子當其計偕北上偶以疾殤君歸而
嗟咨涕洟支離憔悴親故譬曉百端終不能以禮節情抑鬱三年
而竟以此致殞也悲夫君天性孝友事父母柔聲婉容溫清不去
左右見偶不悅於色輒蒼黃自失若無地著面者與諸弟朝夕一

室有長枕大被之風出門小別僅數日亦執手依依不忍遽去一言一行稍不中程必反覆訓誡務俾其歸於理道而後已易簣之前一日猶進靜思而告之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處世之道盡矣其篤友愛若此宜乎靜思言之嗚咽歷久不釋於懷抱也與人交落落穆穆若不能出諸口中寔篤摯急人之難甚於己身處閭閻恂恂自守慮以下人或以非禮相加未嘗與校至檢敕舍人子必不使其橫於里中尤爲世祿家所難且自奉簡澹不異寒素遇藥病棺殮泉粟窮獨則不少恡癸甲之交吾鄉歲祲千錢斗粟君發倉庾平糶煮糜全活數萬家當事者欲以上聞君亟止之不欲以此見功也性喜吟詠每課業少暇或風日晴美華月朗媚輒拈小

詩詞自娛才調俊逸饒有唐宋人遺意然成則削棄故罕傳者靜
思所爲行狀二千餘言纏綿悽惻字字情至讀之眞足增友于之
重余略其大者如此君配姜氏子汝淵前卒孁子汝默女九人昏
嫁皆名族今歲春三月余送廷尉公入都與廣思別於城南別後
意趣索莫良以殘生暮齒恐溘先朝露不獲與少年才俊數其晨
夕詎料此行遂成永訣片石紀壙尙須吾文雖黽俛操觚不覺老
淚之漬紙矣銘曰

樗櫟無用迺克永年桂漆材美曾不少延豈天心之有在抑人事
之或然君讀南華身委其篇旣神會夫微旨自可不遺憾於重泉

右墓誌銘張貞撰

趙鯉詔

趙君鯉詔字儷青一字柯邨武進大司農趙恭毅公之季子也誕
生之夕恭毅公夢楊夢鯉先生來謁楊故明萬厯戊子舉人恭毅
公寤而喜曰是豈吾兒之前身耶因名曰鯉詔漸摩家學髫年通
五經善屬文補郡庠生試輒冠軍爲人剛正厚重少嗜慾寡言笑
篤於倫紀儕輩恆嚴憚之江南世家子弟多鮮衣美食好游敖或
事馳騫以博取聲譽君獨褐衣蔬食鍵戶閤修年家世講滿天下
未嘗輕投一刺妄交一人方恭毅公之駐節兩浙移鎮湖南也君
歲時候問起居恆襆被附舟往來楚越間人未有知其爲中丞公
子者年三十有五而喪耦鰥居二十年不復娶旁無妾媵朝夕與

一子相依倚人以為難或有餽遺不問輕重柴行反壁曰吾父為清白吏不名一錢敢違教耶應科目時有欲招致門下者君毅然曰得不得命也奚以傲倖為卻之不顧及獲雋之年適在戊子與夢鯉楊先生掇科歲恰符乃知天數有定昔夢非虛也伯仲兩兄皆以科第顯君獨以名孝廉兀處家巷三人雖志操不同而畢生友愛無間迨至人情險巖令原負痛君之風節益峻整不合時宜至性益肫篤不求人諒蘊桂之性歷久不渝洵稱無忝所生哉貧曰自古剛大正直之氣充塞宇宙而多鍾於狂狷一流故入道之門必由狂狷聖人亟取之以為純而粹之馴致於中行不難乃世俗以模稜為涵養以依違為見幾直鄉原耳中行云乎哉若趙

君柯邨者傑然自立不同流俗殆古所稱狷者流歟余爲諸生時
遇之白下卽心欽焉旣而獲出恭毅公之門而契好尤深方謂如
君之賢使其得位行道風節當克繼恭毅公而不虞其竟齋志以
逝也俯仰今昔世交零落益重師門之感云

右傳張廷璐撰

日本書紀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潘秉鈞

潘生惟仁家洞庭東山來游我門無時俗儂薄態益謹愨人也某年月日卜葬其考於吳縣某字圩來乞志銘按述考諱秉鈞字玉符先世湖州人高祖某遷東山施巷父諱榮錦以布業起家寓青浦之朱家角往來襄漢有伉爽聲喜周卹親族里黨至老家中落玉符好耽書屢控院試卽棄去爲上舍生理父業家仍稍稍起漸饒益朱家角具五民通販鬻土著輕稼穡鮮蓋藏康熙戊子己丑連旱民艱食上舍以儲積米散給鄰里閒婦女工紡織者給以古貝資其生上舍幾至毀家或咎之曰吾父志也不少悔又其俗惑於風水說有葬其親者謂形勢違礙聚眾與爭村落間多火化上

舍惻然鳩同志數人捐金置郊外地爲義冢遠近葬者數千棺久之風俗漸易邑令高其義欲請旌曰我閔薄俗匪市名也堅卻之弟二人仲嗣季父後析產時略無銖兩等差嚴於課子曰非敢冀科名能讀書厚倫理以勤殖業以儉殖德致財而不私其財是我願也年四十七卒蒙惠者慟哭之配葉氏助夫散財子三人惟仁惟恆惟信亦能承父志太史公謂孔子名聞天下皆貨殖之子貢有以布揚之此固有激之言然必生財而後可藉爲善上舍其明徵也可以牽車服賈而易視之哉抑予觀人子之欲揚其親者其稱述所生多侈言無實往往孔顏其行經史其文而志墓者亦如其言而塗澤之按其品槩均歸烏有是兩失也今惟仁所述能不

誣其親者因節其言作銘銘曰
積而散賈而儒述也匪誣銘也匪諛是託師史之業而別於曹邴
氏之徒也與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code, appearing as "185-558".

程國明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 旨解任卽訊時制府
怙勢作威日遣訶事者刺余左右籍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
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長夕過從隻身往來維揚姑蘇間凡
歲餘而事始解釋繼於乙未冬被 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
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彊力
好義守道不惑之君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
歸葬其親出其父潛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
狀君姓程氏諱國明字潛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後
代有達人至君之祖爾參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巖淮南因

家焉今爲揚州人生三子長卽君也君幼時授書卽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譽蔚然謂功名可戾契致而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佐顧君雖爲布衣其志與眾異常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濟人利物爲務遇事輒鬻髻戟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無所顧計振施揮千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以引嫌避也黃水舊爲淮揚患泰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鉅萬計力不支將以誤公獲罪會 聖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眾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商人以鹽價病民爲科臣所糾者廉問及數十家眾噤不敢出聲

君條具鹽法事宜剴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爲據實題覆而商人皆
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之一二事其見於世者如
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
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卽正家俱諸生孫男
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
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資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爲悔
晚年益篤好善教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爲利害傾奪卽程生之
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教矣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齷齪猥鄙遇小利害觀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嗟
乎冠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爲體敷陳黼座大役斯已烏

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踵厥美佳城
鬱鬱崇山翠嶽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右墓誌銘張伯行撰

吳璟

君吳氏諱璟字榮玉別字西峯其先平度州人始祖宣徙東武又遷霑化傳三世至鳴岐有隱德壽登九表鄉人私謚愨毅先生生五子其四曰茂華崇禎中歲貢舉三子長汝爲順治己丑進士知麟遊縣次汝亮崇禎壬午舉人知江甯縣次汝禎歲貢生是爲君考有子七人長珞辛酉科直隸舉人君行居三少而天姿沈穎未弱冠補諸生君考以君能習勤廉幹授家棣焉遂輟舉子業挾策入成均君傷夙志之未遂也遂遵例以中書科中書舍人需次旋里長卿以貴爲郎雅非所好乃里居未久奄忽以歿年不配德僅及中壽何天問之難通而善人之弗獲祐也君平生懿行大書特

書皆中史例最其爲人植基長厚煦煦孝謹似牧邱侯家禮法閨
門之內肅若朝典而忠實無他腸又衛建陵所爲六劍盛者也端
居訥訥不出諸口而當大庭廣眾獨排羣議立劈軫藹無所鯁避
有古烈士之槩壬午癸未閒齊魯大饑穀價翔貴青燐白骨相望
於道路素封之家非昂其直以射倍蓰之利則扃鐺以白封殖坐
視道殣弗恤也君慨然倣常平法賤售以活鬻桑之眾又計己家
口僅畱以供饋粥斥其羨煮糜以濟俄人全活無算是時凶荒爲
癘大吏具疏以聞 聖天子特令旗員數百人齎太倉銀米分路
振濟振霑者爲曹某等五人一日召邑人士會議振荒方略眾囁
嚅莫敢前曹攘臂起曰今日之事有盡者帑金無窮者饑民以有

盡供無窮是谿壑也其何能濟計惟以括富民粟佐公家之不足以拯此一方民耳言次鬢髮怒張將劫眾以必從座上相顧失色君抗顏折之曰誠如天使言禍踵至矣天子使公等拊恤殘民耳而比戶檢括是古所云搜粟都尉也豈稱上旨哉且千里大裨富室所餘幾何破一中之產而間左皇皇盡室逃竄是召亂也是益之凶也饑不可救漸不可長得毋債公家事乎何如酌金粟多寡按戶分振可厭眾望而公亦坐收人心計無便於此使者默然氣爲之奪遂止不括富民粟當是時人謂君侃侃數言勇若賁育諒哉有貧民計無復之將鴛其妻夫婦對泣悲甚君聞之急賜以銀米釋其生離之慘其人泣拜而去及歲稍稔凡逋負者悉

來相償君合券而投之曰歲雖小稔吾收若負是再斂也悉折其券而焚之若夫解紛排難拯急扶危頗有魯連風義前令陽羨蔣君天麟以母喪離任爲同僚羈絆不能歸君出粟數百斛助其交代蔣始得歸潘令儼思坐虧空淹滯君首倡義伙助五十金潘得補官帑而去孫君鼎鉉任某邑令以罪譴戍雷化至艱衣食君資給十餘年免於凍餓其慷慨行義類如此又其大者雷學宮歲久頽敝君毅然曰吾儕託足斯文坐聽庠序鞠爲茂草而欲子姓興起奮跡尙何望立出百金躬任督率爲邑人倡士大夫感之先後樂輸未期年而潰於成人服其義君居恆約於自奉樸以自持若古賢之狐裘終身弗易一冠十年不改者乃豐於供賓客厚於奉

師資君之第四子協札髻齏以戊子得雋人以爲盛德之報云君天性孝友事親盡色養太孺人老病不任粒食君命其婦乳哺以代食太孺人病良愈君子以爲有崔夫人升堂乳姑之風君之教也君與諸兄弟友于無閒言後食指繁乃析爨君之第舍完整季宅窳陋君曰吾弟幼不任土木乃相與易之太孺人養老公田盡以讓其幼弟曰吾以承慈幃志也君每思范文正公睦族之義嘗曰吾宗遷霑未久族中皆吾祖宗子姓安可以親疎爲厚薄族中凡吉凶禮皆身任之族人有與其外家構讎鬪而傷其首幾瀕於死君恐其以命相軋也趨迎傷者於家謹視之卒以無恙而兩姓之忿遂平外而交道中通有無濟緩急以君爲歸孝廉李君頌詹

學吉津先生之子貧不能赴公車君解橐勸駕癸未遂捷南宮進士房君子泗授楚之湘陰令不能治裝君爲廣貸於媼好得五十金以壯其行後房卒於官君聞之卽代爲償其負無幾微見顏色第憫然曰生於我乎歸死於我乎償義如是也死生何間焉趙生光抃君之中表後輩也家赤貧甫七歲君撫養於家爲延師與諸子同學後補諸生有聲趙每語人曰成我者吳公也故君之歿趙爲之服小功以報君之砥行慕義不爲立名而名亦隨之或望廬而息爭或有不善惟懼君之知之也君易簀之頃神氣不亂謂家人曰吾生所爲無事不可告人死復何憾但吾家累世忠厚夙有隱德願汝曹似續勿忘吾無事矣昔邾文公之亡也一言而善君

子曰知命君之謂與君生於順治十四年丁酉六月十一日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三配李氏子男五人怡棠協樞俱庠生懷柯協札戊子舉人懔柱孫男五人坦堅墉圻擇君之孤將以某年月日時葬君於某原繫之銘曰

渤海偉人負雄略英姿奕奕風磊落排難解紛魯連若季布千金已然諾一經式穀早鳴躍羣鳳翩翩行入洛嗟嗟延陵世增廓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185-570

185-570

吳鴻錫

後漢書始爲獨行傳蓋行至後世而漸衰矣舉世莫之行而獨行
焉故傳其事以爲可貴焉耳至宋書易爲孝義傳則又取行之重
者以爲非它曲謹所得與也晉江吳君沒二十年安溪李侍講清
植始爲之傳而私諡以孝義斯所謂可貴而甚重者耶明年其孤
子常德以狀來請表其墓齋咨涕洟再拜稽首曰先君之行大學
士李文貞公嘗許爲之敘述謂侯德成進士而後爲之德實不力
比歲丁未始倖登第而文貞公卽世已九年矣惟公文章必傳無
疑願託一言俾先君不腐余取狀讀焉感歎者久之此豈特宋書
所無哉雖東漢節義未或若斯之烈也君諱鴻錫字允康生七歲

而海寇亂考諱萬佑挾以避居浙江適兵部車駕司郎中滿洲噶公尼布奉命來造戰艦延君考於幕數月君考卒噶公挈君歸京師命其家人忠樸者父之君請呼以叔曰父一而已噶公大奇之曰七齡兒能辨此耶噶公清宦家漸困君亦稍長助任芻牧精勤勇猛芻恆有餘因以易錢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果酒就能者質焉數歲遂通漢文精騎射一日噶公閱射方怒拙射者君從旁指導噶公謂汝能耶汝手弓君徐進縱送合法三發皆中噶公益奇之歲癸亥君從兄雲鱗以平臺灣功授温州營參將引見至京因就噶公乞君歸噶公喜遽諾之君獨潛然流涕曰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今我壯而公老矣三子始扶攜安所恃必

侯公子成立我乃可歸耳噶公聞言持君大慟不果行正紅旗廉郡王之孫鎮國公海清噶公壻也高公義請隸其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從之明年噶公果卒夫人以哀毀得狂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爾六歲和麟五歲君獨力治喪事盡禮然噶公新喪族中諸豪與隸人悍者眈眈欲蠶食其家君信行素孚又材且武諭以義懾以威咸莫敢如何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羸縮歲入恆倍日以饒延良師課噶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感之益盡力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爲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不怠司柩以婦人歲時慶祝君盛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中外肅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

擢爲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以從夜直則露坐終夕人莫敢加害顧念非通仕籍無以免厥役而嗚公故交無能相援者惟大學士阿公蘭泰會同任兵部又以事相失君獨謂阿公長者可以義動也日率三子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惻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優阿公諾以中書用之既而首輔索公額圖欲以用其族子君卽爲書言和順孤苦狀伺索公出跪而上之索公大怒擲書去不顧君跪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於口困垂斃索公大驚撫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順就內閣試果補錄乙亥歲 聖祖皇帝親征尼魯特君勉順曰 國家有事正臣子效命之秋亦子發跡地也亟爲治裝請從征遂從大將軍

伯費揚古由西路進君結束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攘攷遽起使人
追君還君泣謂順曰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死生命也戰陣無勇非
孝卽非忠子必勉之怒馬抵家宵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自力矢
石閒得功牌二凱旋議敘升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
觴政君知其匪人也扶刀衝坐執其人數曰飲博非居官所宜順
孤子汝何得以此誘惑必殺汝刀觸席鏗然其人大呼乞命叩頭
不已使捽而去之引順以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者不
過死耳吾已許噶公撫諸孤而坐視其溺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
死而諸孤知勉則死賢於生矣然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
大饑 朝廷遣官往振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從

以往方振武城廩未發君卽以私錢市米因逐戶稽冊先量給之
念民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中地得南魯集爲散振所又
懼民饑久不勝任日爲蒸餅萬計人給大餅二然饑腸驟飽有致
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患亟爲湯蓋日活民無算武城十萬
家得實霑 皇恩者君佐順力也事竣歸武城人泣送者數千有
送至京者歲丁亥順奉 命收密雲關稅君贊曰負販小民不可
取其稅儻額不及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悅競趨之額亦敷噶公
次子和爾習舉業遇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恆涕泗交頤猶懼其怠
穴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爾驚謝請脫繫不許讀益力遂中式以
徵誤抑置副榜君弗慊爲送律例館任校錄爾弟和麟年十六君

卽攜赴永定河效力爲通籍資河故名無定水怒土疏潰壞無常
君爲親督畚揭隄成而水驟漲君晝夜守視增卑培薄直隸巡撫
于公成龍夜出視隄遙見有拜於隄上泣籲河神者召詢之則君
也于公歎異脫襲衣贈之是歲隄壞者多麟所占獨不壞麟以功
議敘補筆帖式今任刑部郎中蓋噶公三子皆賢而君所以成之
者爲尤力比君卒三子去纓席地婦皆披髮去璫如居父母喪葬
之日皆徒步扶匱至塋哀毀過節蓋君所以感之者深矣初君以
噶公育己恩矢扶其孤不得歸念父母邱墓南望輒隕涕募良工
追寫父母像遇忌辰及歲時伏臘率妻子泣奠竟日檢篋得厥考
遺衣冠就噶公墓相近地招魂葬之寒食拜掃盡哀每歲除尤嚴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餽奠終夕欷歔徘徊厥考暨噶公兩墓間達旦始返或謂屠蘇辛
盤君不歸家何以安則泣然謝曰吾少孤不逮養義不當受家人
之養也生平精於治家而自奉嗇受人之施一飯未嘗不報其施
於人則千金不言惠沒之日戒諸子取朋舊稱貸約盡焚之愛敬
士大夫雖少者必加禮然持身整齊嚴肅見者敬而憚之在武城
振荒時有舊家落魄子工諧媚屢進謁和順談笑傾其坐人惟君
在則汗流氣塞終席不能出一語其幾於寬而栗者耶君生於順
治壬辰歲十一月卒於康熙己丑歲十二月年五十有八娶宋氏
不孕又娶劉氏側室潘氏劉氏生二子一女長子世久仕至王府
親軍校授奉政大夫次卽常德丁未科進士見充八旗志書纂修

官余同任築修事故知君爲詳君奇節偉行嘖嘖在人口其小者
皆足以含跨古獨行不能備書也書其大者表於墓以徵 國家
風化之盛以明人心之良雖後世無殊於三代俾世之偷末者知
所振厲而習文而行不至者亦內觀而知愧也

右墓表李紱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

陳世珮

嘗考明史自流賊橫發於秦隴毒痛冀北河南荆益庸蜀滇黔兩
粵之間凡破州屠邑必有諸生數輩號召族姻奮死守戰以衛鄉
里而甘以身殉蓋由太祖立國之初每下一路必延聘耆儒講論
治體終明之世所以愛養庠序學校之士而厲之以禮教者實非
兩漢唐宋所能幾故逮其亡而義勇忠誠之氣激發於士類者尤
眾且烈也武宣陳世珮生於明末 國初諸生也康熙甲寅吳三
桂反據廣西役充斂重有田者執契以畀人而莫之敢承君以諸
生爲里長竭家財代應徭賦及平定悉反其田有廖姓世以豪暴
患邑中當明之亡嶺表盜賊蜂起廖姓奪人士田婦女邑令莫能

制避逃境外君之父糾合溫黎二族三路掩襲殲其渠魁反所僕
掠而一無私焉大府遂委署縣事及吳逆之變廖姓亂心復萌君
密聞於當事以計擒其豪官杖殺之再世爲邑人除大憝眾皆倚
焉而吏之貪冒者或欲取所求君弱冠時遠姻范姓以事逃吏誣
君父隱匿置之獄君號泣求代不可探資產以賂始得脫叔父某
又爲仇家扳連將以金木訊君請代受刑由是仁孝信於邦人君
有才略家屢落復起兄弟兄弟之子蕩棄先業數分子之置祭田
歲入千石聚教族姻子弟之不能從師者束脩食飲膏火皆取足
焉歲饑空困倉減糶稱貸者度不能償卽還以券或得吉地私以
效於君君日子容於楊氏爲營兆域吾安得而奪之楊不能購代

爲成之可也君旣歿三十餘年其孫仁始以狀求表仁及吾門十年自翰林改官臺中頗知慕古賢節槩余因君父子義勇歎有明士氣之盛沿及昭代而其流不衰又因仁也行身之不苟而知子孫之性質多類其祖宗乃不辭而爲之表君先世廣東連平州人遷廣西至君始三世父諱明廉母蘇氏胡氏君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年七十有九有子九人並諸生四爲儒官女七人孫三十人成進士者二舉於鄉者一曾孫二十二人鄉人多以爲積善之慶君以仁 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妻王氏繼室周氏張氏並贈孺人以乾隆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茲山之陽仁君次子先嘗出也

右基表方苞撰

右基表方苞撰

三

楊寓乾

楊寓乾字大生昆明人性凝重穎異博極羣書弱冠卽蜚聲庠序與太史趙宸黼王思訓莫逆交時商推古今交相推服遭吳逆亂遂棄舉業隱於醫不計貧富視人疾苦常如在己必醫痊而後安滇之男婦老幼無不知有大生先生者尤好施與康熙辛酉壬戌聞亂甫靖疾疫盛行合藥濟人歲施楫柁無算家以此落弗顧也後家止餘古玩數種有老友病斷炊借易薪米卽與之生平行事多類此己丑卒年五十有八公舉崇祀三綱祠以子永斌貴贈如其官

右雲南府志楊應奎錄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五

程增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清門御史當武宗時劾劉瑾不法奏畱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庫贓追論合家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歙遷淮之漣邑歸展墓遶疾厲君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母唐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漣地窪下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於木案旣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旣營兆域合葬

於休甯之菴田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
族四母族三死而無歸者畢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義田
義學以養疏族人而聚教之鄉人叩門告請未嘗有難色或急難
以千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騰謗窮而自解則待之如初由是名
著江淮間康熙某年淮黃泛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
財修邗溝兩岸險工十里總督河道張公鵬翻以 聞康熙四十
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 召見 御書旌勞二字以
賜先是于清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奸人因
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之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君進見
直陳其弊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微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

抗傲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三長子鎔爲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事道淮揚覲省夾道聚觀人皆以是爲美談詎知君之忼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爲威惕如此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於河干野寺樸質如老諸生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爲文隱其名俾余甲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鎔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生平而使鎔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親故蕩恐不敢通問惟鎔以計偕入獄視余卽此可徵義方之教而御史之風規所漸摩者遠矣君旣卒三十有一年余告歸鎔始以君詩請序格韻甚老余夙有戒不能爲生破也又五年卜宅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仕詩足以達情而不以爲名

其用心爲不苟矣是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口口口口
口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某日年口十有口以鑿 誥封工
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以鑿 誥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
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鑿唐恭人出次振箕候選知州次鑿
次鍾庠生並童恭人出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乾隆十一
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之某鄉某原二恭人耐銘曰
義正大府乃夙昔之惇誠聞正言而 怒惟聽者之賢明使君而
謀仕安能詭隨屈諂以自毀其操行

右墓誌銘方苞撰

劉毓英

翁名毓英字瑤函大梁人也家世業農以謹厚稱翁生而狀貌魁梧慷慨識大義而尤以孝聞明崇禎末流賊李自成寇大梁翁年二十五被執迫之降翁罵曰我義民豈從汝反邪頭可斷不汝從賊壯其貌不忍殺乃以棗木梃榜掠百餘折脇搶幣幾斃終不屈會賊饑道絕蒼黃拔營去匍匐至家得無死後又與賊遇其輩十人皆被殺至翁賊見其偉軀幹饒膂力令爲前驅翁不從且以大義數之曰若非朝廷赤子乎乃甘心作賊王師旦夕至碎汝爲齏粉尙我迫邪賊縛於樹引弓欲射其賊長義而釋之先是賊之初至也家人爭謀入城翁曰城爲賊所必爭巢覆卵豈能完家人

不聽翁獨奉繼母韓鄉居及城陷家人悉沒而翁母子獲全人服其先見云後賊再寇汴而母韓病且殆翁夫婦侍左右不忍離及卒以亂故榻柎未備用板扉渴葬於園中亂定破家營葬玲襪棺樽備極豐美觀者嘉嘆焉翁嘗念早失父母未得奉甘毳博膝下歡每言及輒淚下年逾九十距親亡已七十餘年思慕之誠往往形之夢寐方熟眠或嬰嬰作孺子泣或哽咽不已長號而覺又嘗夢親衣藍襖隨製新衣陳於墓哭而焚之蓋孺慕之懷至老不衰也至於歲時奉祀每朔望前一日必躬至祠堂親灑埽齊沐宿於別室至日五鼓起整衣冠捧楹上食垂涕肅拜以爲常雖風雨寒暑未嘗間也翁有兩胞兄一從兄皆沒無後翁經紀其葬事又有

女弟早嫁陳氏經寇亂流落河朔翁爲迎歸衣食之歷數十年不
懈其因孝爲友如此居家勤儉身親耕桑久之其家益饒然好施
於周急恤危輒出貲營解不少者又嘗斥數百金以修橋梁之傾
圯者歲饑則爲粥以振遠及旁郡多所全活見孤嫠窮餓傾囊橐
毀質劑病者注藥亡者給槨以故無遠近咸稱劉翁長者平居遇
人無少長一接以誠里閭閒或以曲直就翁平決鬪爭斷斷然翁
徐出數語折衷愧屈過於要質各俯首稱善去其教子弟也語多
質大要以學好人存好心行好事爲訓日覩曾元一堂凡五世每
朝夕饗殮聚於庭中無敢房中私食者延名師教之學盛其束脩
膏火之費常篝鐙宿火聽其夜讀諸子孫多列膠庠焉翁生於明

萬厯己未至今康熙辛卯年九十有三子二孫五曾孫八元孫三
劉青霞日往予過汴主友人齊子韓石家韓石爲祥符學博士與
翁善數爲予稱道翁嘗曰翁里人某素健訟興大獄構翁勢張甚
幾不測會當事廉其誣獄以解其人瀕死願以子孫屬翁曰知公
長者不我校翁卒善遇之嘻可以知翁之爲人矣

右傳劉青霞撰

言然

言述子名然山陰人先賢言子後也言子後大宗在山陰康熙辛卯江南學臣疏請賢裔宜與世襲倫序當及然然投狀謂先世以守越畱居久離墳墓請如前明衢州孔洙讓公爵與在曲阜者例時論高之然有學行工詩子世永字孝思能世其學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博通百集卷之四十一

--	--	--	--	--	--	--	--	--	--	--

桂賈

桂天士名賈慈溪人貢生性篤於孝友嘗授經外郡奉父母像與俱饌至必祭而後食有受業師九人執友一人於其卒後每遇寒食則督子孫負壺盒徧祭諸師友墓爲之封土女兄適魏氏而貧寡天士往省卽親取姊廁牖滌之復代之任春爲魏氏居魏家橋距天士所居二十里姊年九十天士年亦八十餘矣魏家橋人無月不見其再三至也薪水畢十臣明季令慈溪以童子試首拔天士天士德之甚康熙某年十臣年九十矣天士自家治餅餌果蔬之屬負擔往爲十臣壽行至江西遇寇亂邏者怪其貌執詣軍門方伯姚啟盛問知其故義之卽釋其縛資之行至則然燭列果餌

案上坐十臣南面而自拜於堂下十臣命舉家皆出拜之留月餘始歸天士年九十餘以無疾卒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楊繼玉

楊繼玉字爾純湖南黔陽人幼值吳逆寇亂避兵石窟絕糧數日猶手不釋卷及長自念屢傳孤特務積德貽後初爲辰州府書吏遇事調持郡守遲熅引致幕中興利除害深倚任之時趙恭毅申喬撫偏沅檢察羣屬參劾最嚴守恃以全者皆繼玉力也喜文士嘗以智脫激浦諸生於難者六人事後持千金謝勿納所有積資盡以與孤貧應試者飲其卷費康熙辛卯赴部考授正八品不願仕歸治家嚴肅元旦雪積庭階見幼孫女足跡以爲輕出跪而數之女後適丁以節孝著生平勉爲義命之學每爲兒孫詳究其說遂以世其家子崙孫景行均以學行傳

易傳卷之十一

右傳易變堯撰

五

江文樂

義慈主人者吳之善士也江姓初名文根後改名文樂字維滋立
亭其號系出濟陽再遷休甯之梅田自其先王父來蘇隸籍長洲
遂家焉君生而香氣盈室父母深器異之幼聰穎凡諸子百家九
流之說靡不通曉初習舉子業不就去爲撫軍曹掾吏恪恭奉法
時有以多金賄屬者君麾去不顧以此見重於當事後潛庵湯先
生莅吳雅重之猶時詢及云君天性孝友居喪哀毀骨立經營葬
祭必親必敬族人久不歸梅田君始返祭掃祠墓歡飲經旬徧贈
宗黨定議葬其祖妣汪孺人而百年遺櫬迺賴以安嘗刻五代傳
稟及其曾祖玉標公元芝館詩集行世繪遺像置諸室中出入必

告又手圖一卷藏行囊內雖舟次旅邸瞻依若膝下每有宴會必
心薦然後食與兩弟情好尤篤痾癢疾痛莫不相關幼弟曾患痘
危逆君漱唾津呷咽元氣復完得以無恙家事悉付二弟遇外侮
則挺身獨任不辭勞怨居常衣粗食淡尤不喜殺有餘則以給宗
族姻戚之窘乏者戊子己丑閒吳地歲歉君貸粟振飢全活甚眾
晚年施濟益力募建普濟堂諸貧病無歸者悉療治之家本詩書
世澤逮徙居後匿跡市廛既久君獨尊師禮賢如不及庭訓尤嚴
今其子若姪輩遊庠膺鄉薦者後先相繼皆君有以肇造之也君
吏滿之日例得授府參佐初以昆弟聚首不忍遠違及甲午夏奉
部截畱君暮年無事姑欲暫出以償夙志會天時亢旱力疾叩虎

阜祈禱往返烈日中背疽隱伏竟以是終時年六十四配顧孺人
側室陳氏陸氏皆各有出丈夫子十二人孫二十一人曾孫一人
歿之時里中無識與不識爲奔走號泣皆曰善士善士云

右傳陳鵬年撰

K020-45

2

1573340

文科教師研究生附屬

--	--	--	--	--	--	--	--	--	--

圖書分類法

附屬



21101000157906

185-604